

華泰祥

司公絨呢緞綢

外中羅搜

嗶花呢綢
 噠素絨緞

做製工精

大男服中
 衣女裝西

路四緯路二經南濟

七二四一話電

製版

寫真版 凸凹版

美術製版

電話 1255 番

東路一緯路馬二南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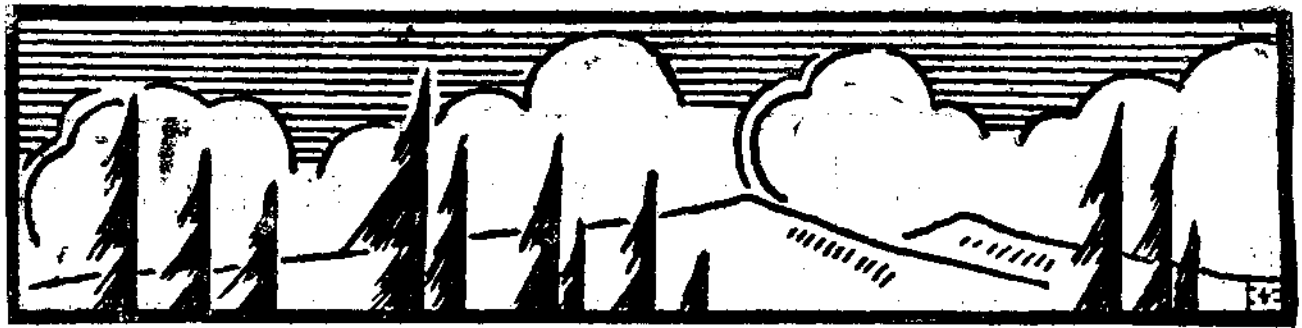
光華製版社

一三一牙膏

此膏係用純細之鈣塩與鎂乳配製，佐以殺菌矯味諸劑，氣味芬芳，去垢迅速，有強健齒齦之功，無傷害牙磁之弊，但殺菌力甚強，且無損口腔，如黃牙灰牙，一經擦用，必潔白異常，且能兼治口臭，比一切普通牙膏，超群出眾，歡迎各界仕女試用，方知言之非謬矣

上海五洲大藥房出品

濟南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目錄 第九期

編者的話

卷頭語

小言 中國與中國人

論著

日美關係之回顧與大東亞戰爭之前瞻	北堂	三
荷印法印緬甸的產物概觀	經緯	六
英美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概觀	國漁	八
大東亞戰爭之起因與華北之關聯性	深潭譯	一四
在途程上的王道政治	濱田義丸作 袁其奎譯	一六

文藝

簡	仲村	三二
麥	公羊角	三五
姐妹	芒菱	三九
八年的僑蕾	方麗	四四
西蕃蓮	雁光	四九
劇	凱嘉	五四
手		

新詩

遙寄	陳梅	二八
村居一夕	李哈子	二八
第三次擎起杯子的時候	陳茵	二八
再不能沈默	烏白	二八
雪	廢丁	二八
夜	顧視	二九
夜行人	瑾君	二九
古潭	馮一水	二九
無月夜之夢	西曼	二九
月光底下	沈遲	三〇
紀念	方雲	三〇
慰人	查顯琳	三〇
故鄉	白金	三〇

雜俎

詩的力	馮中一	二六
關於小人書	程淑哲	二三
小風		二五
漫談北京文壇	穆穆	一七
冰心女士評傳	王森然	二一
字紙箋	北蠻	三一
青年創作		
爸爸的死	新文	五七
屍	立榮	五八
讀書的趣味與我	臘女	五九
青春與花	明	六〇
級任	洛桑	六一
月中	王棣	六一
寄語	小宸	六一

攝影

漫畫

木刻

本社重要啟事

本刊本期因印刷關係未克如期發行
敬希讀者原諒是幸

著名雜誌介紹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國公論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郵局信箱46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東亞聯盟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西城北魏胡同21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政治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海郵政信箱1706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藝術與生活 (半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西四北大帽胡同15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教育建設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江蘇路24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國民雜誌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王府井大街117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漫畫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王府井大街117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婦女雜誌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王府井大街117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正論 (半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高門樓17號之一</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心 (半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朱雀路18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現代公論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石婆婆庵61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新動向 (旬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頤和路3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農學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海運倉13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和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國際新聞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東直門內東揚胡同10號</p>

每月一日出版 國內訂閱郵費在內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定價表
	零售	一	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	四元	

青島春記書報社

南京建國書店

天津書局

外埠 北京華北雜誌社

北洋書社

世界書局

新民圖書社

本市東方書社

代銷處：

發行 大風月刊社

編輯

濟南貢院牆根街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一日發行

大風月刊 第九期



作 權 均 歸



張亞生作

卷頭語

哲學家黑格爾(Hegel)曾經說過：「人單認識現象，感覺現象的不滿，獨不知現象的裏面，有本質的存在」。這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無論對於任何一個問題要求解決的時候，必須認識現象，分析現象，進而透視現象，深究現象發生的本質而後可。在目前我們所迫切要求的，就是中國的更生，東亞的解放。這要求是中國遭遇着滅亡的危機，東亞受着不自由的束縛而發生的。那麼我們對於這危機及束縛的由來，必須加以探究，尋求它的本質，才可以得到更生與解放的門徑。

我們看，整個的世界，在近百年來的殖民地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主義），及二十年來的赤色共產主義的猖獗，跋扈的結果，使全面社會淪陷於黑暗的深淵中，全體人類沉沒於渺茫的苦海裏。這完全由於歐美赤白帝國主義者，遷依其政治的軍事的優越勢力，燃盡其威脅的手段，策動種種陰謀，企圖大施其經濟侵略，而達其開拓殖民地之目的，而造成的這種有強權沒公理的不平的現象，肆無忌憚橫行霸道的局面。

我們東亞是遭受了它的侵略主義的災害，尤其是我們中國，所受的流毒更是既深且巨。在目前到處所有的那些綁架，暗殺，襲擊等等含有政治性的動亂現象，和那些投機，操縱，壟斷等等含有經濟性的紛擾情形。物價日見暴漲，幣值無形低落，使人人自危，社會呈現不安的狀態，而造成了國家社會的空前莫大危機。這種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都是從赤白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榨取，破壞，搗亂的行爲中而來的。我們中國是呻吟於這兩種力的壓迫下的；整個東亞也是受了這兩種力的束縛。

時代演進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在苦海裏流浪的東亞人，總算是在這極度動亂的情況下，發現了曙光。這曙光就是由於東亞人的覺悟，團結，爲了解脫羈絆，爭取自由而謀東亞人共存共榮所發動的大東亞解放戰爭，放射出來的異彩。

我們希冀相安，渴望和平，這東亞人的傳統思想。向來是抱着在和平未絕望的時候，絕不放棄和平的主張的。可是在今日的事實已經展開了戰爭。那我們只有抱定犧牲的決心，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我們知道，要建設康莊平坦的大道，必須斬荆披棘，掃除崎嶇的障礙；要謀永久的解放，享受永遠的和平，就必須採取戰爭的手段，才能够實現。

目前我們的敵人是歐美赤白帝國主義者，它是我們求解放的對象，革命的目標。大東亞戰爭是東亞人謀解放的革命戰爭。這是何等的偉大，而且具有歷史的意義及時代的價值。願吾人共同肩負起這歷史的任務，完成這時代的使命。

小言

中國與中國人

希臘的哲學家會說過，「知道你自己！」現在把中國與中國人放在解剖臺上，來解剖看一看。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四萬萬。有四千年的歷史。一九二九年在河北省房山縣周口店所發見的頭蓋骨，證實了數十萬年以前舊石器時代之初，即第四紀洪積期的初頭，在我們華北北京的西南約四十公里的周口店，就有了人類存在。這樣看起來，若說中國人是人類的祖先，也不是過言的罷。

中國——一個偉大的國家。距今兩千四百年前，在山東誕生了世界三大聖人之一的孔子。在一千三百年前，唐朝的文化，燦爛光被於全土。在元朝的時候，她的領土，橫跨歐亞兩大陸，給歐洲人種下了一「黃禍」的深刻印象。

中國——世界上——一個奇異的存在。各邦國尙在茹毛飲血的時候，她已經出了三皇五帝，作了許多貢獻於人類的事。其後，雖然常有天災人禍以及各種的紛亂，使人民不得安寧，然而

造紙印刷術，火藥，絹織物，陶磁器，指南針等，莫不由我們祖先發明發見的。

中國人——一個富於頭腦明智，直觀銳敏的民族。因為頭腦明智，直觀銳敏，所以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業上，中國人都有其立足點的。特別在交易場上，商業上，以及小規模的或獨資經營的製造業，加工工業，利用業上，有獨特的優長。

中國人——一個富於敬天愛祖的，服從的，溫順的民族。中國人在族與幫等組織中，互相輔助的精神與行為，非常強烈。中國人是勤苦耐勞的。全世界上中國人的足跡沒有走不到的。

中國人——一個富於忍耐，努力，儲蓄的民族。他為發到目的起見，不惜長年月的痛苦與努力。他為生存的存續，與人生的享樂起見，任何的艱難與辛苦也是毫不介意的。他為謀利蓄財起見，用盡各種方法與手段，不達目的不止。

中國與中國人，過去與現在雖然包藏着上述之各種優點，但是中國為甚麼弄到現在這種地步？要來解答這個問題，中國人必須先把下述的幾個劣根性戒除不可。

(一)中國人在現世現在，只知專心努力自己的利益，對於國家社會，以及將來，毫不顧慮。這就是百惡的根源，一切的犯罪與背德行為，都是由此而出的。

(二)中國人為了利己的生存，就偽講良心，癩癩了良心，所以詭辯，謊言，公然脫出，毫不為恥。會議協議等大規模的大同團結，也因各懷私見不易成功。軍閥政客等不斷地離合集散，是當然的。

(三)中國人為了容易達到自利的目的起見，所以爭先恐後地要當政治家，官僚，軍閥。

既獲得了這樣的地位，就專心致意於私利私慾，榨取民衆，虐待民衆，不管民衆的痛癢。其中特別是軍閥，因為有兵力有地盤，所以榨取的地域大，榨取的東西容易且多。過去在中國有錢的人，差不多都是軍閥，就是這個原因。

(四)中國人對於言論與實踐，形式與實際，截然看作兩件東西。根本未把言行一致置於念頭。對於孔孟老莊或諸子百家的學說，只知議論而不實踐。一個國家的真正的文化，是看那個國家的民族或個人是不是作着言行一致的良心生活以爲定。可是中國人看作言論是言論，實踐是實踐，形式是形式，實際是實際，根本未把他看作應該是一致的。特別知識階級中這種弊病很大。

(五)中國人因爲只知道爲自己打算，所以對於與自己無直接利害關係的事物，現象，漠不關心。爲了利慾或爲迷信與謠言，雖能結成強固的祕密結社，但是一般的講起來是一盤散沙的，沒有團結的。

(六)中國人吸鴉片，喜歡賭博，作長時間的宴會，有的人說，不用別的壞毛病，只這三樣，就會制中國人的死命。中國人因爲有這樣壞毛病，不適合於現時生存競爭的局面。

(七)中國人不求深解，所以是非科學的。中國人只貪圖目前現時現世的容易享受的享受，不願去追求更高更深的，所以對於科學的試驗，解剖，分析等繁艱的工作，不願意去做。

我們要建設新中國，一定要有新精神，新努力。在我們固有的國民性民族性中有優點而劣點也不少。對於優點要益加發揚光大，對於劣點要矯正改革，掃蕩廓清。

三十一年開始，我們要承認自己的弱點劣點，努力改過自新。

日美關係之回顧與大東亞戰爭之前瞻

北堂

一、前言

日美戰爭開始以來迄今已兩月有奇，世人所揣揣不安的世界大戰，至此已完全表露了真實性格。由德波開戰，法國降伏，英本土的進攻，與夫德蘇之宣戰，雖直接間接與東亞不無關係，但均未達切膚之痛的程度。及至英美凍結中日資金，日美戰爭開始，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工作才真正的邁入了本格階段。因此，開戰之初，日本東條首相即有『東亞興亡在此一戰』之語。繼之復將此次戰役命名為『大東亞戰爭』。凡此均足以證明日美戰爭之關係於整個東亞實屬至深且鉅。吾人置身於東亞，對於這切膚之戰爭自不應出以漠然態度也。

二、日美關係之回顧

▲太平洋上的舊均勢

吾人於未述日美關係之前，必首將太平洋上之舊均勢加以檢討，然後才可以一目瞭然。

太平洋在諸大洋中是面積最大的水域，差不多佔全世界水域的五分之二，是在十五世紀時因了西班牙的航海家麥哲倫繞地球一週的結果，發現了這個洋面；以其風平浪靜所以名之為『太平

洋』。它的周圍繞有大小十餘個國家，中間抱有無數的大小島嶼。正因其如此，國際的重心才漸由大西洋而移轉到太平洋了。而這夙稱『太平洋』的洋面也就從此『不太平』起來。

十五世紀之後，太平洋中的無數島嶼先後被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所發現，而英法德美日諸國亦繼起尋求殖民地。或以首先發現為理由併入版圖，或以戰爭為據奪手段而據為已有，直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前，大體已分割竣事。殆及一九一八年大戰告終，德國收北，這太平洋的舊均勢又因了凡爾賽和約的成立而略有變更，其變更的核心乃在舊德領殖民地的委任代管，分配結果如下：

代管國	地名	面積
澳大利亞	新基內亞	(方哩)
	沙羅門羣島	九一〇〇八
	諾羅島	一・二〇〇
新西蘭	西薩姆亞	一・二〇〇
日本	加羅倫羣島	八二九
	馬紹爾羣島	
	馬里亞那羣島	

(新基內亞、沙羅門羣島、諾羅島、西薩姆亞等雖名義上由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代管實已歸屬於英國。)

所謂太平洋上的舊均勢就是如此完成。歐戰之後，日美國際地位均已提高，美國惟恐日本過度的發展而影響於其本身，所以又在凡爾賽條約之後，繼之以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的召開，以『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為號召，迫日解除英日同盟，而代之以英、美、法、日四國公約，並限制各國軍備及造艦比例如下表：

國名	造艦比例	重要領土
英國	五	香港，英領婆羅洲。
美國	五	菲律賓，關島，薩姆亞，亞利申羣島。
日本	三	琉球，瀨台，澎湖，小笠原羣島，千島羣島，奄美大島。

太平洋上的舊均勢既是如此，那麼不滿現狀的國家自然要改造這個舊均勢。語云『不平則鳴』，吾人試以號稱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的日本版圖來說，不用說較英、美之廣大領土有霄壤之別，即比之世界各小國亦尚有不及。兼之國內之發展條件，在在不容這世界強國之一的日本死守於

海島之上。因此，向外開拓和打破舊均勢已成爲建設新東亞的必經之路了。

▲『大亞細亞主義』與『機會均等』

美國是新興國家，因了本身的優越條件而造成了強大的海軍。建國之初，亦曾以其強大的海軍力量而威脅日本。及至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國勢蒸蒸日上，笑面虎的美國知道以武力不能屈服日本，於是改施其笑面虎的技術會一度使日美關係非常融洽。殆至歐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日本爲了本身的發展之故，一方努力建設便濟勢力，一方復在亞洲推行其大亞細亞主義，因之恰與美國所倡之『機會均等』之說大相背馳。更兼歐戰之後，南太平洋之舊德領殖民地諸島委任日本代管，竟至將從夏威夷島經密都威島，瓦基島，關島而達菲律賓之美帝國主義者侵略亞洲大陸之路綫切斷，且把關島圍在中間，於是日本與美國之關係已進入錯綜複雜之形勢。且也，日本因國內工商業的發達，經濟勢力不特足以抵制美國在東亞的勢力，進而已邁入中美與南美地域。凡此，均在予美國以極度的不安。及至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發生，太平洋風雲頓現緊張，在中國北部有着龐大經濟勢力的美國自不免要大爲震驚。但以當時日本高度標榜反蘇，使日美之正面衝突雖稍見和緩，而兩國間關係之惡化已是無可諱言的了。

▲尖銳化的日美衝突之展開

一九三七年中日事變之後，日本與英、美之間雖已有衝突形勢，但在德、法戰役法國降伏之前，其衝突形勢偏重於日、英之間。蓋日貨之傾銷已足以影響於英國的市場，而英國之東方基地香港洽有阻於日本的南進政策。及至法國戰敗，

德軍進攻英本土，使老英帝國岌岌可危，一方極力獻媚於美國，既言新嘉坡軍港共同使用，復言東方權益讓渡於美國，一方則死守本土大有自顧不暇之勢。因此東方舊秩序的支持主角乃由英國而代之以美國了，而日本之對象則亦由英國而改爲美國了。

美國爲實行其國防計劃，急於擷取大量軍備原料；故視產物向稱豐富的南洋一帶不啻爲軍備寶庫，對日本之南進政策則不得不施以強度的壓制。一面加強菲律賓，關島及荷印之軍備，一面對於艦隊之加強，海軍飛機之激增，大規模造船廠之建設皆不遺餘力。於外交上更策勵安南脫離日本，復扣留泰國定購之飛機而轉輸於荷印。凡此種種，皆足以刺激日美關係之惡化。而日本於此種情形之下，遂不得不出以實力的行動，實行其安南的和平進駐了。

在羅斯福與邱吉爾海上會談，莫斯科三國會談之後，美國雖企圖分化軸心勢力，但輿論上並未顯明攻擊日本，是以日美正面衝突的尖銳化實在德蘇開戰之後。蓋德蘇既經開戰，英國乃得於岌岌欲危之餘吁一口氣來，使其得有鞏固東方領土之機會。一方則英美積極佈置所謂A、B、C、D、民主主義陣綫，對日作軍事大包围，一方復強力的對日實行經濟攻勢；首由美國發出凍結日本資金命令，繼之以英及英領並荷印等亦停止對日貿易，凍結日本資金。等到日本東條陸相組閣，平出海軍大佐與諾克斯美海長發表談話，已無異戰爭之序幕。日美關係至此已完全邁入短兵相接之階段了。

三、日美戰爭之前瞻

▲美國之憂患

美國向以黃金國家自豪，實則亦正因其黃金之豐富而潛伏着無限危機。此項問題姑置不論。吾人僅將其於開戰後勢必感到困難之各點分述於下：

第一，美國會一度高唱門羅主義，實乃禁止列強涉足美洲的攪駕牌。她會用盡方法拉攏中南美各小國，使之依附於己。實行了數百年的陸鄰政策，終以『內藏詭詐』而收效微。故羅倫生女士（HELEN LAWRENSEN）會說：「智利、墨西哥、古巴、哥倫比亞等國的國民，他們最憎恨的就是美國人了！」似此同床異夢，戰爭一旦延續之後這些小國若起來和美國清算過去的賬目，那時這位美洲的主人翁就要無所措手了。

其次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美國對於經濟建設確實在努力着。但其工業地帶主要動力是電力，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時，即曾發生供給不足的恐慌。羅斯福有了前車之鑒，會實施了所謂國土計劃，陸軍當局亦曾聲明於密西西比河兩岸內地設置軍需工業自給圈。但這些僅不過是計劃，其完成期間尚須有待。茲者，日美戰爭業已開始，其國內之不安已足使罷工風潮日益擴大，對該項計劃之完成不無影響也。茲錄路透社紐約電訊如次：

「鋼鐵業公司七家出產國防所需之鋼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其所雇工人五萬三千名奉工人聯合會首領勒衛斯之命全體罷工」。

又訊：「紐約白洛克林大羅賓斯船塢及修船公司之六千工人，由工業組織大會紐約造船組各領袖指揮宣告罷工。」

吾人以爲美國的憂患不僅是勞資問題，此外還有一個人種問題，即白種人與黑種人的隔膜問題。美國雖會高唱『解放黑奴』，但對黑人的岐視與待遇至今仍未改善。一旦戰爭延續，這些黑人是否乘機起來要求解放，實在是北美合衆國一個極應考慮的問題。

復次，國內運輸及交通問題，在戰爭時期亦極堪注意。從表面看來，美國交通網密佈，於運輸上似乎不成問題。但吾人仔細考察，其最近十年以來所購入的機關車數目僅佔總數的百分之十，貨車數目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七。似此，則美國現在所使用的機關車及貨車多屬舊式的是毫無疑意了。以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時，美國因了鐵道運輸的激增而竟陷於應付不暇狀態看來，吾人以爲現在的美國至少尚須製造貨車三十萬輛，機關車三千輛，才能運用自如。否則，國內運輸仍將陷入難於應付的狀態而足以影響於戰爭的不利。

他如勞動力問題在美國亦極感困難而貧於應付，乃至竟成國防計劃上的一種障礙，亦美國憂患之一也。

▲日美開戰後的形勢

去年十二月八日的一聲砲響，掀起了太平洋的巨波，這次的日美戰爭由表面看來似乎完全是

世界大戰的一部，但我們若仔細分析它的內含份子，則實屬一場解放戰爭。與其說是日、美、英戰爭，無寧說是東亞民族解放的大革命。因此這個戰爭的延續，在日本本國自有其實力的準備，何況更有中、滿兩國的一致協力。自戰爭開始以來，全東亞的民族率皆傾其全力協助作戰，是則英美僅在東亞一部已不止是日本一國把她們視爲敵國，全東亞各民族都成了她們的對象。中國雖是一個弱國，但確是太平洋的一個支點，有着令人莫測的潛在力量；當此中日合作高唱入雲之際，國民政府對這東亞的民族解放戰爭定會傾其全力協助。

由戰況言之，則開戰以來未及兩月，而英美在太平洋上的西南根據地如香港、菲律賓、關島等要衝業已先後被日軍攻陷佔領。荷印及英領南洋諸島亦大有指日可下之勢；似此則美國視爲依存生命寶庫之南洋已將『物是人非』，戰爭原料之撮取將感嚴重之困難。

關於國際戰況方面，德義等軸心國家一方在歐洲近東及北非一帶推展軍事行動使老英帝國無暇東顧，一方在大西洋上復有德國的海軍以威脅美國，使與太平洋上的日海軍東西呼應；美國面背受敵，其狼狽情況自不難想象也。更兼德軍在北方擊滅蘇聯之主力，雖因天時關係使赤軍稍吁

一口氣，但今春的大舉進攻莫斯科，使赤軍疲於奔命，無暇東顧，則日軍於北方自可無後顧之慮，而得一鼓直攻美國。至於莫斯科攻下後，赤軍瓦解，德軍勢必一方搬師南下進窺印度，一方則移其銳鋒轉向本土，使英美各成孤立；此種傾向吾人可在英首相却吉爾演說中窺知出來；

「德國對英本土的攻擊計劃決未放棄。另一方面英國只擁有防衛英國本身的軍隊而沒有餘力派遣遠征軍。」

至於英屬馬來半島，新嘉坡，緬甸等地，必將先後被日軍攻陷佔領。尤其緬甸由於日泰共同防衛協定之成立，日軍大可於泰國諒解之下假道進攻仰光等要地，而得威脅印度，使英美的國無所措手；則太平洋上戰爭之定局當在吾人意料中矣。

四 結論

綜觀日美兩國之關係的演變，由惡化而擴軍，而激烈的設防暗鬪，進而實行經濟戰，終而至於短兵相接白刃以見。其軍事的進展已如上述，但終須有解決之一日；而其解決的核心仍不捨荷印及中國兩大問題。吾人以爲此項問題之解決，一方須使中國無妨於生存，一方得使日本求諸發展，尤須擴而大之將東亞整個的民族解放出來，才不負這「大東亞戰爭」的命名，吾人當拭目以待！

荷印法緬甸的物產概觀

一 荷印之石油

在荷印之鑛業中，以石油居其首位，荷印石油鑛業向由英美系兩大資本之所掌握，即英之埃路系及美之斯塔恩阿德爾系，英國對於荷印之石油，早已著其侵略之野心，如過去之羅爾答其，科路恩開發公司以及現在之BPM公司之

創設，表面上係英荷兩國妥協之投資，但由於英國之處處把持荷蘭之之主權，殆已大部喪失，但美國之斯塔恩阿德爾開發公司亦擁有絕大之資本，兩國在荷印積極擴充開發之結果，未來之荷印石油鑛業，值茲動亂之國際情勢下，頗堪注目，今將荷印鑛業關係之各國投資額列表如下：

國名	石油	煤	錫	金	銀	其他	合計
荷蘭	二四八、四六〇	一一、四七〇	一七、五〇〇	一四、二二〇	一七、八二〇	一一、三〇九	四八二、二〇〇
英國	一一三、六〇〇			六六〇			一一四、二〇〇
美國	一一〇、〇〇〇				八五〇		一一〇、〇〇〇
日本	一八〇						一八〇
民間資本	四八二、二六〇	一一、四七〇	一七、五〇〇	一四、八二〇	一八、六六二	五、四四七	七二二、一七〇
本國政府	五、〇〇〇	三一、二七四	一六、五七五	五、五六九			五、四一八
總計	四八七、二六〇	四二、七四四	三三、〇七五	二〇、三八九	一八、六六二	二、八八一	五三三、一三八

自右表觀之，荷印之石油鑛業殆全為英美系二大資本之所操縱，英國為實現石油世界政策，在荷印之投資即可表徵其野心，英國之BPM公司BPM公司之參加入股者已超過四〇%以上，背後龐大之資本，在全世界石油販賣網中，其荷印石油之企業，在在足以支配，自第一次歐戰爆發以來，各國無不多求石油資源之確保更由此次歐戰為契機，此種趨勢，更趨顯明。

BPM公司（即巴塔維亞開發公司）之創設，依據荷資本妥協後，英國刻刻壓制美國在荷印之石油企業，荷印石油企業造成此種狀態者，乃自十九世紀後半葉至第一次歐戰前，荷印政府之所頒布自由許可主義之由來，對鑛物之發見者予以無限制之鑛業權，同時，更採取外國資本之流入許可方針，其結果，造成石油部門外國資本之支配的企業化。

今日荷印政府之鑛業政策，已採取極端之閉

鎖主義，以第一次歐戰為契機，全然一變，轉至閉鎖主義。

一、由於無限制外國資本之流入，予以未來國際關係一大影響。

二、鑛於過去莫大之利益，由於官營及官民共同經營下，阿爾他及荷印兩政府之財政，絕對確立強化。

由以上兩種理想，故自一八九七年公布之「荷印鑛業法」及一九〇六年之「荷印鑛業條令」之制定以及今日之「荷印鑛業法」，「荷印鑛業條令」之條令數次之條例改正。

由於前述諸節，自一九三三年以來，荷印之石油企業，荷印政府對於石油，錫，煤諸鑛業，斷然採取強度之官營制，並防止外資之流入，石油部門在現狀下，英美兩國之資本正趨於極度角逐中。

然而BPM公司之創設，荷印之石油鑛業，

終未脫出英國世界稱霸之理想，日本之入資荷印石油企業較晚，故婆羅洲之日本石油，在三井公司積極開發下，頃未收獲赫大成果，目下荷印各鑛產物之現狀，僅石油一項，荷印石油計分蘇門答臘油田，爪哇油田婆羅洲油田，撒勒佩斯油田，姆那油田，基摩奧路油田等。

石油埋藏值約三〇億，在世界石油產出國中，居第七位，至其石油鑛區之分布：

蘇門答臘——北部東海岸之婆羅拉科頓加絲油田，南部之巴勒恩巴油田，基姆比油田。

爪哇——東北海岸之斯瑪蘭油田，來姆巴油田，斯拉巴油田，巴滋拉油田。

婆羅洲——東海岸撒恩加，撒恩加油田，他拉科恩油田。

撒勒比斯——德毛丘灣油田，巴路科，科羅恩加羅油田。

塞拉姆——東北部之舖拉油田。

其毛哦路——因東北部之地層錯亂，油田當鮮發現。

尼噶基尼亞——北海岸之弗哦科舖半島之南部以至基阿路舖路依斯山之南部海岸地方，西端撒拉哇低島，瑪諾科哇利附近，自哇撒科河至姆恩拜拉諾河沿岸地方，正在試掘中。

以上即為鑛區之分布大概情形在列諸鑛區，乃自一八八五年荷印之地質調查所發現之豐富油田，於一八八七年，爪哇之杜路德石油開發公司，一八九四年之蘇門答臘之羅亞爾，他基之石油開發公司以來，荷印之石油業曾一度飛躍之近展，後美國乘機於一九一二年首創尼噶基阿西斯他恩德石油公司及內撒蘭恩德科羅尼亞路石油公司，其後英國亦創設塔基開發公司，以及現在之BPM公司。

荷印石油生產額年產達七百萬噸，其中蘇門答臘占約六成，婆羅洲約三成，其他則爪哇及撒拉姆諸地，中以蘇門答臘居其首位，茲將自一九三六以來至一九三九年，石油之年產額列表如左。

（單位千噸）

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六年

爪哇	八四一	九三三	九二八〇	四九九
蘇門答臘	五、三二〇	四、六六三	四、四〇八	四、一一五
婆羅洲	一、六七六	一、四〇一	一、七二〇	一、七七三
塞拉姆	一〇六	八一	七二	五〇
合計	一、九四三七	三、九七七	二、六〇六	四、三三七

一九三九年之石油年產額為七、九四三千噸與一九三八年度之七、三九七千噸之比較觀之，即有格外顯著之增產。

挽回自英荷資本協定成立之結果，荷印之石油遂一手承由英國開發，而有亞細亞石油公司之設立。

今日之荷印石油已由諸英美人所操縱把持，荷印政府年來亦極謀挽回頹勢，故在今日之ABC包圍陣調之際，英美遂以其在荷印之石油為後盾，實荷印政府莫不期待與我東亞人握手，共邁趨大東亞共榮圈而摒除英美之播益勢力也。

二 法領安南之米

在安南之產業中，米之產業實居農產物之首位，際此東亞共榮圈強調而英美權益殆已朝夕不保之際，日本以其指導之場，越南政府已與日本結成密切之經濟關係。

安南之農業，乃典型東洋米產物，安南農業大別可分為土人農業及法人農業兩種，土人農業卒皆傳統之自足自給制，主要農作物如米，烟草，棉花，玉蜀黍等，就中以米為其主產物，在法人農業中，卒皆近代農作物之栽植，如橡皮，茶，咖啡等。

安南之主要米產地以北方紅河之下流，以至南方湄公河之流域，前者之出產東本京米，後者之出產則名西貢米，乃越南輸出米之代表也。

安南之米產在世界米產額之地位中，自一九二六年及至一九三〇年中實居世界之第四位，茲

列表如下：

第一：英領印度	四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第二：日本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第三：荷印	七一、〇〇〇、〇〇〇
第四：安南	六三、〇〇〇、〇〇〇
第五：泰國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第六：朝鮮	二八、〇〇〇、〇〇〇
第七：菲律賓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在表中，中國之米產額，雖於統計，故未列入。

自上表觀之，在世界米產額中東亞諸國實居世界食糧之供給者，日本之共存共榮以及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理念，實內含其必然性，我東亞民族宜如何團結，共同維護我東亞權益歟？

三 緬甸之資源

英屬緬甸，面積二十六萬一千平方公里，北接西藏，東北方和西康省一部分相毗鄰，境內尚有人跡鮮至的未開闢地帶所以地逆可以稱為半開闢之國，最近美國論各國在東亞方面該合組成單一軍司令部，日時重慶偽軍也開到了緬甸，因此在日空軍威壓之下，緬甸又引起世人之注目，緬甸，這一個有色人種之國，產米之國，佛教之國，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帶有東方色彩，它的地位，站在東亞共榮圈的外圍，在建設大東亞的理想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緬甸的地理上的特長，就是從南到北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構成了一個場形的近陵及河川的肥沃之地，兼之此一地域，雨量頗多，也是緬甸農業的所以發展的原因之一，緬甸的耕地面積，在今日之下已達一千六百萬八千英畝，其中一千二百萬英畝為水田，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務農，米的產量最大，輸出額年達三百五十噸，米以外的農產物却不足道，花生的播種百積，在一九三九年為八五四、三〇〇英畝，產額不過十九萬噸，胡椒有一、〇一一、五〇〇英畝，產額年達五萬四千五百萬噸，茶和桐油的生

產尚未出試驗時代，殊不足論，橡皮的栽培面積一〇七，二四八英畝，一九三九年的輸出額為九千三百十噸，緬甸的農業有一個缺點，就是舊作物的栽培方法，是守陳法，以致生產率不能過高。

再就礦業和森林而言，則一九三八年緬甸的石油產額為二六四、三一、一九〇加侖，主要油田有七處，面積約六百六十平方英里，採油的方法，純用舊式，在一八八六年緬甸石油公司設立以後，漸採用新法，遂在仰光設有精鍊所，其資源多半為英人之榨取，此外森林的消費，森林亦為緬甸主要產業之一但是無論石油，木材却完全為英人之所獨占，於緬甸一點權益沒有，以是緬甸之國家主義者，時常表示不滿，而發出重課輸出稅之呼聲，其他，錫和鎢的出產，以塔瓦，羅吉一帶為主要出產地，產額逐年增加，一九三七年統計，錫的產量為四千七百一十噸，約當英國需要量的百分之七，錫的產量約當英國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四，一五。

自從美英法各國組成該軍總司令部以來，印度軍，馬來軍，及淪軍已源源開入緬甸，可是在大東亞戰爭中，緬甸已陷於日空軍威壓之下，全境殆已為震動，明日之緬甸究如何？此在緬人本身亦莫不引以為憂是是期待摒除外力，而與吾人共同携手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際茲大東亞戰爭招展以還，日本即出以正義對壓榨東亞之英美作一解放戰，戰爭伊始已延延月餘，日軍即獲得若大效果，英美之在東亞或太平洋上之軍事設施及根據地，已被一掃蕩除，東亞民族已及時奮起，如泰義之與日本和平親善之表現，安南之平和進駐，雖英領緬甸，因它握有ABC包圍陣的扼要形勢，故在狡英之掌握中，然未始不欲與吾人邁向同一步驟，由於緬人以及印度之屢次反響，足證建設理想大東亞共榮圈是堪期待也。

英美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概觀

國 漁

一 緒 言

歷史的演變，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整個的世界，已開始了一個很大的變動。因此，每一個求生存之國家，或民族，都應該重新在這偉大的時代中，確立一種新的歷史觀與世界觀，方足以不被這時代洪流之沖激而歸於毀滅之窘境。關於這一點我們正在需要自力更生，從事再建的中國，實在是更感到異常的迫切與需要了。

我們反躬自問一下罷！素以歷史悠久，文化高尚，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著稱於世的國家，而在歷史演變的進程中，不但對於整個世界，無所貢獻；反倒因為無法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致使整個國家，竟淪陷於次殖民地地位，而不能自拔，說起來，實在可恥，而且又可恨呢！但是，對於這種令人不能忍受的恥辱，我們確實應該洗雪，那就應該追本究源，這種恥辱，從何而來？

近百年來，英美資本帝國主義者，恃其砲艦政策，常對弱小民族，施以壓迫。同時，使四千年來獨立尊嚴之老大國家，竟變成次殖民地了。這完全是國際帝國主義者，賜與中國的恩惠，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野心勃勃的英吉利，在一五八八年，奪得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權之後，便組織了東印度公司，竭力侵略印度大陸，和葡萄牙人又不斷的戰爭，葡人戰敗之後，即允許英船有自由出入澳門的權利，這就是英國和我們中國發生問題的一個楔子，鴉片戰爭，便是英國侵略中國的開端。美國的對華政策，乃基於一八九九年美總統麥萊來所首倡之一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一政策為基本。按此次政策，從表面觀之，好似出於和平正義之舉，且有所示好於中國，然而微諸實際，則亦具有野心在焉。就是美國以此政策為標榜，圖獨佔在華之利益，進而從事向中國開始侵略行為。

英美資本帝國主義者，均為工商業最發達之國家，必須尋求海外市場，以謀過剩之生產商品，得以傾銷，其唯一之對象，當推為生產落後的我們中國，是它們的一個大銷貨場了；同時，因為我國有豐富之資源，又正

好成了它們攫取原料的供給地。由於這種基本的原因，它們便遷藉了它的軍事上，政治上的優越勢力，實行向中國侵略壓迫，以企圖在中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此，使中國呻吟於這種壓榨蹂躪之下，不得喘息，已及百年了。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却也常常的和外國有些往來，那大多是宗教關係上的傳道行為，和一般通商關係上的貿易行為。而且所訂之各種條約，都是平等的，絕對沒有損及主權的地方。就是自從中英締結南京條約起端，歐美各國才相繼向中國侵略。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即羣起製造事端，以為侵略之口實，中國便陷於多難之境，而成了一波未平一浪又起的形勢。它們每次侵略的結果，必須迫中國締結喪權辱國之條約，除割地賠款而外，還有許多特殊的權利，例如：劃定租界，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鐵路敷設權，礦產開採權等，甚至在中國立教會設學校，及宣傳機關，麻醉中國青年。還有其他類似此等喪失主權者，實在不勝枚舉。

這種支配中國之情形，英美帝國主義者，是最大的禍首。若果維持着這種舊秩序的狀態，中國將永遠被不平等條約所束縛，而不能擺脫於羈絆了！由此，英美帝國主義者獍豸面目，吾人可以認識了。茲特將英美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情形，檢討敘述於下：

二 英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之侵略

(一) 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

英國人向中國輸入鴉片，係始於明朝的時候，約在一六〇〇年在印度設東印度公司之後，始至一六九〇年它這純商業主義的公司，一變而成了侵略主義者，因地理的關係，所以在我中國方面，先和廣東方面發生的貿易行為。由是英人到廣東經商者，日漸增加，貿易關係，亦愈加頻繁了。而鴉片銷售於中國之數字，更是日形加多，至清代其輸入量，竟形成了激增的形勢，由一八一六年起，至一八三八年之間（清嘉慶二十一年起，至道光十八年止），其輸入量即由三千二百十箱而增至二萬七千餘箱的龐大

紀錄。其流毒不但已普遍於全國，且每年流出國外之資金，竟達至數千萬兩之鉅額，這是如何大的漏卮！實在令人驚駭，而且弱國害民，莫甚於此。當時有林則徐者，有鑑及此，陳請嚴禁，而惹起了各地將軍督撫的響應贊成，清廷准奏，乃於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命林則徐為兩廣總督赴廣東查辦。林氏於翌年正月抵廣東，當頒佈禁烟專條，以一年六個月為期限，吸烟罪至絞，販烟罪至斬；同時與英人交涉，命外商停止銷烟，並將英商所藏土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之多，全數焚於虎門，英領事義律便逃走了。至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五月，英政府乃遣派大軍，大施其砲艦政策，進攻廣東，以林則徐在粵防備甚嚴，英軍不得逞，遂轉攻我浙江，並北犯津沽，我軍致遭失敗，清廷恐慌。八月間義律率軍抵津，提出要求，強迫清廷承認，其要點如次：

1 賠償烟價；

2 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定海，上海五處為商埠；

3 賠償軍費；

4 盡裁洋商浮費。

因此，那盡忠於國的林則徐遂奉旨革職，由庸弱無能的琦善繼任，英人見其可欺，復以武力威嚇，提出強硬條件：1 割讓香港；2 償軍費六百萬元。琦善未經奏請即行允許，清廷大怒，再任祁項繼之，並逮琦善入京，同時派軍備戰，與英軍接觸，清軍屢敗，不得已而屈復於英帝國主義武力壓迫之下了。遂派耆英，伊黑布，牛鑑為全權大臣與英方談判休戰，於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南京條約計十三條，其要點如次：

1 中國賠償英國軍費與其他損失二千一百萬元，分四年交清，其軍隊之第一年賠款交清後撤退。惟定海與鼓浪嶼二處，俟償金全清，五港開放後，始行撤退軍軍；

2 將香港全島，永遠割讓與英；

3 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准英政府派領事居住，並准英商及其家屬自由來往；

4 在五處通商口岸內，英商貨物出口進口稅，均應秉公議定，以便按例交納，又英貨按例納稅後，准由中國商人販運內地各處，所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

5 清廷允許恩赦幫助英國反抗清廷之華人。

這是中國第一次簽訂喪權辱國之條約。從此我國門戶洞開，即開始受

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而陷於列強經濟侵略的包圍中了。

(二)英法聯軍之役與天津條約

中國自五五開為商港，任外人自由貿易之後，福州，廈門，定海，上海四處，尚可相安，惟廣州地方，因當地人民恨前英人之暴慢無禮，任意作惡，所以仇視英人之氣焰頗為熾烈，於是舉辦團練，拒絕英人入城。時當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香港英總督寶林與廣東英領事巴履禮，都是對華抱積極侵略主義者。所以會屢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氏交涉入城，但未得如願，而致構怨日深。就在這年九月，有中國商船亞羅號，為私商所乘，揭載英旗，向廣東駛行。可是已被中國水師探明，是中國奸商假托英藉以圖自護者，我中國水師即入其船捕華籍船員十三名入城。巴履禮得知以後，即向葉名琛提出嚴重抗議，謂我方侮辱英旗，並不應擅捕華籍，要求葉氏釋放，並具狀謝罪。而名琛置之不理，亦不加防備。同時，恰有一法教士在廣州遇害，而致喪命。就在一八五七年英遂聯法軍攻陷廣州，據葉名琛而去，幽禁於艦內，並且囊括了督署財貨計有二十萬兩。於第二年的二月，復大舉北犯，直陷大沽。清廷不得已乃命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全權大臣，向英法議和，於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分別訂立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其內容要點為：

1 耶穌教，天主教徒之安分者，中國不得苛待禁阻，並准教士入內地傳教；

2 加開牛莊，烟台，台灣，瓊州，潮州，淡水，江寧，九江，漢口，為通商口岸；

3 外人犯罪，歸本國領事裁判；兩國人互訟案，由中外會同審辦；

4 優待關稅率（允許英法進口貨物納子口稅二分五釐，即可通行全國，不復另納地稅）；

5 英國得賠款四百萬兩，法國得賠款二百萬兩；

6 最惠國條款之規定；

7 允許在長江流域自由貿易。

從這兩條約訂立後，中國關稅的自主權，便完全喪失了。所謂舶來品的洋貨，即完全充斥於中國市場；我們的國貨便日被剝削，每况愈下，國家的經濟命脈，就整個斷送了！接而又增開鎮江，九江，漢口幾處要邑為通商口岸，竟將長江內河，如同萬國公海一樣，任各國的商船兵艦自由出入，這真是我國內河航業失敗的一個最大原因呵！迨至一八六〇年（咸豐

十年），英法聯軍再犯北京，清帝出走熱河。負留守之責的奕訢，便大起恐慌，辭不出面。這時，俄公使伊納提夫便乘機調停與聯軍議和，結果，中國又容納了英法兩國的要求，而又簽訂了北京條約。其要點爲：

- 1 賠償兩軍軍費各八百萬兩；
- 2 增開天津爲通商口岸；
- 3 中國政府劃九龍司地方爲英國領地；
- 4 准教士在各省租賃田地，自由建造。

中國由於軍事上，外交上的節節失敗，國勢危弱，已暴露無餘。於是列強對我中國之侵略範圍，逐漸擴展而深入於內地。我國從此受帝國主義之層層壓迫與束縛，而不能自拔了！

(三) 瑪加理事件與烟台條約

自中英天津條約簽訂後，英國極力擴充中國內地之商權，其貿易額亦逐漸增加。以後英人又想從緬甸方面，進窺中國內地，於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英派測量隊至雲南測量商路。雲南民衆大爲憤慨，將其隨員一名殺死，即造成了瑪加理事件。北京英公使聞之，即提出嚴酷條件，清廷拒絕，英使憤而退走烟台，表示決裂。此次清廷已捕獲民十餘名，處以死刑，並將地方官吏革職，以示嫌意。而英方仍不滿足，乃派艦隊進窺渤海，清廷深恐再成大變，立刻派李鴻章爲全權代表，至烟台與英使談判。結果，容納其要求。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訂立烟台條約，其要點如次：

- 1 中國償銀二千萬兩，爲被害人自家屬卹款；
- 2 中國派遣大員前往英國謝罪；
- 3 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等處開爲通商口岸，並在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各處，准其輪船停泊，但上下客商貨物，由民船起卸。

因爲一個區區的隨員被殺，英國就藉爲口實，以武力要脅，使中國受如此重大之損失，真的令人痛恨萬分呢！

(四) 英國之吞併緬甸

緬甸在元代爲中國領土，明朝時代緬甸獨立。至清乾隆年間，受中國冊封，而爲藩屬之一。英國見法國併吞安南成功，即致力於併緬工作。其時適我國困疲於中法戰爭之後，實無兼顧之餘力。於一八四一年，印度英總督以仰光知事侮辱英人，遂派兵佔領仰光及附近都市，緬人即割擺古州

以求和，從此南緬全部，卽爲英領。一八八五年英人復以緬王不受印度總都調停緬王與孟買商人之糾紛，乘機遂發大軍攻緬，僅兩週間，卽陷緬都，翌年卽全部吞併。時我國朝野將士均無再戰勇氣，清廷尤格外謹慎，不敢輕啓釁端，只得承認既成事實。於是於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兩國全權代表會商於北京，遂訂立條約如下：

- 1 英國仍承認緬甸照常例十年遣使進貢一次，但使節限於緬甸種族；
- 2 中國承認英國對於緬甸，有最高主權；
- 3 曠，緬境界，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邊境通商事宜，另立專約協定。

又於一八九四年根據這個條約第三項，才和英國締結滇緬境界及通商條約於倫敦。從此中國就喪了在緬甸的宗主權了。緬甸遂成了英領印度之一部。我國西南藩屬盡失，而華南方面，廣東，廣西，雲南，四川各省之利權，也逐漸落於英法蹂躪之下了。

(五) 英國之新要求與租借威海衛及九龍

甲午戰役之後，德，法，俄三國，因幫助我國解決遼東半島的事件，要求我國報酬，均有藉口。而英國就執最惠國條約之利益均沾的原則，提出了下列的要求：

- 1 揚子江各省土地，不得租借及讓與他國；
- 2 開放內河；
- 3 中國總稅務司，永久僱用英人；
- 4 開湘潭爲通商口岸。

清廷此時，已被列國強迫制定勢力範圍之際，對於英國之要求各款，乃不得已完全承認了。而英國竟貪德無厭，得寸進尺，於同年七年復強迫與我國訂立威海衛租借條約，其要點如次：

- 1 威海衛灣內之水而全部，灣內劉公島及諸島嶼，與沿海濱岸達內地十里（約三十餘華里）之地，爲租借區域；
- 2 以二十五年爲租借期限；
- 3 租借地歸英國管轄，但於不得防礙租借地之軍備，中國官員可在各司其事，灣內水面，中國兵船仍可使用；
- 4 格林維基東經一百二十一度四十分以東之海岸（即寧海州以東至榮成角之北海岸），及附近爲中立地，歸中國管轄。但英國得於城內擇地戍兵卒，築砲台爲一切防護與適用事務（如修道路，設醫院諸事）。又區內除中英兩國兵外，不許他國兵進入於內。

這個條約成立不多日子，遂又向清廷要求租借九龍（除已割讓之九龍司外）全部，清廷最初雖予以拒絕，但英國以法國租借廣州灣為藉詞，又以利益均霑為口實，提出交涉，清廷不得已又與英國訂立了九龍租借條約，其租借為九十九年。自此而後，英國在中國之勢力大張，其所得權益遠勝於法俄諸國之上。中國幾完全呻吟於英國帝國主義的魔手之下了。

(六) 英國之侵犯西藏與中英藏印條約

西藏豐富的鑛產，早為英國所垂涎。英強佔我藩屬哲孟雄後，於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要求我國締約，清廷即派駐藏大臣，赴印度與英總督訂立藏印條約，承認哲孟雄為英保護國。以後對西藏之經營更加積極。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又迫我訂藏印續約，開亞東為商埠，准英人設置領事，英商可自由居住。自是英人對藏，壓制益猛，藏人在哲孟雄之游牧權，全被剝奪。故藏人排英思想甚烈，亞東開埠事，便延宕下了。於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英使派兵入藏，攻陷拉薩，達賴出奔蒙古，土人乃逼班禪訂立英藏條約，其要旨即賠償軍費，開闢商埠，駐屯軍隊，土地不得讓與他國，各種權利不得給與他國。我國政府以此種不平等條約，於我國主權上大有損害，於是在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將藏案移至北京，由我外務部侍郎唐紹儀與英使薩道談判，訂立了中英藏印條約六條，其要旨如下：

1 英允不占併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亦認不准他國干涉藏境及其政治；

2 西藏鐵路，道路，電線，鑛產等各項權利，除中國獨能享受外，不准他國人享，惟經與中國商定，英國得自印度境內聯絡三商埠之電線。

自是西藏之領土主權，雖仍屬我，然英國在藏獲得之各種特殊利權，則已不少。但其野心，猶以為不足，一再慫恿藏人獨立，達賴為其所愚，於宣統元年竟宣布不受中國節制。清廷命駐藏大臣趙爾豐氏，出兵平之。民國元年英國復干涉中國之對藏用兵，所以有中英藏同會於大吉領之舉，而向中國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 承認西藏自主；

2 西藏與中國以打箭爐為界；

3 西藏一切內政外交不受中國掣肘，西藏商業外交及開採鑛山，一切得自由與英國交涉。

這是何等無理的要求！西藏是中國領土，主權當然屬於中國。俄上述英人之要求，顯然具有侵佔西藏之野心。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呵！

(七) 從五卅慘案說到渝方簽訂滇緬協定

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上海地方，因為內外紗廠之殺害工人的事，而造成了五卅慘案，就是英捕向我赤手空拳的民衆，開槍射擊而演成的大流血。傷斃四五十人，嗣更調集軍隊，宣佈戒嚴，任意槍殺，日凡數起。相繼在漢口，沙面等地也發生了同樣的流血慘劇。這完全是由於租界裏造出來的罪惡。此次慘案由我政府委員四人，向英方提出交涉，結果中國完全失敗，英國兇手仍逍遙法外，成為中英懸案。

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日。新加坡之華僑於這天舉行紀念會，到會者有千餘人，英政府竟軍警干涉，被槍殺的有六人，傷十餘人。交涉始終也沒結果。

民國十六年當我國革命軍克復南京之時，南京城內受英艦之砲擊，人民死傷無算，國民政府以英艦違背國際公理，而向其提出嚴重抗議，彼竟直若罔聞，交涉亦毫無結果。

民國二十四年英人李滋羅斯來華，迫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廢止現銀流行，通用紙幣，致使中國金融紊亂，中國經濟命脈，從此完全操縱在英人之手中了。

還有一件近年的事，就是在中英新國境之最北端，班洪地方被英佔領。同時渝方竟與英方簽訂了滇緬協定。班洪附近是埋藏着極富的金，銀，美，曲，寶石等礦產。過去英國只不過視班洪為荒蕪，早已垂涎三尺了。現在竟然在滇緬協定之下斷送了。重慶何以甘願簽訂此種喪權辱國的條約呢？無非是因為重慶的生死關鍵，操縱在英國人的魔掌之下的原故罷！實在令人痛心！

三 美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之侵略

(一) 美國之借門戶開放政策

在一八九七年，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三年，二十四）兩個年頭。列強對中國之侵略，真是紛至沓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俄，德，英，法四國羣向我國強迫劃定勢力範圍，中國大有被瓜分之危險。因此，中國之國際地位，遂一落千丈。是時美國係一工商業特別發達之國家，製造業更是進步。現美國自從合併爪哇，佔領菲律賓以後，其勢力已是大西洋方面，展進到太平洋上來了。向來以門羅主義自稱的美國，便轉為侵略主義的帝國主義者了。所以它對於東亞，尤其對於中國，為謀其商業的發展，不得不作至切的關心。自從西藏各國在中國各劃其勢力範圍之後，美國方面，大為不滿，因為它鑑於此等割據的狀態，將使美國人無有在中國投資的機會了。美國本身已經是很成熟的一個資本主義的典型國家，它很願意在中國企圖其工商業的發展。所以對於列強造成的瓜分中國的形勢，在它對華貿易之推進是一個很大的阻碍，遂乘機以調和列強的競爭為理由，便藉題

發揮起來，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六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氏乃向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英，俄，法，德，義，日六國宣言關於中國門戶開放，其主旨如下：

「合衆國政府爲欲除去各國將來衝突諸原因，謀各國工商業同等之利益，希望對於中國要求勢力範圍與利益範圍之諸國，承認左列之三項條件」：

- 1 各國對於中國所獲得之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區域，或別項既得之權利，互不相干涉；
- 2 各國範圍內之各港，無論對於何國入港商品，皆遵守中國現行海關稅率賦課，（自由港不在此例），其賦課關稅，概歸中國征收；
- 3 各國範圍內之各港，對於他國入港船舶，不課高於本國貨物之運費費

美國此種門戶開放之宣言，它的用意可以一目了然，就一方面爲牽制列強對於中國露骨之利權侵略，而極力主張適用均等待遇的主義；一方面以此討好於中國，藉謀伸張其貿易行爲於中國，實在是一舉兩得的高妙策略。

是項宣言發表後，在列強中首先答覆贊成的就是英國。因爲英國是鑑於其在華之商業，比較其餘各國爲重要，不願將這廣大的市場，爲各國所分割所壟斷；況且中國海關向來操縱於英人之手，它爲了保守着固有的低率之關稅稅則，藉以維持它們在中國的雄厚利權起見，所以英國政府便第一個響應贊成了。其餘各國也就先後相繼復牒美國，一致贊成美政府所提倡的門戶開放政策。這正好使美國如願一償。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氏，遂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以「各國一致贊成美國之提議，本問題已確定」的旨趣，正式通知各國政府。自此而後，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局勢，卽爲之一變，而成了偷安生息於各國均勢的壓迫之下了。可是，各個列強之對於中國，也放棄了自私自利的單獨的行動，轉變爲列強協調的政策。因爲如此，列強在中國領土之內，皆得有同等機會投資並開採富源之權了。中國便成了世界的一個公共市場。美國便從此也就得到伸手中中國的機會。

美國在列強中是一個新進的國家，已經獨霸於西半球上，國內是擁有世界上最豐富之資源，並且近代工商業，都是異常發達。它對外需要謀經濟上之發展，我們生產落後的中國，而擁有大量未開發的資源，當然是它

理想中的對象。門戶開放政策，得到各列強的贊成，正是美國向中國拉開了侵略的幕呢！

（二）九國協約與中國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六月，美議院，通過召集國際大會，以解除太平洋上的險惡形勢。美大總統哈丁致通牒於英，法，日，意，荷，比，葡及我國，徵求同意，於十一月十一日正式開會於華盛頓。會議內容，中國問題頗佔重要部門，當根據路特四大原則，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二月六日簽訂九國協約。其要點如下：

- 1 締約各國協定（除中國外），（此即路特四大原則）：
 - A 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 B 予中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 C 切實維持各國在中國境內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
 - D 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 2 締約各國不得締結侵犯或防害前記各項原則條約；
- 3 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不得在中國謀取一切之「優越權利」。
- 4 締約各國協定不在中國創設「勢力範圍」。

上述所記各點，在表面觀之，我國似得有多許利益；然而，若在實際方面，作深刻之考察，這正是給它所倡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張，更增加了一層保障，意在使中國永遠陷於列強均勢之下了。

（三）中美寧案之交涉

民國十六年春，我革命軍克復南京，英美停泊南京江面之砲艦，以保僑爲名，實行開砲向城內射擊，致我國人民生命財產，均遭受了極大的損傷。事變發生於我國政府武漢分裂之後，對於這砲擊南京的重大案件，遷延不決者經年；至黃郛，任外長，始著手與美國交涉。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雙方議定大綱，三月三十日，依據大綱，雙方致照會，承認寧案解決。其要如下：

1 中美聲明，此案之發生，實由於共產黨之煽動；但中國政府負其責，肇事人業已懲辦。對於美國政府代表等有不敬之處，領館僑民受有生命財產之損失，深表歉意；並辯負繼續切實保護之責，依照國際公法通行原

則，擔負賠償損失。

2 關於美國砲艦向南京開砲一節，美國聲明當日砲火爲保護砲，實爲不得已採取之手段，美國政府，深爲抱憾。

按照上述交涉經過，更可知了，美帝國主義者的原形，無端開砲殺害我們的同胞，摧毀了我們的建築，就以抱憾了之，宇宙之間，寧有是理？能不令人氣憤嗎？

(四) 美國對中國侵略之清算

美國自從它所倡導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及所提議的九國協約被各列強承認之後，簡直幾乎執了世界之牛耳，對中國之侵略，諸列強也是以美國的馬首是瞻。因此，便使它更肆無忌憚的向中國施行壓迫與侵略，茲將美國對我們的侵清算一下，分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臚列於後：

一、政治方面——美對中國的政治侵略，計有一八九九年在廈門繼承英之租界，一八四八年在上海之舊美國租界，並享有內河航行權，治外法權，上海，漢口，天津，北京，秦皇島各地駐扎軍隊權，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締結中美續訂通商條約，這個條約，對於我國增加關稅，則附以裁撤厘金之條件，對於取消項事裁判權，則附以修正法律之條件，這實在是使我國收回稅法二權的重大障礙。其干涉中國內政之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二、經濟方面——關於經濟上，美國對我們的侵略，是它的目的所在，其侵略情形，更是使人驚駭萬分的。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粵漢鐵路的借款有四百萬磅，一九一一年（民國元年）以來，首先是美國資本團，攫取了豐鎮寧夏間，寧夏蘭州間，衡州南寧間，瓊州樂會間等四路的投資權，以後陝西延安及熱河之石油，湖北漢羅山之煤礦等採掘權，亦歸其所有。至於對投資，更有驚人的數字，它對於中國政治的投資，爲四一七〇萬美金，佔總額之百分之五、九；專業投資，爲一五五〇萬美金，佔總額之百分之六、一。美國在中國所設立之銀行，計有花旗銀行，美國運通銀行，大通銀行，信濟銀行，友邦銀行，天津商業放款銀行，資本約共八三五一、八七〇萬元。其他關於金融方面的公司，還有廣衆銀公司，美東銀公司，中國營業公司，普益地產公司，普益信託公司等，其資本約共二〇〇、二〇〇、〇〇〇萬元。美

國在中國有如此大的金融勢力，所以便爲所欲爲的把中國的經濟命脈幾乎完全操縱起來，而我們人民的脂膏血液，被它們吸吮去了，也不知有多少呢！

自從中日事變發生後，滬方因爲準備金的不足，法幣的貶價，要想維持法幣的命運，又與英美簽訂了平準基金協定，一再向美國大批借款，而把中國的大好資源及產業作爲抵押。由它來維持法幣，這在英美是想藉滬方的苟延殘喘，來拖住日本，可是在無形中把中國的命脈斷送了，而增加了我們人的負擔。它們思想以經濟的枷鎖，套在中國的脖子上，使中國永遠在它們的壓迫之下，做它們的奴隸。

除以上所述外，還有棉麥借款，信用貸款，擔保借款，易物借款等，都擁有極大的數字。都是美國對於中國經濟侵略的事實。絕對不容我們忽視。

三、文化方面——美國對於中國的文化侵略，較任何國家都要厲害。它在口頭上，是說要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宣揚歐美文化，傳佈基督教文化，促使落伍的中國得以上發展。但是在實質上，他是要藉此以使得它的權益和勢力，更進一步的伸展到中國來。美國以無形的文化手段，麻醉中國人心，做它有形的侵略投資，它在中國的文化事業的總財產，有四三、〇七一、一八九美金，佔總額之百分之五九、八〇在中華的督基教團體，有三〇一三所，教育事業包括大小中各級學校，共有一九〇一校，社會專業團體，有二一七所；教會與教育的財產，約有一百十六萬六千美金。如此看來，便可以知道美國對中國施行文化侵略的厲害了。

四 結論

中國在英美德帝國主義者壓迫之下，差不多已經百有餘年，沒有透過一口氣了！目前的大東亞戰爭，就是謀東亞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與我們中國更是具有切身的很大的關係，東亞的存亡，就在此一舉；我們中國能不能逃生，當然也要以這戰爭爲轉移。我們要知道，在東亞的和平被威脅的時候，無論它是全部的，或是局部的，我們全亞洲的民族！都應該站在一條生死線上，集中東亞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不畏艱險，不避困難，向着我們共同的敵人，英美德資本帝國主義者進攻，把它們驅逐於東亞之外。保衛東亞，也就是保衛中國，求中國的解放！

大東亞戰爭之起因與華北之關聯性

石深
原澤
嚴澤
微澤
作譯

會爲我們的先覺的盎格魯撒克遜，是世界的幕府，這個討幕戰，正是給與日本的使命。

日俄戰後，失去了統率國民熱情向一路邁進的明確目標，徒只漠然高唱着打開國家自然膨脹的進路，和對付威脅日本的國防——對這先覺的至言，付之一顧者實在寥寥。

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後，勝者盎格魯撒克遜，極其聰明，洞見世界人類的前途，必將其霸權徹底覆滅，有打破現狀的趨勢，遂設華府會議，國際聯盟等機構，一味加強其維持現狀政策，對此，日本只有甘心追隨。他們的這種維持現狀政策，在歐洲以德意志爲主，在東洋以日本爲主，施以種種防止發展的手段，關於德意志者，省略不提，茲就關於日本者，試一述之。

日本國力膨脹的方向，是以中國大陸爲主的，彼等遂誘導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漸次發展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專集中於日本一國，這一點，我們日本自身，諱事實到此地步，不得不率直地負一半責任，同時在中國自身的立場上，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民族主義的發生，是理所當然，但全亞洲的民族，除日本外，均受崇拜白人的觀念所支配，是根本的大錯誤。（滿洲事變及這次事變，皆爲改正這大錯誤而起，自不待論）。

由中國這個民族主義而起的排日運動，自然要引起日本的磨擦行爲，結果，他們發覺出最可怕的中日合作，才設九國條約，抑制日本的行動，反面還施盡伎倆，努力使中國的排日加激。（爾今想來，對神國日本的偉大發展力，或有相當認識，俱由彼等之鼓噪妄動，自掘墓穴看來，可謂認識不足）。

自歐洲第一次大戰後，對維持現狀政策而起的打破現狀運動，分成了國家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前者以德意志，義大利爲中心，後者以蘇聯爲中心，前者已各自集中力量鞏固本國，後者已向世界各國活動，而後者以馬克斯主義向日本活動的結果，變其本來宗旨，成了側面援助盎格魯撒克遜的維持現狀政策。其實，昭和初年，至滿洲事變勃發期的日本，處於空前未有的危機中，甚至產生爲和緩中國的抗日縱放棄滿洲的權益也無辦法的議理，他方面有馬克斯主義流行所至即與盎格魯以會心之笑等國運危殆的言論，憂此的我等同志，反被日爲反動派，誹謗時代錯誤。

但，天助日本，在危險之極，滿洲事變勃發，一舉將此亡國的言論與念頭，雲消霧散，從內務大臣口裏，發出鐵也似地的宣言，爲保持滿洲，縱使國爲焦土，亦在所不辭，由此趨勢，證實了盎格魯不過隱忍，遂即退出維持現狀派的樓閣國際聯盟，堅決地輔導滿洲國獨立。這時，美國的衝動是如何之大，從後日的拼命援蔣行爲中，即可窺知。

日本因滿洲事變而退出國聯，是覆滅維持現狀的爆彈，是痛擊盎格魯撒克遜的先鋒，德意志的蹶起，義大利恢復羅馬帝國的英雄姿，都是受到了日本的這種勇猛刺激，日德義三國的樞軸聯盟，建設世界新秩序運動，亦即發端於此。

如此，知道日本力量可畏的盎格魯撒克遜，才利用中國的排日思想，進一步發展至抗日，以作阻止的瓦石，巧妙地引起中國因滿洲獨立而喪失面子的反感，收漢奸蔣介石於其掌中，作爲傀儡，後又經英國之手，在改革幣制的美名下，製造法幣，一面使蔣增強軍備，一面將中國的財政金融，壟斷在他們手中，這時的蔣政權，不是中華民國的獨立政權而，成了與英國的合作政權，與英國合作後的蔣政權，得到異常的自信，以打倒日本爲國民的目標，高揚抗日建國的旗幟，在英國援助之下，爲維持

現狀派的一翼而登場了。於此期間，被蔣政權所迫，頻於末路的共產黨，喉使天下笨伯張學良，發起有名的西安事變，而得以參加抗日陣營，得慶更生，當時，蔣介石的釋放，由於英國使者端納顧問的奔走，是極重要的關鍵，結果吃虧的是張學良一人，蔣介石曾一度於華山遇險，由此分野，後日與共產黨合作，結起統一戰線。

這種抗日的激化，終於由蘆溝橋的一聲槍，掀起這次事變，當初日本雖堅持不擴大主義，然而與英國合作自負不凡的蔣政權，却在抗戰救國之美名下，動員全國軍隊，與日本交戰，爾來歷戰四年，每戰皆北，幾將全國要地失陷，逃至四川邊陲，為一地方政權，取而代之者，在和平建國大旗之下的汪政權，成了新中華民國的統率，汪政權與日本提携來支配全國，就是英國勢力後退的表現，抗日支援的發展被日本阻止，就是維持現狀政策失敗的鐵證，當然英國是絕對否認的，他們的否認，昭示於事實的加強援助蔣政權，在他們的立場上，是勢所必至，毫不足奇。

然而，至汪政權成立，中日尚未宣戰，英國的援蔣，在國際法的理論上，是任意的行動，且多內面活動，日本去指摘，是理直氣壯的，後汪政權成立，他們的行動，更形露骨，強化緬甸佛印之援蔣公路，明明是對日挑戰，日本將此公路封鎖，日軍進駐佛印，這是處理事變上，當然的行動，不料他們對日經濟絕交，發動了資金凍結令，更由美國派拉狄蒙摩亞赴重慶，指導抗日，復送飛機及駕駛員數百，給瀕於潰滅的抗日陣營，打了一個強心針，如此，英美兩國，脫掉了多年的假面具，在日本處理事變的前途上，伸開了阻當的巨手，事變當初，我們早就洞見，真的敵人，就是他們，今日，我們不禁想起「欲平熊襲之亂，必先征伐三韓」的神功皇后崇高的遺訓，中國正是這樣，我們必須力行與英國折衝的良策。

對事務的處理，游刃有餘的今日日本，一切都如願以償的運行下去，積五年的日子，和幾多貴重的犧牲，好容易來到現在，中間，一切是非的論斷，可交給後世的史家，現在且不管，但我們自信這是天意使然，必須肯定的作下去，試想這些日子，這些犧牲，不正是爲了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開戰第一天所得的驚人捷況，而準備的嗎？

然則，通觀以上經過，即可得知大東亞戰爭與中國問題，是有命定的連繫性的，無中國，即無大東亞戰爭，大東亞戰爭，中國除外，則無由戰起，現今日本，已中了我們先覺的豫言，開始了征討世界幕府蓋格魯撒克遜的討幕戰，無疑的這是世界維新的出發點，如神宮皇后的遺訓，先討伐了等於三韓的英國，再平定等於熊襲的抗日勢力，已是時間的問題了。

然而，大東亞戰爭，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規模既雄大，周密的注意也是極需要的，無論至何情勢，興亞的基地中國，尤其華北，是不容忽視的，抗日勢力雖不日即可潰滅，但共匪的勢力，性質不同，一朝一夕，難以掃蕩，甚且乘太平洋作戰之空隙，難保不企圖擾亂後方，此次日本對英美之征討，固能使民眾觀察日本威力，但英美在華培植多年的親美思想，具有多量的共感性，很難更易，茲因戰爭長期化，生活上增加不自由，易爲敵方煽惑，亦不能保證絕無，若此與共匪苟合，是治安上最堪注意的問題，現雖處於過渡匆忙的時代，設施未遑，但投機分子貪官污吏的存在，是足以使治安根基動搖的致命傷，故吏治之肅清，必先於討匪才行。處此人類史急變的非常時期，應當以其民族性，考慮適切有效的辦法，在南進時代，說中國通無用，實在愚鈍，在此時代，爲要確保華北，正應當動員全數中國通，分頭工作，以施其經天緯地之才。

一般在中國的邦人，本質難說皆優，在在皆有被中國惡習同化，而背祖國之望者，處此重大時機，倘不悔過，依然如舊，真是罪該萬死。

要之，這次討幕戰的開端大勝，是得天之佑的話，那麼大東亞戰爭於華北的機會，也是得天之佑，正應趁此良機，力謀諸政之根本革新，傾人智之全能，勵精圖治才好！至少，以中國民衆爲對象，而行其與實踐不符的宣傳，效果是等於零的。

在途程上的王道政治

濱田義丸作
袁其奎譯

當此高唱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今日，國內政治是要依據新民主主義，以求達到王道政治的理想，他的內容，諸如治安的完全恢復財政的整備，複雜紛繁，經緯萬端。各方面殷殷屬望，新社會綱領，理論完備，不過實際的推行，因種種的情形，當然不易如響斯應，立即實現。

然而在這匆促的過渡時代，財政諸多掣肘的環境當中，自然是非要經過相當的訓練期間，欲求理想的實現，恐怕是不可能的。那發處在現局之下，徒然呼喊恢復舊道德，掛羊頭賣狗肉，是絕對無補於事實，至少限度，各縣的行政，要能把下述四端，從速實現，使新政的光芒，由腐舊環境中，發出燦爛的異采。

1、公正的政治

晚近中國官吏，大多數利用機會，作不正行爲，以遂其私，如對於人事，會計，徵稅警察裁判，以及官民契約利害等行政處分，無不施其巧妙手段，假公濟私，造成層層黑暗。現在新政權下，不少昔日官僚，倘不特別加以改善，則以往積習，難保不再醞釀蔓延於今日。改善的方法，應以訓練新官僚，確立不容有不正行爲機會存在的行政機構，現任官僚之訓練，嚴密的指導監督，貪污的嚴予懲罰，腐敗官吏的淘汰等等爲最要，以深切的考慮，嚴格的手段，把握住民心，來實現政治的理想。

2、表理一致的政治

我們時常聽到民衆對於舊政治這樣的批評：「那不過是表面的」一類的話。我們推行王道政治，要引以爲戒，打倒這種虛有其表的做法，樹

立顯樸不破，永久的根基，尤其要覺悟空懸招牌，是政治上的罪惡。即便宣傳，也要根據了工作計劃而宣傳，不說含糊的話，不作競選式的演說，並且言論要負責任，同時對於長期被欺騙的人民，懇切的使他們曉諭並加以指導，對於舊官吏要以所有的機會，這樣去訓練使他們均有掛其招牌，即實行的決心。

3、官吏熱心服務

腐舊官吏，長袍博袖，意態闌珊，暮氣沈沈，認真服務者，甚屬罕見。巡視各縣，如不預先通知，二三職員，高臥於榻上者屢見不鮮，真正工作者實在太少。事變前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多少的改革了一下，南方的官署大多發揮了效能，但是隨了抗戰陣營之收退，他們的姿態已消失了。中國於此半世紀逆流之下，人材缺乏，爲民服務，懇切負責的人，實在是需要最切的。

這樣的陣容，長此以往，是不行的，亟應努力的訓練，促起他們的覺醒，量材器使，明示其責任範圍，以專責成，嚴加指導監督，另一方面如第一項之所述，於不動搖人心範圍之內，逐漸進行合理的淘汰，雖不免受援引私人主義者的反對，應當懇切的說明這是爲新政起見，使他了解同意。

去年夏天，曾至某縣看見全體職員，穿着三元五角廉價的制服，這也是形式活動方法之一，令人發生異樣的感覺。

4、懇切的政治

對待人民應該懇切這類的話，是站在上鋒的官僚常常發揮的話題之一，可是官衙常受不良的批評，反不若公司，商店，因爲親切的招待客人，時常得到好感。樹立道德政治，要洋溢出懇切溫情，也不可像德謨克拉西政治。那樣對人民阿諛，應該使人民，一經接觸，就發生親和的情感是必要的態度。縣知事秘書科長所長局長等，須要對此理解自覺。尤其對於時時接近人民的門閭，傳發下級警察稅吏等等，雖然不能一朝一夕，可以立即改善，可是應當盡所有機會，加以指導，比如傳達處之監視，或設立問事處，縣知事每週親臨一次，以當其衝，而接受民聲，同時訓練職員，改變舊觀，這樣的親民，一定受民愛戴，而安心信任。上述各點，實在與縣政推行與改善上關係至大，深英各方共鳴，努力進行，冀求王道政治，加速的進展。



漫談北京文壇

穆 穆

古城是新文學的發祥地，這是不能否認的一句話，可是近年來這里却呈現一種「老不景氣」的局面。

文壇上的消沈，使我不由得不「撫今思昔」了。

這種原因，無問題也和政治與生活有相連的關係，過去的老作家，封筆的封筆，做官的做官，改行的，遠走高遷的，這樣以來，北京文壇上倒顯得「青一色」的乾淨了。而新進的作家却可分兩方面來說：一、風頭派，想要借着文字在報紙上和雜誌上露露自己的大名，或者做着自我宣傳，而好榮任「所謂作家」，或者什麼文學家，其風頭思想如此，不求深造，而作品之膚淺則可想而知了。一、埋頭苦幹者，還算有些青年，在不斷地努力着，想要在文藝裏追求點什麼。但是這樣的年終於沒有一種多。

當着這一九四一年的尾巴裏，我們也頗願清結一下近年來的成績，在北京是這樣了，他處是否也是如此呢！

我們知道，現在我們所拜讀的作品，够像樣

的或者能說使我們得到幾篇滿意的，已不容易，而離着成熟那更難乎其難了。

不過，北京文壇確實比較熱鬧起來了。

以刊物來說，近兩年來紙價雖漲到可觀的程度，可是接二連地問世了不少，使一般寫稿的青年得有機會發表，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中國文藝」：這是一個純文藝的刊物

，顧名思義，雖然不敢有領導中國文藝的意思，最低也有代表中國「文藝」的野心，或者有復興文藝的希望，可惜這樣大的刊物，得着這樣美的名子，而所負的使命，又能達到了百分之幾呢。在十三期之前是張深切君創辦，那時的內容似乎太龐雜，所載的作品很難找出幾篇像樣的，但是應當瞭解那時的情形，差不多投稿的人，都冒着

胆子寫一點，而且寫的都够幼稚的，只能說那是文藝的春天，一切都在萌芽。而論文也確有幾篇老練正確的，莫定了那時努力的方向，幸而創辦

人的努力，在手續上，取稿上，出刊日期，都很清晰，公道，按期，這樣，第一先給人們一個的印象，引起人們的興趣，十三期以後換了人啦，

據說是另一個張君接辦，把內容刷新一下，範圍縮小，尤其於十三期開場白說得很令人痛快，但是以後復令一般讀者的非議，今年據聞有林榕君程心汾諸君幫忙，很有幾篇可讀的作品，有查顯淋，余皖人和色情家公孫嫌君常執筆，其他如寒流，雷妍，李峯諸女士也常寫的，故有人評中國文藝為「女子作品展覽集」，也頗相符，如最近的十月號，小說專號，共有七篇新稿（長篇連載除外），有六位女作家，而採取的稿子是第一身寫法的多，自我誇張的話，當然是免不了的。無論如何，這個刊物在北京是站着一個相當地位，最低是代表着某一部分。

「輔仁文苑」，是附于輔仁大學的季刊

，由趙宗廉、張秀亞諸人主編，也是純文藝的刊物，宗教色彩很濃厚，但也接收外稿，像秦佩珩、杜南星有時也在這里寫兩篇，有時也刊點國故的東西，給近來文壇的收穫很大，由此刊物也造就出不少寫作的人材，如林榕，白峯，李峯諸君，都會在這刊物上面刊載過得意的作品，這都是該刊提煉出來的作者，這確是期待的刊物，因為

不斷的有健全的人材在滋生着，起來衛護它。

「藝術與生活」

，在原發刊時是畫報性質，印刷，製版，都很講究，可惜這樣的作風僅維持到十三期，就因事停頓了。客秋由社長袁笑星君之努力，艱困中復刊，革新陣容。自十四期起則偏重文藝，後每期又增加個人創作之推薦，如黃軍，范紫，曹原，左金，張金壽，舒申等有名之作家皆被推薦過，這些作品也都是北京文壇上最珍貴的，很可代表一時期之北京文藝，而畢基初，寒流，雷妍等君亦常執筆，差不多在京之作家，都有機會在這上面發表其心得之作品，這里是再公開也沒有了，確乎給死板的文壇振起了不少的精神，給作者們提起了興趣，在作品上產生着水準以上的結晶，可惜好事多魔，拿公平為社會做點成績是很難的。紙張飛漲，該刊實在難以支持，最近幾期稍見減色，而頁數也縮少了，不過編者努力效倣上海「電聲」的形式，增加了「藝壇觀望台」，國內外之文壇消息，該刊負務介紹給讀者，得見識非淺。

「中國公論」

，是以政治論文為主體者，在北京言論界上站有相當的地位和權威，附有文藝欄，中篇小說在今年發表了數篇，這在北京的刊物是很少見的，其取稿比較也很公開，內容都在水準以上，這是可喜的一件事，惜其地盤太少，故所割棄之稿在所不免，常執筆者有馬驪，蕭艾等君，最近聞高深君亦將為該刊撰稿云。

「吾友」

，是三日刊，本來是模倣「三六

九畫報」的形式而問世的，結果變成「後來居上」之勢，內容是時事和文藝的混合體，但文藝佔大部分，所載之作品，皆以輕鬆淋漓為主，雖然都是短小之文章，但可代表北京隨筆之精華，由顧瀟君主編，編者則有朱公穎君等，皆為文藝界忠實的份子，執筆者有喬喬，冉方，舒是，莫須有諸君，王石子君近日日歸國，亦常於該刊發表隨筆，我知道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刊物，尤以出刊次數多，當然有機會發掘美麗的作品。

「東亞聯盟」

，這是以政治為立場的刊物，同時也時常脫期，近來由張島君幫忙編文藝版，使地盤盡量擴大，高深和林林的稿子很多，有人謂為二君包辦，其實只要內容好，這點也無關宏旨的。

「國民雜誌」

，是屬於「武德報社」的，也是有地位的刊物，內容是綜合性，包羅萬象，問世一年，頗有進展，對於文藝雖然沒有什麼水準，但也有幾篇很不錯的，近聞柳龍光君接辦，又有張金壽，謝人傑，王維諸作家入編，該刊的前途，指日可待也。

「新少年」，「婦女雜誌」

都屬於武德報社的，前者為中小學的刊物，後者為一般婦女的讀物，文藝欄的作品，都不見佳，不過可以看出確是在努力中，祇要打開封鎖式的取稿，盡量接收外稿，前途則大有希望了。

「新輪」

，為交通株式會社的出版物，關於交通的事項很詳細，不過其後面僅僅數頁的文

藝，有時也有些不壞的。大概是它肯出了徵求稿件的緣故吧！如前依稿費生活之張金壽君，即常為該刊撰稿。

「新民半月刊」

，盡量模倣「華文大版每月半月刊」的形式，政治文藝綜合刊物，經洪偉民君接編之後，關於文藝版大加努力，有每月譯文，每月短篇，連載長篇小說等，都是在北京有點名望的作家的稿子，雖然沒有什麼好的作品，比以前進步多了，近聞增加「每月獎金稿」，大概很可以把些埋頭苦幹的青年送到大陸文學的陣容裏。

「燕京學報」

，由吳興華諸君所編，只為燕園所享用耳。

「朔風月刊」

，比以上諸刊皆早，可以說是事變後第一個問世的刊物，內容充實得很，而以散文為主，作風以清淡幽美為旨，大概是由江寄萍君主辦，知堂老人每期撰稿，而張金壽，李鈴子，夕艸諸新進之作家，都是由此刊做出發點的。可惜現在該刊已壽終正寢了，這是北京文壇上最是惋惜的事。

「晨報副刊」

有一「文藝週刊」；和「朔風」差不多是一個時期的產物，執筆的人也都是「朔風」上撰稿的人，很被一般讀者所愛護過，但現在已經有二年不會見面了。

「新民報半月刊」

之文藝版，先為「天地明朗」，後改為「太平地」，在北京也曾廢

爛一時，不過稿件也有些很幼稚的，最初的「天地明朗」時期，每千字一二毛洋，後改爲「太平地」，內容逐漸進步，可惜現在連這點不滿意的東西，都看不見了，只換得一些戲曲及伶人的消息，可慘。

「實報文藝版」

最近問世了，這是北京大眾讀者的福祉，此報在古城可謂人人「手此一篇」，如果文藝版能够延長下去，絕能給文壇上爭些光榮，編者爲陳異君，執筆有林茨，林蕙，張金壽諸人，皆北京文壇之宿星，故陣容甚強，亦最爲有望也。

其他的刊物，零星亦發現有文藝性的作品刊載，如「三六九」，「立言畫報」，「沙漠畫報」之類，但是軟性而肉麻得很，姐妹之地離不開口，似乎性史，又近乎娘道式的解

閱經，論不上文學，最近在某刊有××的大撰「二十部小說之經驗」說：「有人攻擊我的作品，大概爲了忌妒我的東西受世人歡迎的緣故」，這樣的話，使人聞之不禁「啼笑皆非」，刊物如此而作風也如此，其作品亦沒有提出討論必要，但因篇幅的關係，不能詳談，茲把諸作家的作風，分別介紹之，亦頗不乏味！

如果談到這一層，還是讓我分幾做部門來說：小說，詩，隨筆，戲劇。

小說

長篇小說，尙未發見，而短篇小說倒很發達，短篇小說爲什麼盛起呢？這也有原因的：一、爲現代經濟化的要求而產生。二、讀小說以故事之興趣者居多，三、刊物之篇幅的關係

，以字數限制而短篇小說恰宜。在這上面用功夫的人很多，而成功的却很少，所見到的作品像稿子的也太少，比較起來，還是畢基初，梅娘，左金，曹原，舒中，唐楷，李峯諸人最有希望，而張金壽，雷妍，寒流，高深，黃軍，蕭艾，訊鴿等人之作品亦很成熟，前者雖然有時不如後者老練，但是他們的筆調，風格和努力一定會使他們成功的，畢基初是以粗線條刻畫着現時代的一部人生爲背景，梅娘是以深刻的意識描繪着生命的要求，左金是以淋漓的筆鋒痛敘着期望，曹原是有着一支強而有力的筆。舒中是不斷地掘發黑暗的角落，唐楷有通俗的文風，李峯有如孩子一般天真活潑的筆調，後面的人比較成熟者，張金壽是多產爲盛，雷妍是以痛喊女子地位而動人，寒流以經驗與藝術之綜合爲盛，高深以沈着得勢，黃軍則以兵災田園爲題材，蕭艾作品雖多，而難得其梗概，效老舍之筆調未成功耳。復有林莖，孫熾等亦頗活躍，然前者因疏忽而作品太隨便，刪改之處，可大加注意，後者以色情狂被歡迎，中篇小說有馬驢和王朱等人的作品，分見於中

國公論與新民報半月刊，王朱寥寥息憂鬱叫絕，長篇根本就未見到，聞謝人堡近完成一部十萬言者，曹原將寫一二十萬言者，穆穆之八十萬言四部曲亦逐日進行中。

詩

雖然沒有什麼進步，可是作者都很努力，好像也很熱鬧，嚴格言之，杜南星也偶爾來兩首，因爲他是前輩，我們不想說什麼，吳興華的詩很幽美，不過西洋味太深，張秀亞的音節和技巧皆很講究，但在詩意中很令人反感。高深比較最爲穩健，深刻而老練，畢世初的詩也很有天材，夕艸的詩，句子推敲得很美，惜無章法，而頗靡氣太盛。白金的詩却入詩格，也很努力，但象徵太厲害，改有走入歧途之勢，最近聞欲改行，因倦於詩矣，李鈴子和他的詩犯的是同病相憐，聞已停筆，久別文壇矣，查顯林的詩在北京很有點名，但詩不成詩，用別的形式成了名也不足提起，故於北京最有希望的兩個青年，我們是不可忽略他們的，他倆人的風格相同，詩意，詩魂，都在藝術之點上塑成，味深意長，而文字亦美，即黃茶與陳梅二君耳，二人仍在努力中，如不斷的幹下去，很有希望，至於白練，菲力等的虛只不過新學寫詩，實不敢定奪將來如何，近有聞青君常題詩，亦有可讀者。

散文

在中國尙來很發達，在北京寫的人

也很多，而散文的優美，美而摛揚，眼前在文壇，能作到這點的則很少見，只讀過幾篇類似抄襲的作品，不足爲談，而類似這個的隨筆倒很進步，因在此時期，人們的感覺、靈敏了許多，各種感慨，一觸即發，故不乏佳作者亦有道理，如王石子君，蕭菱君，林茨君，莫須有君等，他們都是各有所長的。

戲劇，在北京近來很慘，除了張鳴琦君在實報欄一欄「新戲劇」之外，在各刊物上所見的，不是內容技巧太不够，就是不能搬到舞台上表演，張鳴琦君主編之「新戲劇」，半月刊一次，而所搜集之材料，完全是理論，穆穆雖然也寫了幾篇劇，但都不算成熟，故在戲劇界是需要更大的努力的。

其次，我們再談到出版界的單行本問題：

現在來說，尙沒有好一點的著作，在荒寥的聲中，今年比較熱鬧一些，所謂熱鬧是單行本在今年見面了，既有見的機會，就有拾頭的日子。

單行本，要算王石子的「風」，問世最早，那是一篇中篇小說，次由蕭菱君的「落葉集」問世，那是散文的冊子，前者的內容沒抓住中心點，後者也太乏味，而辭句尤生澀。

白金的「無月夜」問世，確給詩界突破了寂寞，裏面是一些六行詩，當然有數行可讀的，但是那本集子已步入死板地單調的風格，繼續這本小冊子又和李鈴子合刊一本沒有總名的集子，白

金的是「懺悔錄」，李鈴子的是「無弦琴」，內容象徵氣太盛，失掉了自然的美，顯見二君已走了另一條路，而且那條路，並不光明。

最可喜的一件事，在北京文壇上響亮了，「藝術與生活社」社長袁笑星君，在種種艱難困苦中，把他預定所要發刊的叢書問世了，第一本是畢基初君的「盞甲山」，裏面是短篇說集，描繪着社會上另一個角落里的羣英雄（？）生活，第二本是「摘果錄」新詩集，是由四人合集而成的，有菲力的「星雨錄」，顧視的「山果」，穆穆的「獻與誰」？畢基初的「幸福的燈」。前三人是

短詩集，並且都沒有什麼特長之處，而畢君的「幸福的燈」，是首千行詩，雖然力量在詩中很費力，不過意識很深遠，而詞藻尤其美麗，實爲該詩集增光非淺，第二本是婉君的「婉君戲曲集」，這名子很古老，但却搜集着托爾斯泰原著的「冤獄」改爲話劇，和他自作的「小丑」想像力甚強，惜不太生動，第四本是穆穆的「生涯」，裏收了兩篇獨幕劇，一爲「生涯」，描寫着時代下的神女生涯，拱托出社會上的一些黑暗，一爲「六點半」，是含着諷刺味道的獨幕劇，描寫着編輯室裏的醜態，但也不能算是成功，繼續要出版而尙未問世的有，林栖君之「蘋果樹」，黃軍君之「山霧」，前者是翻譯小說，後者是創作小說集，我們期待着藝生叢書不斷的努力。

翻譯界似乎是應該蓬勃起來的，在理想中最

低從日文介紹過來倒容易，但事實上恰得其反，沒見到有一部像樣的譯文產生，目下這個工作確是最需要的，因爲有一部分的讀者想要知道近代國外的創作現象，可是我們的翻譯界却貧弱得很，偶爾見之，也不過是陳舊作品，與現時代並不適合，而且沒有見到專爲這個而努力的，那麼還得首推林茨君了，最近有克人者常譯稿，據聞此君還是在東京居住者。

北京文壇上最近大概就是如此，下面我希望說兩句話來結束這篇文章。

出版界應當顧及到讀者的要求和他們自己的使命，不要在面子上，那麼豈不就誤優美的作品問世，最好打破封鎖主義，如爲了稿費，爲了什麼不收外稿，結果寫稿的人受了打激，而刊載的東西又都太幼稚。

編者，作者，讀者，三者打成一片，時時刻刻地檢討着監督着前進的問題。

歡迎客觀的批評家，鐵面無私地批評着，指示着，介紹着文字的方向。

盼望新進的作家都健全起來，成熟的作品不斷地送到我們的眼簾下。

希望一九四二年尾巴上我們再來檢討時，心情不是這樣的沈悶，早已被幾部偉大的作品鼓動起熱烈的情緒。

；其父與友朋開詩社時，遇機可以旁聽，故其小說詩歌之修養甚深。

辛亥（一九一）之役，全家回福州，其祖父藏書甚富，晝夜閱讀不倦，深得其祖父歡心。因其家中伯叔姊妹十餘人，均調脂弄粉，添香焚麝，女士亦漸迷醉，故不久入福州女子師範讀書，以改變其家庭生活。

民二癸丑（一九一三）全家始北來燕都。雖未入學，然獨喜讀婦女雜誌，小說月報，及古今舊詩詞，於是將其爛熟之故事，作為筆記，與幼弟等講解，並會為文言長篇小說。

民三甲寅（一九一四）秋，始考入北京貝滿女子中學讀書。該校功課嚴緊，不能多讀小說，又因受基督教義之影響，隱隱中潛伏其愛之哲學。

當五四運動時，女士正陪其二弟，養病於北京德國醫院，後被貝滿女校學生會邀其返校充文書，同時又被女學界聯合會選為宣傳股長。為發表宣傳文字起見，遂與其表兄劉放園所編之晨報副刊發生關係。此後更常讀新潮，新青年，改造等雜誌，思想意識為之一變。又在書中認識杜威，羅素，太戈爾，託爾斯泰諸世界名人，遂鼓勇氣作處女小說，曰：「兩個家庭」，三天後，居然在晨報副刊登載，喜歡異常，遂又作「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等，從庚申（一九二〇）至辛酉（一九二一）又寫「國旗」，「魚兒」，「一個兵丁」等。其新詩集繁星，春水，原為零碎思想，乃讀泰爾詩所仿作者也。其立意為詩，乃在辛酉（一九二一）六月二十三日，從西山寄其「可愛的詩」一則，予晨報副刊，晨報編者，予一莫大之鼓勵，此後乃有作詩勇氣。

辛酉（一九二一）文學研究會主持小說月報，發表其小說「笑」，「超人」，「寂寞」等，文名大震全國。

癸亥（一九二二）夏，燕京大學畢業。秋，與許地山等赴美，在美三年之中，用通訊體裁，寫「寄小讀者」信二十七封，陸續在晨報發表。小說創作有「悟」，「劇後」；詩有「赴敵」，「讀美所見」等作。

丙寅（一九二六）夏，自美回國，因課務繁忙，創作甚少。

己巳（一九二九）六月結婚後，僅成「三年」，「第一次宴會」二篇，以後辭去教授職務，擔任義務功課。

辛未（一九三一）後，寫「分」，譯「先知」；又寫「南歸」。一因思母過痛，二因身體不健，從事休養，事變前尚寓北京海甸，燕京大學，燕南園，事變後，一度風傳病逝昆明，或係落華生病故之誤。

女士在五卅運動以前之作品，材為試作，皆未保存，五四運動以後在晨報所發表之小說，雖有可觀，尚未成熟；自小說月報發表作品以後，始見精采，所以轟動文壇，驚動萬千讀者，蓋因其為女性作家也。女性致力於各種事業，均未見特長，獨於文學藝術，為天所賦，可以體帖入微，種々動人，執意女性，皆驚外觀，不肯努力，若冰心女士者，稍微注意，即一鳴驚人，故覺難能可貴也。

小說有超人，往事，姑姑，南歸，四集。

超人集有笑，超人，煩悶，寂寞，離家的一年，遺書等篇。女士描寫兒童之天真，母親之愛，海之景色，充滿溫柔之韻味，文筆亦清激美觀。

往事集中多敘述女士兒時之生活，家庭之歡聚，以及赴美留學時離別之情形，真摯動人。

姑姑集中有姑姑，分，第一次宴會，三年，四篇。「姑姑」寫兒童之初戀，柔和美妙嬌媚宜人。「分」以在醫院初生之嬰兒為主人翁，反映其他窮苦嬰兒所受不平等之待遇。「第一次宴會」寫夫婦愛，與母親愛之衝突。蓋皆自己之寫照也。

南歸乃女士們念其慈母之作，全篇約二萬餘言，感情真摯崇高，文字亦雋永可喜。書中敘述其母未死以前之家庭情況，與其服侍病榻前強為歡笑之情形，使人讀之，不禁起思親之感。

此外尚有去國集，為早年之作，文字亦俊逸自如。

詩有繁星，春水二集，以外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均有透逸婉約之格調，熱情瀟灑之作風。

散文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閒情等篇。

通訊有寄小讀者二十九信，附山中雜記十則。其文空靈生動，活潑天真，讀者不少歡欣與哀怨，令人起一種濃郁之懷戀。

回顧女士十數年來之創作生活，自有無限感慨，雖因時代演變，其作品不能如以前之惹人注意，但其所留於人間之影響，永遠不能消逝，其在文學史上之地位，將亦不能動搖，尤其在女作家中，現代閨閣派中，誠屬國內獨一無二者也。



關於『小人書』

程淑哲

小引

在我心裏，久已有意將『小人書』這個問題，拿來同大家討論一下。每逢見到那樣的讀物，心頭便禁不住浮起這樣的心思。今天下午，爲着找一本書到××場去了一趟，在那裏，看到許多剛放了學的兒童，將書包放在一旁，坐在一箇書攤旁的板凳上，饑渴一般的吞讀着那些小書。那流露在他們面容上的滿足與快樂，指明了他們彷彿正在享受着美味珍饈，那裏又知道那非但不是好吃的美味，而是毒害精神的鴉片呢。

因爲『小人書』這個問題若從表面上粗淺的看起來，與世界潮流與國家大事相較，不啻秋毫之於泰山，殊不知其對於青年兒童思想行動流毒之深刻，其對於國家社會前途命脈影響之鉅大並不比後者來得淺小。而且，唯其這個問題在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嚴重，因爲它的危機是潛伏的，而非一目了然，我們才更應當着重的提出來，仔細檢討它的流毒和影響，慎密探求完善妥當的辦法，庶幾迅速將無數青年兒童從『小人書』的荒謬怪誕，蠱惑，毒惡的氛圍裏拯救出來。這種行動，從社會教育的立場上看來，是急不容緩的。在這裏，我先將我個人的一點意見寫出來，希望都能參加來熱烈的討論起來。

所謂『小人書』

所謂『小人書』是指現在一般小書攤上所陳列的那些圖文並列的小冊

子而言。這些小冊子多半以圖畫爲主，拙劣古怪的圖畫之外，再用簡單的文字對於那圖畫所表示的內容加以說明。那些圖畫是連環式的，一張接一張，一本接一本接一本，有些最流行的『小人書』，已經有接續不斷的出版到第四五十冊了。

『小人書』的毒害問題，不在它的形式，而在它的內容。（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邊還要更進一步的說到。）它的內容真可謂五光十色，萬般雜陳。從封神榜，西遊記，齊公活佛，以至於出世不久的雍正劍俠，應有盡有，連電影上的化身姑娘之類，現在也走入『小人書』的範圍了。其內容若大別的加以分類，不外：劍客武俠與色情戀愛。劍客武俠的全是飛刀飛劍，口吐白光的荒誕神怪的虛妄故事，戀愛色情者多半是低級趣味的肉感的描寫。前一類的讀者，從小學生以至於行販走半，全可以沈溺在那些古怪離奇的幻想裏。後者則多以青春發育時期之青年男女爲對象。除此之外，也許還有其他種類。但不拘其種類如何不同，一言以蔽之，其對於讀者的影響却只有壞而沒有好，只有毒而沒有益，這是我們敢斷言的。

『小人書』之所以能够這樣流行，我們如果將它看作一個偶然的現象，那便錯誤了，它是有其客觀的原因。大凡注意兒童心裏的人，都可以知道這種情形：一般兒童是有着熱烈的好奇心，在他們這種好奇心的背後，更潛意識的存在着求知慾的要求。他們對於周遭的自然和社會，對於那發生在他們身邊的許多事情，他們時刻想去領略它們的神秘，明白其中的奧蘊。我們的教育當局和文化出版界如果能在乾燥呆板的教科書之外，給他們預備下一些這樣精神上的糧食，——適當的讀物——，也未嘗不可以滿足他們然慾求。可是我們的教育當局對於這個問題，彷彿向來就沒有付與多大的關心，我們的文化出版界也未會供獻許多這樣爲兒童所需要的糧食。而且，既使出版界有這樣的貢獻，我們學校裏一般教師們只忙着往學生們腦子裏灌輸上一些定理公式，詞語，對於學生課外讀物，從來便沒有加以注意，自然更談不到指導學生去讀那些有益的讀物，教他們在紛雜的讀物中加以選擇。結果怎樣呢。有着熱烈的好奇心，在那好奇心背後又潛意識的存在着求知慾的青年兒童呢，他們怎樣去滿足那燃燒着的慾求呢，只好暗中摸索了。

暗中摸索也可以摸到有益的東西，有人會這樣說。不過，那是僥倖的，一般的說來，暗中摸索是盲目的。兒童們摸到什麼，便吃什麼，用那摸

到的東西去滿足他們的慾求。對於他們所摸到的東西，要他們去加以理智的判斷是不可能的唯一決定他們取舍的條件是趣味，合乎他們趣味的便能引起他們的好奇的注意。而且，越是低級的趣味所具有的引誘力也越大。他們只嘗到那包在外面的糖底，至於裏面是否有毒，他們是不管的，而且僅僅那一層的糖底已足使他挑滿足的。而且，那些荒誕乖謬，古怪離奇的玄想的毒素，時日一久，便開始在他們的脾胃裏醞釀起來，發作起來造成種種惡劣的結果。這個時候，他的口胃已經被毒，他們鑒賞力也受了戕害，他的好奇心成了一種有毒的偏見你再拿有益的良好讀物去給他，他一定感覺到索然寡味，難以下嚥了。

可怕的流毒

兒童的腦筋是潔白的，對於外部印象的感受性也很銳敏。大凡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對於這一點都很明白。唯其因為兒童的頭腦簡單，感覺銳敏所以『小人書』對於他們的影響才更加可怕。一個已經能够作理知判斷的大人，也許有時或從小兒子的書包檢出一本火燒紅蓮寺或者×和尙之類的『小人書』來，他也將那書涉獵一遍，也許對於其中所畫所說的頗感興趣。可是，他知道那是荒唐無稽的胡思亂想，他將書隨手拋開，那暫時的興趣也許隨着便消逝了。兒童們則不然。他們不知道社會如何，自然如何，人事如何。教師們在課堂上所教給他們的科學知識，遠沒有『小人書』所給他們好印象那麼深入。所以，在考試的卷子上一個高級的小學生，可它對於何為日蝕這個問題，回答是太陽，月亮，地球，走在一條直線上，月亮將太陽的光亮遮住了而發生的現象，可是平常呢，他的腦海却一直給什麼駕雲騰空，飛取首級，口吐白光，手出飛劍一類玄想所迷着呢。

這種流毒因為是潛伏在兒童心靈的深處所以往往給一般粗心的教育當局和家長們忽略了，教師們除去教書之外，也就是說將教科書的內容刻板的印到學生們的腦子裏之外，能够對於學生們課外讀物加以注意和進而加以指導，以免他們走入迷途的，恐怕很少罷。至於普通家長們，對於這個問題能關切到的自然更要少了。（我還會親眼看見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和兒童一樣熱心的讀着那些小冊子呢）可是這種潛伏的流毒，說起來實在可怕。往淺處說，它們在兒童腦海裏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使他們對於課本上所灌輸的科學知識不能全盤接受，阻礙他們頭腦的科學化，另一方面，那些古怪離奇的思想終日整應的佔據着他們的腦筋，使他們無暇去顧及自

己的功課。分散着他們的注意力，不能將他們的好奇心引導到有益的地方去。這是消極方面的。

至於就積極方面說它的流毒就更加可怕了。兒童們因為中了武俠小說的毒而私自逃走，尋師學藝的事，我們所聽到的，絕不僅只一二次了。幾年前筆在烟台時，就親眼見過三個小學生想到嶗山去尋師學道而被青島市政當局護送回去的事實，他們帶着飛鏢寶劍，那種態度，可以看出其所受影響之深了。不久之後，又在上海的新聞紙上見到有上海市立女子中學的學生幾乎被一個和尚拐走的記載。這類的事，如果一件件的說起來，真是罄筆難述，隨便拿出一兩件來，已足駭人聽聞了。

上面我們所說的，偏重於武俠方面的，而將那些色情戀愛的『小人書』放在一邊了。這一類書的流毒，也絲毫不容我們忽視。直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學校裏還是在家庭裏。性教育的問題是諱莫如深的，所以兒童從那些地方無取獲得時於性教育的正確知識。那些描寫露骨，刻畫入微的『小人書』，也便成了他們理解性知識的一個主要的來源。這些不正當的性觀念，對於他們身體和心理的發育上，都定而不可疑的要發生極惡劣的影響。

流毒怎樣清除

『小人書』的影響既然這樣大，流毒既然這樣深，實在不容我們坐視不顧，我們要想有勁的方法，來清除這個『罪大惡極』的毒害。不過，這種工作當然非一二人便可完成的，所以我們當動員各種力量。

教育當局對於一切出賃出售『小人書』的書肆書攤，應當採取斷然的手段，加以取締。將他們所存的全部小人書沒收，焚毀以絕後患。並且明文規定，他們以後仍出賃出售那種讀物，一定要嚴加懲罰。當局對於採取斷然的手段，也許不無遲疑之處，可是我們將利害仔細評量一下，當可知道這種行動絲毫不為過火。幾年前天津教育當局曾一度採用過這種的手段，當時頗收效果。

學校當局對於『小人書』也要舉全力搜查，撲滅。教師要時時刻刻注意兒童們的課外讀物，只要遇到『小人書』或類似的讀物，就應當無保留的加以沒收，消滅。同時，更要時常在講話時指明『小人書』故事的荒謬怪誕，不良，和其中所包含着的毒素，逐漸給兒童，灌輸一些這樣的觀念，好使『小人書』在他們腦海裏留下的印象漸漸消去。同時，更要指導他們去讀一些有益的讀物，用有益的代替有害的。不過這種工作一開頭是

很困難的，因為看慣了「小人書」的兒童，有如吸上了癮的鴉片烟鬼，一個烟鬼，會輕易便戒除了他的嗜好呢？而且，我們的工作對象又是兒童，所以我們開始工作時一定要伴同極大的忍耐和細心，不憚煩苦的去指導他們，監督他們，只要這種工作持久，一定會收到良好的結果。

當我們進行這種困難工作的時候，如果得不到兒童家長的參加和幫助，也很難成功。學校當局應當利用懇親會一類機會與學生家長取得密切的聯絡，對於如何防止兒童讀「小人書」一點上，共同進行有效的辦法。教師在學校中，家長在家庭裏，兩面進行，雙管齊下，才能收效。

上面所說的，可說是消極的辦法，只治標，不治本。如果在辦到了也許可以獲得一時的効果，可是不是根本的對策，還有待於根本解決。

前面曾經說過，「小人書」之所以能够這樣流行的，不是偶然，而有其客觀的原因在：因為兒童的好奇心和潛伏的求知慾，時時想法滿足，而沒有適當的食物，恰當「小人書」在某些點上具有這種的條件，投合他們的胃口。因此，我們如果認為僅僅撲滅「小人書」我們的工作便已完結，是不對的。我們的工作才僅作了一半。重要者是要更進一步想法將兒童！熱烈的慾望滿足。

文化出版界應當多提供一些有益兒童身心的讀物。像自然和社會的常識，歷史故事，名人傳記，——之類，都要用簡明有趣的文字寫出來。就是「小人書」那樣連環圖的形式，也極可以加以利用。只要我們加上有益的內容，就可收到絕然相異的效果。

坊間所出版的兒童讀物中，具有教育價值者也頗有一些。學校當局在那些僅有的讀物中，應當儘量向學生介紹，推薦，使他們養成高尚的讀書興趣。此外，如果以同人力量用校刊壁報一類形式來供給兒童一些有趣的材料，自然更是理想的佳事。

尾聲

我個人關於「小人書」的意見，在上面已經拉雜的寫了一點。我的目的，是想藉以指明「小人書」的毒害之深，影響之大，使大家加以注意。

我尤其希望教育局能够注意這個問題，領導着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大家想辦法，如果大家認為這是不值一顧的細枝末節，而任其流毒蔓延滋大，其對於兒童教育，乃至國家社會前途之影響，是不難見到的。（完）

濟南山東省行政人員訓練所日語研究會出版之「日語線」乃事變後惟一研究日語之刊物；已出至第十期，內容精湛，銷路甚廣，聞或將所刊之「挨拶一〇〇句」及「日語譯編印單行本云。

「東亞觀光」擬發行山東特輯，在濟大肆徵稿。舉凡封面，版頭，攝影，傳記，以及各種有關山東之稿件，均在被徵之列。

濟南新民話劇團，曾有新年公演曹禺氏「原野」之說，聞因佈景主角等種種關係，恐能不實現。

據云已改排「北京人」，約於舊曆年可公演（亞）

青島「青島劇團」將於十二月四日公演歐陽光之「民族英雄」，導演聞由張翔先生擔任云。

以中國為題材的「也是今日也是未來」，共包括十三個短篇小說。該專作者賽珍珠夫人，否認其作品係描寫中國人。（迅）

北京藝術與生活社，為盡人類互助之天職，而促成藝術與生



活之關聯，特主辦冬賑影展，擬假北京中央公園董事會餐堂舉行，日期由一月一日起至一月四日。

武德報社出版之「國民雜誌」，「婦女雜誌」，均添大徵文。

作家陸離有在北京組織「大風圖書服務社」之說。

聞華文大阪每日社所發行之

家庭生活 (HOME) 雜誌，將擴大為月刊。總頁數六十頁，附加華文，英文，法文說明。並配備印版畫及美麗三色版。據說絕非宣傳刊物。

為紀念郭沫若氏五十壽，嘉樂造紙廠主持人李勛人特撰「幼年時代的郭沫若」一文，頗為文界注意。

目下逗留於桂林之作家有巴金，何家槐，田漢，鍾敬文等。渝方前曾出有「大風」雜誌一種，主編係陸丹林氏，在香港出版。（南風）

詩的力

馮中一

「詩是無論什麼時代都存在着的，有人的處所，有男女的處所，有自然和人類的交涉的處所，就有詩。在嬰兒，沒有語言，也沒有性慾，然而詩是有的」。

武者小路實篤這幾句話，不但肯定了詩的永久性，並且還說出了詩的普遍性。

的確，詩是永久而普遍的藝術的，是人們內心的活潑與真誠。

當一個詩人在寫一首詩的時候，一定把情緒從心里完全奔放出來，一一都經過創作的，聯想的，解釋的想像，使無限的東西，成了實在的表現，這個表現，像一陣風撲到水面上似的沒有目的，然而在閱者看來，如同得了一種啓示，翻轉

了作者進程的秩序，漸漸突向它的內容去，漸漸認識了情緒的活躍及真實，以致於自己的生命，呼吸，血行都融會在詩的節奏中。

所以，詩的鑑賞，是感情與感情的融合，不是理智與理智的折衝。

不過，閱者是否能夠領悟這種感情的啓示，却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目下中國新詩之所以不發達，不普遍，大概就是因為作者的感情與閱者的感情相去甚遠，不能融合的緣故。

我們欲新詩普遍，向這個冷酷威嚴的世界吹進一些溫馨的生氣，須先把握住情緒的重心，才能够有希望。

文却斯德在他的文學批評的原理中，分構成文學的要素有四，第一即情緒，其次才是想像，形式，和思想，而「愛」是產生情緒的胎

亞倫坡說：「可稱謂詩者，當不出抒情詩之外，可稱謂抒情詩者，當不出戀愛詩之外」。可見他承認了「愛」是詩的核心。

易卜生作的「娜拉」中的女主角娜拉，向其丈夫海爾曼所要求的，是珍貴的「愛」，實際上她得不到一點愛的施與，才不惜失掉了社會地位，違反了法律，捨棄丈夫和三個愛子，並無一定的去處，在黑夜裏，跑向天涯海角去了。

由此可以知道，「愛」是使人動的力，詩的動人的力，是因愛而

產生，詩的社會使命，是以真摯的愛，激起人們的熱情和美的意識，建築社會的良心。

俗謂心之活動乃「智，情，意」，其實這不過是愛的作用的顯現；「愛」選擇事物的能力即「智」，加作用於被選擇者之上的能力即「情」，所加的作用永續着的能力即「意志」，三者不過爲愛的「三位一體」。

「愛」是春谷中的醴泉，「愛」是花園里的香風，是美的傳教者，是真與善的勇士。

詩中失却了愛，如同生命萎縮的花，心中失却了愛，無異於沒了靈魂的奴隸。

「愛」決不是自私的，卑小的，是偉大的，全人類的。

我們所推崇的，並不是溺於怯弱的愛而麻醉自我，是主張產生詩的力量，必須是主觀，主觀，即自己，即愛，即不可搖動的嚴肅的實在。

里詩，如果是概念與概念的連續，和集幾個抽象的文字，而自己戴上「哲理詩」的冠冕，我們是反對的，因為還不會忘掉波特萊爾說的「愈是想把哲理裝進詩去，讀來愈覺得光是字而不是詩」。

用「愛」作內心自然要求的原動力，並充實地表現出來，對我們的時代，它的生活，它的思想，它的樣式，它的內容，取嚴肅的態度，使一般人對於自己的一切有一種反省的機會。

判定和傳達情緒的事實，是科學的目的，刺激我們的生活，通過感情，至於較高的意識，是藝術的目的，是詩的目的；科學的理論，在完全明瞭之後，已經永為自己的所得物，就不想再看它了，但一篇生動的詩，我們反覆讀幾次也不生厭，因為它有永久不滅的愛，超越時間及空間人人都能共感共有的愛，來誘致我們的共鳴。

「有一事不做，而是藝術的人

，有並非不做，而不是燦爛的人，決定這一點，是在於愛的覺醒與否。」——有島武郎曾經一再的說過。

詩人是「愛」的化身。

詩人的愛慕之情要比人強，憎惡之心也要比人大。

石川啄木通生涯所追求的東西，歌德在演念裏所浮現的東西，使蘭波上了漂波之旅的東西，使席勒爾酣夢於愁思鄉的東西，使雪萊溺死於海裏的東西，都是這種真摯的愛的渴仰。

我們讀到海涅的：「將你的臉兒放我我的臉上，於是我們的淚流成了一行；將你的心兒緊貼在我的心上，於是我的愛火燒成了一團！假如我們熱淚的河，流在這絕大的火裏，假如你被擁在我的懷裏——我將為渴戀而死去……」時，心裏的跳動，愛的旋流，一定要沖過理智的鞏固的大堤，自由地奔放開來。

真正的詩人的詩，那怕便是吐露他自己的哀情，抑鬱，我們讀了，都莫不增進人格，因為詩是其人格創造的表現。

詩人的夢，悲哀，希望，一切都生於他的心，再注入於作品中，莫不表明了他的心的世界，我們依了感情的強弱，把握住其心的世界

，隨之其人格的種種表現，使我們的人格，也擴大開來。

此後，詩要漸漸地盛大起來，以心與心的溝通，情與情的交流，美化大眾的生活，統一人們的意志，放出時代的異彩。

此後，詩人要覺悟自己的任重而道遠，忠實的為一個良心的戰士，矯治良心病了的社会。

總之，愛的選擇，演化而為情緒，情緒的內容，如實的表現而成詩，詩是人類的意識，意識是社會的良心。

火以各種形狀飛舞，並不是做成的，人的生命的火，也以各種形狀飛舞，並不能拘束的。

詩是生命的火。詩的力量，如怒嘯的海，噴火的山，也如春天的太陽，百合花蕊上的甘露。

如果詩中沒有了這種力量，是詩人的罪。

帶着生命而生下來的人，總要繼續唱歌，直到生命能够樸素的生時，也還要繼續地唱歌。

詩呀！生命的火！燃燒起來吧！在散文的時代裏，詩更應該被飢渴似地尋求。



開始 王青芳刻

遙寄

陳梅

是誰家孩子寄來一張賀年片，
生疏的脚步又踏上我的心底；
風霜會掩埋過我倆的足跡，
於今你竟作了陌生人之伴侶！

我駐足古城溪畔，
默祝友人早日返里；
今夕你將棲於何處，
幽悵的古寺，還是僻靜的荒郊呢？

斑白絡滿了慈母的髮際，
屋角又織上個盆大的蛛網；
暮冬裏雪後更吹起狂風，
漂泊的滋味你還沒有嚐够？

村居一夕

李吟子

白髮人切切的說是深秋了
露紅的葉子落了滿地，滿園
一個人偏要燃起一隻燭
牧童的短笛遙遙吹過來了
隔壁老樵子輕輕的憩了收獲的擔子
憧憬着空山的調劑者
又輕輕的噓了一口烟
灰黯的牆上有一個墨黑的人形貼伏着
微風吹……
孩子睜了睜晶瑩的眼
耳朵隨着幽幽的聲音走過了門前的
一座生滿荆棘的小山

第三次擎起杯子的時候

陳茵

如夢遊者踏入夜之彼岸，
斷續地蟬吟綠色的憂鬱；
擎起杯子我說：乾了吧！
記憶織起了一縷旅愁。

疑是空星隕化為山里的燈火，
蕭索的風帆捎來幽泣般的搖槳聲，
再擎起杯子我說：乾了吧！
血流入寒入友人的淚之面影。
過去一如風雨中簷前的蛛網，
渡金的樓閣祇是未來的夢想，
第三次擎起杯子的時候：
情感枯死如臘月的渠流了。

再不能沉默

烏白

夜鶯在青山頭苦叫得流血
說是：夜色的彼岸
有和融的春天
夜神放出成千成萬的睡魔
來迷滯着
——生命的靈波
夜鶯的血歌
喝不進夢裏的心河
我悶在夜網
血泊中浸着靈感
想望着彼岸
生命的回光閃爍不歇
我再不能沉默

雪

康丁

又看見，那皚白的雪。
這是今年第一個落雪的日子，我喜歡得
像小孩似的，好像這是一支新鮮的故事。好
像落雪便會給我帶來新鮮的消息和新的運命
！然而，在過去的生命中我是受到了雪的欺
騙，雪畢竟是虛偽的。

從童年，從我有記憶以來，一直到現在
，在皚白的雪中，我是曾經蘊藏過許多美的
希望的，這希望從童年到現在，從落雪的時
候直到太陽出來的時候，皚白的雪被熱的陽
流光溶化了，於是我的希望也隨白雪而變為
流水了！

雪，象徵着青年人的心，然而，牠不如
青年人的心的永恒。
我愛雪，我愛雪的潔白，牠能創造原始
時純潔幽靜的世界；我願棲息在雪的世界中
，雪的堆集就是我的墳墓，我確被純潔所葬
埋。

雪，假若在寂寞的夜里落着，任意將世
界粉飾着，沒有了黑暗，真的人生，美的人
生，是生存在落雪的夜里！

十一月廿一，今年第一個落雪的日子。

無月夜之夢

夜深沉，
窗外是無月夜，天際有閃爍地星。
窗內是暗零人，暗零人有一個離奇地夢。

x x x

意境在深沉的夢裏，任意的邁着放蕩地步子，於是有一個幽影，在閃動。
幽黯地影子，近了，近了，我凝神細看，——呵！竟是一架骨體！

我的神經倏地緊張了，——我想到了傳說的「鬼」。

我畏懼地縮小了自己的體軀，蹣跚地像一隻狗。

「哈哈」

它放聲狂笑了！

我更縮緊了我的體軀，兩隻眼極靈活的轉動，我想找一個可以逃匿的所在。

「哈哈」

它更甚的亮開了它的喉嚨，像破鑼？不！像軍號？不！呵！那是鬼叫，鬼叫！

我的毛髮一根根直立了，我怯懦地：

「我與你無仇無怨，饒恕我！饒恕我……」

它伸出只是骨節的手，拉住我的左臂，用力的捏了一下，我既驚懼，又痛疼，我失聲的叫了起來：

「救命！」

「哈哈！」

它大笑了！這怪物！不，這「鬼」！

「救命！誰救你的命？找救你的命的人來！」

它狂吼了！只有骨節的手，兇猛地搖着我的身子。

我昏沉！誰救我的命？誰是救我命的人？突然，我似得到了一種啓示，我放大了胆子，筆直地立起了那蹣跚得如一隻狗般

地軀軀！

「滾開！你這不是人的東西！」

我狂暴的號了，騰起了兩盞，撲過去……

x x x

離奇地夢醒後，有一身冷汗。

我默默地，夢中恐怖地幻像，隨着一聲嘆息逝去。

西曼

夜

顧視

夜行人

瑾君

古潭

馮一水

茫茫夜，壓着一遍深長的山野

聽；澗水潺……潺

松針委在老鷹的柔毛下

溫習着幸福的夢語

遠天浮虜了森鬱無際的蒼茫

看；荒村的燈火渺渺

一枝落葉從頭頂掠過

有一聲消逝的靜靜的太息

夜在抖顫，

九頭鳥啾々地飛過去，

夜的影子掩在樹叢裏。

在顫着的夜，

天風在鳴着不平，

不知在什麼時候邁開這凌亂的步子，

瞥一下天際閃爍的星星。

寒星下的影子在搖動，

悽惶的祈聲隨嘆息而來子，

奇特的夜行人，

步着和天風一般輕的步子。

夜在顫抖，

人在荒郊子，心却懷戀着故鄉；

分明是一個黑影長嘆的逝去。

水光呆得像一面鏡子

不復擺弄起美地波漪

老樹就心自己醜了

用力擦過身子去照

x

幾尾小魚在水底盲目地跑

像尋伐

永遠逝去的春天

月光底下

沈暹

紀念

方雲

月光底下

那塵一點兒秋風

濺起一陣寒

×

沐浴着我孤獨的軀幹

我彷彿浸在牛乳里

但心底永不再溫暖

×

月光彷彿板起臉

……我苦難的日子

像隻無主的犬

日子在蹉跎中變得迂緩了，

前途崎嶇，一線渺茫，

到底踏進了冰冷的人生途上。

在荒涼的大漠中，

誰又能拾取些什麼呢？

止住心的嗚咽，

聽鳥聲啼走了春天。

人 慰

你回來了
 節序已是另一個深秋
 往年你曾有吟過傷悼過
 黃葉辭枝柯
 你說像徵了你生命的飄泊
 爲什麼你又回來呢
 用世情的冷水
 澆滅你多幻想的
 青年人的熱情吧
 空自愁，空自愁
 是不聰明的你想
 生活的長鞭抽在你背上
 你就放棄你的呼吸麼
 你說世界上的道路永遠是崎嶇的
 你希望在另一個渺茫國度裏
 求見坦平的道路……
 我寄語你，要活着
 就不用以多思慮的頭腦
 維繫住明天

查顯琳

故鄉

白金

故鄉是一面鏡。它能照出我童年的美麗。照出我童年的憂鬱。牠是周圍被繞着山水；像串串的花環。有山雀，有鷹，有花果也，有大樹

老年的祖母總愛夜。

一盆火：每燃起她過去溫暖的回憶。

「可是後時無指，無匪，大家都有一塊自己的田地。當春夏，大家都洒着汗；於大地種下五穀的粒子。沒有疲倦，和煩怨。因大家的心中各揣一個爐火的溫暖的冬天。」

我們像一羣小燕的仰首聽着。

彼時我頂愛塘岸，以沙土製造小屋。

彼時我也戀愛：把牽牛花朶朶的插在二妮子的髮上。二妮子是我童年的戀女。

彼時我也時常站在軟革革的牛背上做着小英雄。山坡，桑林下，我爲我的二妮子唱着山歌。

這些，這些。唉；可惜七歲爲了我父親的職業關係，就搬到一個小城市來。唉，從此我失掉了我的故鄉。可是他在我童年的心上，記憶上全變了相了。牠不是一座快活的花園。牠已變成一座地獄了。

再沒有麻雀。花果與大樹。

再沒有愛爐火講故事的老祖母。

唉，再沒有頭插牽牛花的美麗的二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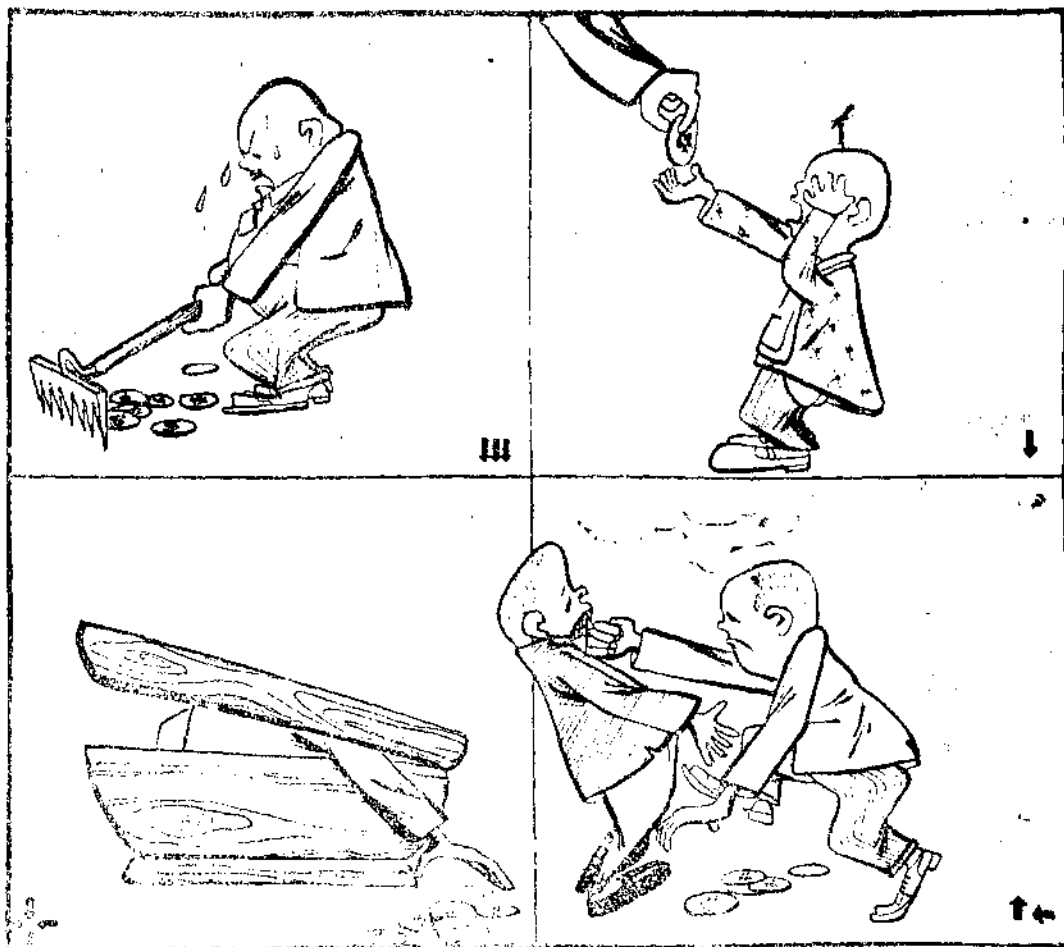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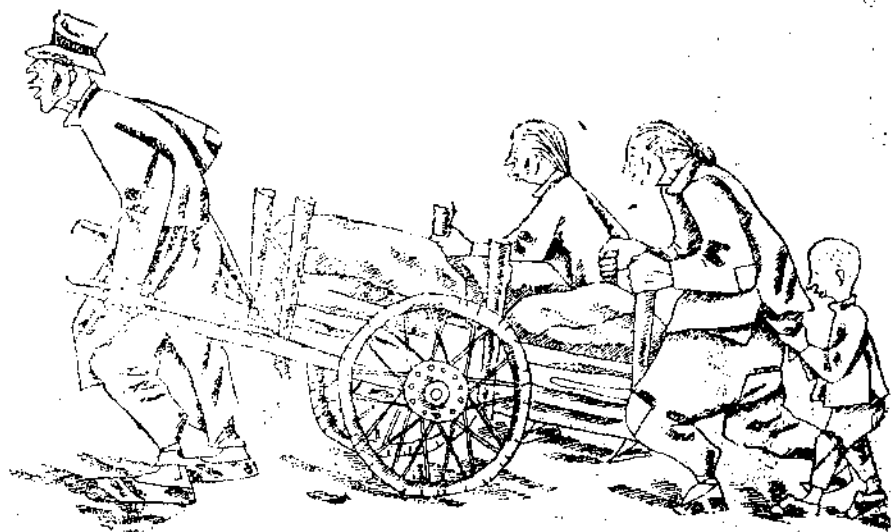
。 唉，沒有，沒有……：失掉我童年一切的美麗與夢。

剩下的只有麻木的山水。與堅硬的大地

。 啊，故鄉，我的母親，我失掉你。在我的心上，永給烙上一種憂鬱。

我想起你，我總是暗墜下清淚。

故鄉，我何時有你呢？！



死不甘休

高炳華

字紙箋

「名子」的藝術

朋友的三個孩子，叫「柱」，「二柱」，「三柱」。起初我覺得這些名子很奇怪，後來朋友告訴我，因為感到生育的痛苦，不願繼續生育了，所以起名叫「住」，意思是希望就此打住，寫的時候，便把「住」字改成「柱」了。

但是，事實並未就此打住，於是「二柱」降生了，「三柱」也跟來湊了熱鬧。據說五月間「小柱」也要出世了。

又有人說因為怕孩子夭折，所以才起名叫「柱」，是希望能夠留住的意思，由此我又想起，鄉間的孩子往往因為恐怕夭折，而起名叫什麼「阿狗」，「阿貓」。

其餘例如做父母的因為接聯生了幾個女孩子，而給她們命名「招弟」，「喚弟」，總之，這類的事情，我覺得同生意虧損後，而在年下的春聯上大書「天錢雨至，地寶雲生」，或「招財童子至，利市天官來」的道理一樣。

然而，名子究竟是把握不住事實的。

沒有人能阻止殺人犯的名子叫「張好善」，色徒的名子叫「王希孔」，「李希孟」。也沒有人敢斷定「李財盛」，「趙得富」就准能發財。

然而，近來又有人叫「高爾礎」了。「諸葛黑」了。不過「高爾礎」並成不了「高爾基」的昆仲，也未必因之而成文學家。而「諸葛黑」更不見得像「諸葛亮」那樣學玄機習兵法吧。

萬能

有人批評中國人是四萬萬五千萬理財家。這並不完全諷刺，裏面當然還含有它的哲理。不過，如果讓我來觀察的話，我却認為中國人都是「萬能」的。

在中國有各色各樣的資格。在中國有各色各樣的位置。

然而懷着某一種資格，在中國的社會却不一定能找得與它有關連的職務，於是，一個中國的工程學院的大學生，到社會上之後，如果恰恰正有一個銀行分行長的位置，則他便立刻成爲一個銀行家。銀行不幸倒閉，那麼郵政，鹽務也是很好的「混事」所在。不然，到衙門裏去弄個什麼長幹幹。

在官場中說，他被派爲錄事，便只能辦錄事的事，一但升爲課員，立刻便能起稿，徵幸又升股長，分派職務似乎很恰當精明，既便當很大的官，他也很知道應該怎樣做。一切似乎只是位置的問題，而不是資格或辦事能力的問題。

或者有人要反駁我的話了。那麼請先注意自己的職務是否和自己的資格恰相符合？這時，我想你一定會感到自己是「萬能」的了。

「掩」與「着」

很多流氓無賴曾經標榜了堂堂正正的復興漢室的招牌，而大過其皇帝癮；很多強盜匪賊會聲揚是替天行道，而殺人無算。結果他們永爲後世所追慕，欽仰。

這種作人的藝術，或作人的法則，在「大學」裏是這樣說的：「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揜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如果歸納起來說，僅只是「掩」「着」而已。苟能「掩」「着」得法，則過皇帝癮亦是復興漢室，做匪盜也成了替天行道。至於「小人」和「君子」的問題，到大可不必介意，本來笑罵由他笑罵，好人我自爲之。何況尚有一部分人擁護，追慕，欽仰。

社會上，打着堂堂正正的招牌吃人的事情，已經是很合邏輯的了。只要找到一個堂堂正正的品牌子，那麼，由於吃人者的堂堂正正，被吃的人也自然會諒解吃自己的了。否則真個坦坦白白的吃起人來，恐怕又要遭道德家們的斥罵了。

歸根結蒂，只要「掩」，「着」得法，是不難作偉人，作要人的。既便少數人窺破了，如果沉着的應付，自然見怪不怪，其怪自滅了。

現在我拿起筆來想給你寫信了，把心中蘊積的話寫出來總比存在肚內強，可是我想我什麼也寫不出來。我有一個毛病，就是當有必須的話要說的時候往往這些話一齊湧上喉嚨反倒覺得面紅心跳，就是勉強說出幾句，也難免前言不接後語，作文也是如此，我的文章大半都是回憶既往的，感情冷靜下來，即使是自己的事，也還能以第三者的地位來描寫，這樣子有時儼然能表達出心中所欲言的來，但在感情潮湧的當時却不行了，寫出來或者自己能明白這些字代表的意義，放在另一個人面前就要失敗的，那麼寫了許多沒有意義的字爲了什麼呢！這也有一點益處，那就是可以發出自己的鬱悶來，一個人的大哭或狂笑原不必需要人的瞭解，也不希望有人瞭解，但假使有人自以爲瞭解了，不管是不是錯誤，總是可喜的，然而若是一直沒人了解也沒關係，因爲原本就沒希望或需要人的瞭解的。

可是我能寫出什麼來呢？說出來的話大抵都是可有可無的，「相對無言」才是真實的瞭解，凡會見高聲喊唱「我們是好朋友」的好朋友呢。筆的能力更是有限，除了不着邊際的廢話外，簡直牠是什麼也寫不出來。這並不足詫異，因爲心是心，嘴是嘴，筆是筆；思想是思想，話是話，文字是文字；若都一樣，爲什麼文字不叫話，話也不叫思想呢！

我想這些話你必明白，你不明白可也要說明白，因爲我有一個希望，希望你能明白，不怕你騙我，也別叫我失望，受了人的欺騙有時於自己大有裨益的我願意人家騙我叫我快樂，即使那根基築在沙土上。

最近我得了一種尋求刺激的病，不論這刺激給我的是喜是悲，我同樣的十分希冀得到它，於瘋了似的往刺激上找。刺激好比胡椒粉，吃一點辣得打噴嚏流

眼淚，過了這一陣就好了，在辣得難過時同時也取得了快樂，過後呢，再抓一把吃了牠。但受刺激的身子是越來麻木，還要更多量的胡椒粉才能得到辣的享受，結果勢必任何刺激也不覺，那就是什麼都完了！

你常勸我奮勉前進，這是好人應當辦的，但這未必對病人也同樣合宜，尤其是患着尋求刺激的病的人。苦難失意裏容易造出英雄來，其實這樣的環境，有時隨便能結果人的靈魂，挺過這關去的必能成功英雄，然而却仍是死在這關裏的比較多些，不是嗎，我正在這裏徘徊着，倘若打幾個筋斗沒有摔死，那麼過一二年平靜之時或許寫出點比過去的東西可看一點的來，但如果不過去呢，那就無疑的一切全完了，皮肉或尚能在，靈魂沒了，沒有靈魂的人還能再作什麼呢？

我憂鬱，我神經質，被生活輾轉得不成樣子了，我尋求刺激，但刺激帶給我的只是一陣興奮，過後更要懊惱。我什麼全知道，什麼全知道而不能立時照着所是的作去。我簡直無法說明自己的心情了。有的事沒作的時候想作，不作便在心中存一塊病；作完了又後悔，後悔得自己要打自己一頓，我十分需要與人們接觸，又十分恐怕與人們接觸，提議和一個陌生却又是很熟的人談談的是我，寫出信後又想從信箱裏掏回來的也是我，我想那麼作，作完却又羞慚，不管他是了解與誤會，我的一陣大的難過是實情。以後我還要怎樣呢，誰知道！

現在該住筆了，零零碎碎的文字，那裏能說出要說的話呢，雖然寫出來想給你看看，然而說不定在貼好郵票去往郵局之時，又三把兩把撕了呢，那麼，現在想寄就得趕緊寄，過一會，後悔也不行了。

最後我問你學過醫沒有，你如不懂怎麼治我的病，請費心問問親戚同學。症狀如上。

一一

近來我的生活太單調，什麼事也打不起興頭來作，這緣因在於看什麼都少有興趣。只有鬼混這綿綿長日而已。

我是一個心腸最軟的人，不敢殺小雞不敢看人殺小雞，牠臨死時的悲鳴我都怕聽；但我又是一個心腸最硬的人，因爲我現在正用着一種無形的慢性的刀割自己的脖子。世界上和自己最好的無過於自己本身了，最關心自己的自然也是自己，然而似乎正用了一把鈍刀來鋸着自己的咽喉的却原

來也是自己。那麼對自己還怎能用不敢看人殺雞來證明心軟呢！

我要上進，所以我掙扎，我要光明正大的開闢自己上進的路，所以我不能作鬼鬼祟祟，然而却是很容易爬上去的事情，但是我失敗了，這樣子不合乎「時代」是一定要失敗的，雖然失敗之後心尚未死，可是接着大的約總是失敗，失敗，失敗到底！

人類的同情心是有限的，有限的同情心又不完全用出來，所以可以說想博得人們全情的只有傻子，這種人其實不如傻子，因為傻子還似乎不大想博得人們對於他的同情呢。你說過我傻，你說像我這樣簡直不易處世，但我還不至傻到居然會夢想世人的同情去這是我敢自信而且自誇的。「路臂折了搥在袖子裏」，我對「人」這種動物認識得差不多了，我對他們只有憎恨，絕對不會求憐乞救，有眼淚往肚裏嚥，白眼珠要留着去瞪人的。我不會信服宗教，我永不能對神佛與天主懺悔，我知道，假如實在沒有神佛和天主，我對他懺悔有何用呢？假如實在果然有神佛和天主，他們倘若有意，我何必懺悔呢；他們無意，我更何必懺悔呢！

我對我自己有一個大的希望，說出來你不要笑話，我想練好一種武術，成爲小說上的俠客，見了不平的事就拔出刀來，眼裏沒有一般所謂的貧富與貴賤，誰也別和我擺架子裝孫子，看你不好就給你一刀。然後提燈留字，「殺人者俠客××也」這最痛快，朝如此夕可死矣，但想仔細些覺得小說上的俠客也還不夠，因為書一收結的時候他們必是升官發財，雖說是不好色，共抵總有兩枚以上的官太太，這就糟糕之極。不想做個給清官大人叩頭的官的話，在小說裏却只有仙人道士，你看，仙風道骨鶴髮童顏，揠訣念咒這就一道白光發出，惡人的首級一定叫白光纏落。然而也未能使我完全滿意，那就是仙人的不愛管閑事，及保護真龍天子這兩點，仙人如遇不平事不管總是飄然超凡，那叫裝蒜，專專保護真龍而對於耳朶好的人便置之不理，這御用的什麼老祖仙人之類我就更不勝任了。

最好作，易作而我也願意作的那是瘋子，你別笑我胡說，我將要喊「瘋子萬歲」叫你聽，披頭散髮，囚首垢面，不管你阿貓阿狗以及督軍省長

，說個不痛快就罵你個狗血噴頭，不存話，有話就喊，不怕事，跟誰也敢幹，做個深入社會又超出社會的大人物。是的，瘋子不是最偉大的人物嗎？當然瘋子往往被沒病的人笑，但被笑的不一定是壞人。是的，瘋子比仙人俠客又高多了。

能不瘋而仍能保持天真的那自然最好還是不瘋，不過事實上並不那麼容易，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哩，那麼你當不怪我憧憬於瘋子的生活了。

我厭惡該被厭惡的，故不被它同化，但又不能使它同化於我，而且不能同庖丁解牛似的尋出一條處世養生的脈絡，所以我苦了，所以雖是連別人殺雞都不忍得看的我，却狠狠的用鈍刀來鋸自己的這喉了。

你不要驚異我的謔語！你用人們慣用的勸人的話勸我吧，你說「你努力」！你說「你振作」！你勸我吧！

你知道這是一種病，症狀如上，你會治嗎？我將無故的照準一個不相識的過路人的面頸給他一個耳光，他也必定還手打我，我一受刺激，也許就好了吧，這藥方有效嗎？你告訴我！

二二

又許多天未通信了，大概你總不會比六個月前更瘦吧？關於你的胖瘦，早想寫信問你，我恐怕我們的瘦子再瘦，所以非常關心，但因為特別關心你的胖瘦問題，才不敢寫信去問。這因極簡單：是懼怕你的回信說「我更瘦了」。近日想來，覺得豬羊肉這麼貴，每人瘦些都可原諒，我們不是買辦，也不是商店老板，只要健康就行，何必要在臉上身上掛出彌勒佛的神氣呢。但是到底惦念你，仍舊希望你再來信的時候告訴我而且希望那信上能看到「我可胖了」的字句。

近來真是懶得寫信也確實不願寫信，但寫起來總是拉拉扯扯的不斷，這其實才正是懶寫與怕寫的原因呢。我的年齡雖不算大，也曾經過一些折磨，然而却還不會學會事故，有些時候實在稚氣得可笑。我願意和小孩子玩，和他們打打鬧鬧，心中高興之極，其次是成人中的粗人的還能談談，

忘形的時候也不短有！最怕的是精明人，我若與之相對，往往胆顫心寒，尤其怕他問我關於我怕說的話。我這樣說，表明我的寫信也是這樣子，不論對方是誰，生明友或是老朋友，前輩，同輩，或是晚輩，我只是寫上我要說的話，不啻不合受信人的口味，有些人很有分寸，對於什麼人說什麼話，我則不行。舉個例子：上次一位陌生的朋友從青島來信，贊佩我而且鼓勵我，我即寫了回信郵去，信很長，不記得裏面都是什麼了，但還知道那都是心裏蘊積多日而沒機會對人說的話，居然寫了出來，寄了出去，後來對一個熟朋友提及此事，他說以後不可這樣天真，他說：「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他又爲我說幾件事實，爲我詳解，我這才明白我的小孩子氣。「小孩子說實話這是對的，不過在現在的社會中對的不一就是於已無害的，是非是一件事，利害則又是另一件事，毫不干連，故只有小心爲上。我是個小孩子，可以叫他說話，却不能叫他說假話，那麼我只好不寫信了。不過我倆總是例外的。」

昨天進城去有事，回來的時候風很大，騎車簡直不行。天氣向來是跟我做對的，遇見逆風比遇見順風的時候多得多，不管往南走或是往北走，所以我對惡天氣已經慣下來，不置怨詞。已是下午新七時半左右，出了西門往北一拐，突然一陣狂風順城牆刮來，把我打下了車子，我把脊背向風，回過頭來躲避他的銳氣，三分鐘左右才又騎上了車繼續進行，路上沒有行路人，只有幾隻狗在狂吠着，天黑暗了，路上的沙土也被風吹跑了，柳樹的枝條一齊往南倒，其形彷彿人推。我低了頭用力騎，車只是打橫，比抗了一輛車去路所用的力氣還大，但還是往前去，「那也去」，我命令着自己，後來終於一直到了家，未曾半道下車，你知道，下車之後就再難上去了，因爲起初幾步比較更不易走，我預備給這情景寫一篇小文，將來給你看看，這裏說一說不過表示我的運氣很糟連出門都常遇頂頭風吧了。

近來感到異常寂寞，獨居時如此，羣居時也如此，不知爲了什麼，也從沒想到這樣是爲了什麼。此處的幾個好友家真是常去的，他們也常來到

我家，來到就胡說，什麼都說，只要嘴裏能夠說出來的。還有幾處是比較客氣些的，有時也去作一次夜談，說着說着話我的兩隻眼睛便有些發漲，一會便覺得眼珠很大了，很大可沒神，看了什麼都較吃力，這就該告辭了，否則眼珠將要更不受用。不過也有時候爲主人強留住了，不好意思辜負那點殷勤就陪他們坐，也只有陪着他們坐，看他們熱烈的談。

自己默默不語，直到二番告辭。倘若沉默爲他們發覺，勸我加入暢談，我也說，雖然別人並不理會，但我好像是醉了，說的是醉話似的，再到辭別出來，自己和主人說完了，「多打攪」的話踉蹌獨行時，主人的「你慢點走」總響在耳邊，直到我敲自家大門的門環時候，那「答答答」的古銅聲音才驚醒了我。是的，用「驚醒」兩個字並不是誇張，雖然是剛過去的實事我也明知道這是剛過去的實事，然而這仍彷彿是夢，我也深深覺得這彷彿是夢。家裏的人開門太遲了，我悄立在門前，仰望天上的星斗，看「牛郎」「織女」已經轉到哪方了。心中一動，忽然想：「今天的主人是不是滿意我呢」？於是決定從此不去串門了，可是第二個晚上又去叩人家的門環。

我想醫治寂寞，不過不行，世上還沒有發明這種藥劑。那麼，我只有忍受着叫它蠶蝕着我的心靈嗎？那又非我情願？我很想找一兩個知心的即使是陌生的朋友多談談，刺激這疲倦的精神一下，叫它興奮，不怕興奮一陣就宜於毀滅，我也情願，但如此也不可得，太誠實會引起人的懷疑，太坦白反到誤解爲造作，你說這世界可怎麼好呢！

那天我和一個小孩子問答了半天，我權且忘掉了年歲和年歲所結的一切，茫茫然已然回到童年了，但當他問我：「你坐下，看我有你高沒有」時，我並沒坐在土地地上和他比，只是想，「不行，無論如何不行了！」

冬天冷得可怕又可惡，警崗死了人，但是春天眼看就來到了，百物俱萌生機，我的寂寞病在這時候也將痊癒了吧！

「唉！……」李大叔在屋里不由得正經地歎了一口氣：「種麥子，只管種麥子，種是咱種的，吃麥子的還不知道是誰咧！……來年春，就是個大荒年！來年春沒飯吃的還不知要有多少呢！可以說是過不去今年冬的也少不了啊！」

「管怎麼說，只要活着是個人，便不會等着餓死！」

「不會等着餓死？沒得吃你怎麼着？」

「沒得吃，討着吃，」李大嬸忽然說。

「都沒有吃的，向誰討？向你？」李大叔翻着個白眼，像這就等待着這個問題的解決。

「你看這樣子！」李大嬸似乎生了氣，轉身就往外走：「我知道你向誰討？誰好討你找誰！頭年冬也是這麼說，也沒見有誰餓死！年頭不好，別怨天，怨你自己咀咒的！」太不吉利的話，李大嬸聽了就惱，無論誰說。

「來年，可比不了今年！」李大叔不知道李大嬸在生着氣：「今年春，吃地瓜葉的有多少？地瓜葉的有多少？咱不是吃了一春糠？」

「吃糠怨你不用！」李大嬸想起春季里吃糠來：「張三爺家也吃糠？人家的狗吃的也比你強！連二禿子都沒斷了吃白麵咧！」

「張三爺是村長哪，咱也比得了？再說，二禿子，」李大叔低聲出來說：「二禿子，當土匪哪！綁票，殺人……」

「俺不管做賊當土匪，有得吃就行，就是好傢伙……有錢的王八坐上席……」

「和你這些女人，沒法講理！你們知道什麼？」李大叔沒再言語，他今年五十多歲了，從小念聖人的書，不做欺人的事，但也沒吃過半點虧，如今大兒子已二十多歲了，四口家種了五畝地

，好年頭凍不着餓不着，總之，李大叔是個君子人！平日最好和人評理，然而聽李大嬸說了這些，他却沒作聲。

「好做飯啦，」李大嬸這末說着，空氣又和緩了不少，她便到棚里去拿草，小三也把犁收拾好了，又去喂牛。

「看這樣子，雨還能下呢。」

李大叔望天，陰沉沉地天空。小三不由得從牛棚里出來看天，他好像顯得格外憂鬱：

「這樣子，許是還能下……」

「唔。」

李大叔答應着，又搖一搖頭，再看天，踱向屋里去。

這已是早飯時候，村內各個屋頂上都昇起了炊烟，全村的人們都有了無窮地呢希望，在各個屋頂浮着的炊烟也像極活躍似的，然而天色却是死沉死沉地。

雨點又落了下來。

雨水早的地方，今年種上的麥子都已長出了，然而這一帶的村子還沒得種上，這已是初冬了，麥子是他們將來的生命，無怪都對這雨抱了無限地憂心和希望的。

「去年，北城一帶是十月二十種的，這才十月初一，晚兩天好像也不要緊，只要來年雨水調和，准也有好麥子出來。」

「去年，」李大叔不喜歡兒子這樂觀態度：「去年是十月二十，今年是十一月一，但是今年閏了一個，也差不多。」

「……」小三不由得默然了，真的，今年不閏月，不已是冬至月了麼？麥子還沒種！

雨落了沒有幾個星又止住了，李大叔也已吃

完了早飯，吃完飯他又出去，一邊自語着：

「來年麥子不收，就都成了土匪啦！」又突然回過頭來和小三說：「照你娘的說法！」說完，連忙走了。

雨真的不下了。

第二天居然出了太陽，第三天又過去。

第四天：

村外的麥田里，到處充滿了活氣，農人們都很歡愉地工作着。

「拉拉拉啊——」

小三把了犁耙，吆喝着，牛又在機械地走起

來。

「拉拉拉啊——」

小四手牽了牛，口里不住地在唱着：

白米好吃啊，田難種；

衣服好穿啊，布難成，

財主也吃白米飯啊，

種田人家，家家窮！

財主穿看綾羅緞啊，

織布人的衣裳過不去冬！

……

「別光顧了唱！小心領着牛別走歪了！」小

三喊着，小四不出聲了，他心里却在想着：說我

光顧了唱，你却光顧了媳婦！

真的，莊二趕着牛也在叫着：

「大弟，好地種哪，種的麥子出好了，來

年秋好娶媳婦哪！」

「淨胡說。」小三說着心里却很喜歡。

小四雖不知道媳婦的好處，但直覺得娶媳婦是件好事，他在想：這樣也仗着麥子，那樣也仗着麥子，爹說下來麥子怎樣怎樣，別人也都說下

來麥子怎樣怎樣，吃白麵也得麥子，娶媳婦也……唉，麥子真是好東西！

「拉拉拉啊——」
「拉……」

小四在興地唱起來：

六月六月天哪，

天是熱的，

大妞上坡啊，

攜着蓑衣，

走到半道里，

遇着當兵的，

拖拖拉拉……高粱地里，

……

「這幾年光打仗，當兵的也不知都往那里去了？」小三想。

「大概都打死了，打仗……」小三想。

想着想着，又吃飯了，吃飯，又想起了麥子，由麥子又想出一大堆事，只是最要緊的是媳婦，還有吃食……

××××××

××××××

冬天足農家最好過的日子，田里的事完全收拾明白，吃飽無事，到街頭晒太陽談談天，叫孩子到坡里去拾草，拾糞，總之，閒散而舒適。

然而今年就不同往昔了，連着二年沒有好收成，去年雨水太多，禾苗都被水沖走了；今年連着四個月不下雨，豆子一粒也不見；誰也知道「六月連陰吃飽飯，有錢難買五月旱」但是五月旱

下了不少的雨，麥子就受影響吃了大虧；一交六月，就沒見半個雨星，祈雨，找和尚念經，什麼法子都想到，沒用！眼見得麥子就要種不上了，十月初一那天却又下了大雨，雖然晚點，但還算好，麥子種上了。

麥苗出土了。

「還得指望着雨哪，再有雨下才能站住苗，

不下雨，還不保險……」李大叔說。

「不下雨也不要緊了，今年苗子倒挺好……」

小三又剛把田中回來。

「不，不下雨不成……」李大叔有很深的經驗。

「……」

然而，到底又下了雨，而且又下了雨，幸虧雨不很大，

雪花在飄。

農人有希望了，不過這希望並無多遠，只不過日前麥苗不會死亡罷了。

冬夜在農村是尤其靜謐的，連犬吠都不有，好像是太平盛世。

李大叔在這末靜謐地夜里，都睡不沉，一點

聲息，都可以驚醒他，不過這夜他睡覺很好，並且他有了夢：他夢見他走過自己底麥田，金色的熟透了的麥田使他猶像起來，因為他一向並沒有想到今年會有這末好的收成！於是他走回家去，却見李大婦，小三，小四，都坐在那里，他不由得生了氣：「都割麥子去！」於是她們都走出去了……不久，麥子堆滿了天井，又來一些，又

來……那里也是麥子了，「不要再往家搬了！」李大叔喊，於是四个人走了進來，「哦，你們偷地地媳婦娶來了！」李大婦和小三只笑着，李大叔怒惱起來：「怎麼不告訴我！怎麼你們自主了！怎麼……」

喊着，李大叔醒來了。

鄰家的狗在吠。

李大叔聽見有些動靜，他却顧不得去想那個夢了，於是他坐起來，披上衣服。

「不要動！」

有一支槍從窗外伸進來，隨後的喊聲是非常地暴厲。

李大叔心突突地跳起來，接着屋門開了，有三個人進來。

「說吧，錢在哪里？」兩個人齊問。

「什麼……錢……窮人家，那里來……」

「不說麼？媽的！」隨手給李大叔一個耳光

「爺們，我真是沒有啊，有，我還能……」

「痛快點說，把錢拿出來沒事，不然，你底

老命不定保險不保險！」

「爺們，我實在……」李大叔喘喘地。

小三和李大婦都臥在被里不敢出聲，有兩支鎗伸在窗口：「不要動！」

「媽的，問你也沒用！」

如是他們動手，掀了箱子，拉開抽屜，找出三十幾塊錢來。

「就這些麼？」

「多少？」窗外有人問。

「三十……」

「還有！」是二禿子的聲音。

李大叔心底明白了，一定是二禿子領來的人！因為小三被二禿子譏諷他沒有衣裳穿時，小三曾說：「有錢還怕沒有衣服？」

「在外邊不是二禿子？」李大嬸心里不服氣，她破胆開口問。
外邊開了一槍，子彈打在牆上：

「不打算活了？老×！」

聽了鎗響，李大叔心中更跳得厲害，鄰家的狗又吠了起來。

「諒他不能說，帶着他的人吧！」

如是有入去把小四從被窩里拖出來，小四哭起來，被打了兩個耳光，他不作聲了。

不久，農村之冬夜又恢復了原有之安靜。

然而，李大嬸放出了哭聲。

天明了，鄰人不敢來問。

「你得趕快給我的孩子！」李大嬸，哭着向李大叔說。

「我向你給你的孩子？」李大叔似是生氣，然而有淚從眼裏流出。

小三不說什麼，李大嬸直哭着要孩子。

李大叔也沒法可想，有信來要一千塊錢去贖。

「不贖！看他怎麼辦！」李大叔絕望了，共總五畝地，賣不到七百塊

錢，手頭一文沒有，贖回小四來，一家人也都得餓死。

結果，是商量好用二百塊錢贖出，於是李大叔打算賣一畝麥田。

「賣地，現在誰肯要？要了去還好幹什麼？」小三說。

「怎麼不好幹什麼？怎麼沒有人要？」李大叔發了怒，然而想起這已被馬吃光了麥苗的麥田時，心中也不由得忐忑起來。

（一）農人把手插入田中測試雨量。如果雨水入土可有四個手指併在一起之深度就是「四指雨」。

（二）麥苗出土後。不至於再死。就是「站住苗」。

世界名人木刻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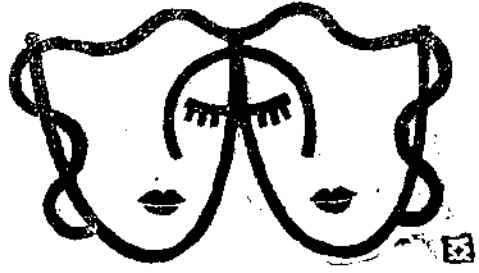


柏拉圖 (PLATO) (PLATON) 希，德 立墩

柏氏為希臘的大哲學家，紀前四二七年生於雅典，幼稟天才，有抒情詩及劇詩之作，二十歲時親炙蘇格拉底，受其教化而專心於哲學之研究，通曉道德及教育，志在拯救雅典政治之腐敗，師被刑後，信念益堅，與同門逃往 MEGARA 隱於 EUKLEIDES 之下。後歸雅典，居該地十年，從事著作。

後旅行埃及等地，在南義大利與 PYTHAGORAS 學派之人交往，以 ARKHYTAS 為哲政相結合的理想人物。後得識敘拉古王家之 DIONYSIOS 一世，欲施自己之理想政治，但失敗，與王之義弟 DION 結交而歸，此時被與雅典戰爭中的埃及納人所擄，將被賣為奴隸，但仍為安尼開利斯買回，因朋友不肯接受此賠償金，便用此款在赫格斯，亞卡得莫斯的聖地附近購求園地，創辦學校——這就是著名的 ACADEMY 了，後彼曾兩次進宮廷，一為欲施其理想政治，一則為欲救 DION 的生命，但均失敗，自 DION 被殺 (353) 後，柏氏乃絕念政治的野心，專心致力於教育和著作，一直活動到死為止。

柏氏逝於紀前三四七年，享年八十歲。



姐妹

芒 艾

『外面天冷，別慌着走，妹妹！等我找出那條大圍巾來，你披着擋風。』

姐姐望着正要出去的翠娟，匆忙地攔下了拿在手裡的粗瓷碗和小米煎餅，一面跑近土炕前，把炕頭一個藍布包袱解開，破舊的衣物便都露出來了。

翠娟從門邊跑回來，挽住姐姐的胳膊，像個孩子似地撒着嬌：——

『誰說冷？姐姐，吃你的飯吧，飯可冷啦。我就沒記得你安安穩穩吃過一頓飯，儘是吃半截就找這找那的。——小娟十八了哪，姐姐，你看都和你一樣高啦，自己還不知道冷熱？』

姐姐回頭看了一下這個三歲失母在自己懷抱中養大的妹妹，笑了。手里可已經找出那條寬而且長的大紅色舊圍巾。

『你來我給你披上。——就是不大時興了，披着可是暖和。你把手這麼包起來，比戴手套還強。』

像慈母愛撫她嬌小的女兒，姐姐天性中豐厚濃烈的仁愛，全都放在妹妹的身上了。她轉過身體，把圍巾披到翠娟肩上，然後牽起有繆的巾梢，裹住她的手。

牆角掛着的小圓鏡中，映着翠娟半個身影，她對着鏡子笑了：——

『姐姐，你看要這樣上街，人家不當來了紅猴子才怪呢！』

『圍着吧，不要緊，過兩天我給你織件好毛衣穿着——等我借着錢。』

『噯對了姐姐！我還忘了哪，房錢早到月頭了吧？——房東沒有來麻煩，今天月底，明天過年，大半天就開工錢，房東要是來，你就叫他明天拿錢，還有米麵舖子……』

『我有法子對付他們，』姐姐鮮艷的瘦臉上薄薄地罩了一層淺淡的笑容，她極力裝作無事，鎮定地說：『妹妹，不早了，你走吧；在路上可仔細走。——你要是活兒累，我看錢下工錢來，

你就不幹吧，兩個月累瘦了這末些個。』

『年青青的，怕什麼。姐姐，你可老了，別儘掛着妹妹，忘了自己呀！晌午你自己買兩個饅頭吃，我可得走啦，回頭去晚了又……』

翠娟突然地嚙下要說出的半句話，開了門，回頭望了望姐姐，依戀地走出去了。

姐姐伏到小窗上，目送着妹妹嬌小輕倩的背影，消失在晨光中的人羣里。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注視着一羣穿着大衣的女學生，自語着：『這麼大歲數兒的，不是應念書嗎？小娟她可去受人家然氣……』

淚光遮斷了她的視線，她離開窗口，回到小桌畔揀拾了剩餘的半塊煎餅和鹹菜。屋角小瓷罐里的水已經結着一層薄冰，她敲開冰層，傾出了少許冷水，洗了洗紅腫的雙手，然後回到炕上，盤起腿蓋着破棉被，找出了藏在炕角深處的小包裹。她開始在白緞鞋面上綉着大紅色的牡丹，心里却算計着這雙鞋面可以從李子和給介紹的主顧那里換到多少錢。

想到李子和，她的眼前浮出了那個可厭的人影：頭頂密密地綴着大而且亮的禿疤，迷縫眼，兔唇兒，當門一顆金牙剛好露在外面，說話兜不住風，可專愛說風騷話。

『今天過晌他準來，要是他還叫我和他……』

羞澀染得她凍青的雙頰透出微紅。她想起了半月以來瞞着妹妹所作出的事；想起了每天於後必定會有一兩個陌生的或者熟悉的男人帶着鈔票來幹的淺慾勾當，一陣痛苦的回憶，蕩過她的神經。

『這麼長了成什麼話？要是給小娟知道……』

「咳，不管怎麼，以後別答應吧，——沒有飯吃另想辦法……」

像每天一樣，她自己在下着決心，想擺脫開這種卑賤的求生辦法。她堅決地搖了搖頭，然後拈起停放下的針，穿好絲線，密密地綉到鞋面上；心里默默地說：「無論怎麼，也不再幹了，李子和要是來了，就告訴他身子不乾淨……。」

她努力使心境平和下去，凝集着精神，仔細地插着每一針。漸漸地，一朵含苞的牡丹在細碎的針線聲中綉成功了。這幸福的葩朵，突突地在白色緞面上閃着鮮紅。

但她總不能將一些惱人的事情擯除腦外。生活像條毒蛇，無時不在噬嚼着她的心。雖然握在手中的是爲別人做的華貴的鞋面，而矚在眼底的却是妹妹的不幸身影。她可憐妹妹仍舊悶在鼓里，不曉得姐姐早已知道了她在外面所操的職業，還天天晚間回來，編着謊，講說工廠女把頭戀上了男把頭的趣事。她也想到自己每天瞞着妹妹幹着的卑賤行徑。她不願揭穿妹妹的喬裝，因爲她知道那樣祇有加重妹妹的痛苦，而且妨礙了自己爲答謝妹妹爲維持生活所做的犧牲。

「女招待好歹比幹我這一行強……。」她的心里暗暗地衡量着。

迅速地插過着針，忽然右手的小指感到一陣火熱的跳痛；她從亂雜的沉思里清醒了，停下針，睜視着腫得油亮的手。

右手小指骨節外面的皮層，深深地裂開一道小口，鮮熱的血汁從裂口處汨汨地湧出。

一滴血珠，趁她不會防備，偷偷地滑下手指，跌落到潔白的緞鞋面上去了。圓潤的顆粒，鮮明地，晶赤地。瑩閃着殷艷的光澤；在鞋口默默

地滲延着，漸漸地變成一朵更嬌媚的葩朵。

她舉起手，用嘴吮吸了手指上的血。低頭，却瞥見了鞋面上的沾污。焦急和憂慮立刻嚙緊了她的心情。她惶亂地找出一片乾淨的碎布，試着蘸了水拭去那片血漬；布片染上紅色了，但鞋上的血跡仍在。而且，水更陰濕了更大的一片地方，溼着了綉着的絲線。——絲線落色了，潔白的鞋面已現出了一大片紅色的污染。

她困難地凝視着這隻糟毀了的鞋，想不出方法挽救。今天該交貨了。主顧又是一個那麼難於說話的傢伙。她自己沒有力量買一塊緞料來賠償，也沒有力量使主顧大度地寬貸這無意的錯失；於是她又想到了李子和，李子和是主顧的好朋友。

「求求他吧，當不住他能答應想辦法，祇要應許和他再……。」

這樣盤算着，她放下鞋，挨下炕沿，用冷手巾擦了一把臉；對着牆角的小圓鏡，厚厚地在微皺而且憔悴的面廓上敷了粉，一塊別人辦喜事的紅紙權作胭脂，潤着水抹紅了腮和口唇；然後，她又在窗台角的小破瓶里滴了些油擦到髮上，梳順了披拂到肩背的髮絲。於是，她從鏡中照見了自己的容顏：——尖瘦的臉盤雖然濃重地塗着脂粉，却已掩飾不住皮層下透出的蒼老。她祇比妹妹大九歲，但長年的憂慮却使她憔悴得像個三十多歲的婦人了。

「唉……！」

深長的一聲嘆息，鏡子被噴出的熱火遮模糊了。她重新回到炕上，綉着花，傾聽着門外行人的脚步。

家是個溫暖的小窩，雖然敵陋貧寒，但是有了姐姐熱熱的愛護，已足夠彌補物質上的清苦。翠娟在家里是一個活潑溫柔的小妹妹，但是離開了家，卻就變得憂悒而且沉默了。

近來她厭惡透了自己的職業；她不願再看見飯館掌櫃那多脂的，終日打着算盤的臉；也不願再聽見那可厭的響俗的鍋鏟敲擊聲。她領受够了那些薰人的油膩氣息和酒的醇味；也領受够了食客們那些卑下失禮的調戲和取笑。但是每當她下着決心報復客人的失禮時，理智會使她想起撫慰自己而且需要自己奉養的姐姐。於是，她一再地咬緊牙根，嚥下升到喉間的激怒。

街上濃烈地渲染着「年」的色彩了。學生們和機關的員司們幾乎每一條街上都有，各自帶着年節携來的欣快，逡巡在街頭。百貨店裏都換上了新的窗飾，五色的彩紙鑲點着街窗上陳列着的華美貨物，玻璃上張貼着紙剪的紅字：「恭賀新禧」，「賀正」……和一些別的字句。

翠娟雜在人羣里，匆忙地日進於她服務的飯館，時鐘正敲過十點。她掛起圍巾，在賬房裏對着壁鏡用脂粉打扮好了自己的臉，開始了一天的忙碌。

「姑娘，嘻嘻！再……嘻嘻，嘻嘻！」

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三號餐室里，貪飲的酒客，又敲起露底的酒杯了。肥蠢的大扁臉上，深濃地浮泛着酒醉後的紫紅，闊厚而且生滿短髭的唇角正斜斜地拖掛着一條黏黏的涎涎。

翠娟被他麻煩了半個下午了：一會點烟，一會兒添酒；放蕩地說些使她聽了羞惱的話，又輕率地故意跟她作些肉體的親近。她遠遠地站在窗口，誠心地不走近他，心里在說：「什麼宋老

板？簡直是狗熊！」

「噯，姑娘，添，添酒來哪！」

她離開窗口，憎惡地踱近餐桌；憤恨地盯了客人一眼；然後低垂着眼皮，將高腳杯里再度地斟滿了紅色的液體。

「姑娘，嘻嘻，你那兩道眉兒，怎麼那末彎，那末細，那末長哪！」

「哈哈，姑娘，你陪我喝了這一盞，要不我，我喝不下去啦！」

「……」

「姑娘，別看我做大布失了手，賠了三萬，嘻嘻，我可是有房子有地……」姑娘，這盞酒你喝了它，算是答應了我剛才的話，那您可披錦穿緞，是宋老板的四太太……哼！三房那塊淫貨拐着我兩萬跟着浪小子跑了，你要是答應，你就算我的三房啦！」

「……」

「噯！你不說話？你——嘻嘻！你可是心里早願意啦！噯——你過來坐下，這還不好意思的？你太……」

獸性的嗜慾燃熾了，宋老板伸出肥厚多毛的大手，握住了翠娟的臂腕，順勢兒把她拉向懷里，緊緊地抱住了她。

「姑娘，哈，哈，這可叫我親親你哪！噯！你這細腰兒，這石榴嘴兒，這硬幫幫的小奶子……」

「噯！噯！」

嚴峻沉厲的兩掌，激怒地落在生着短髯的大扁臉上。翠娟奮力推開了向她身體各部亂摸着的大手，從宋老板的腿上跳下來。

忽然，宋老板乘隙沉重地踢她一脚，將她踢倒在地。

「你這浪蹄子敢打人？好，好，你敢打我！你不識抬舉！他媽的，你們開飯館子的都挺啦屍啦？」

翻飛着吐沫星子，吵罵的聲音愈來愈高。接着，酒杯碰了，酒瓶摔到牆上，粉碎地拌着酒漿迸散。隨着一聲吼罵，小餐桌整個地被推倒在地，細碎而清脆的杯盤破裂聲雜亦一個沉滯的巨響里，一齊升奏起來。

翠娟從地上爬起來，忍着痛，抖着灘在身上的酒液和菜湯。

悲憤炙燃着她的心，苦痛着她剛強的性格。她舉起手來攏掠着自己蓬亂了的髮絲，沒有淚，也沒有哀懇。她昂然地立着，而迎着像隻野熊似的宋老板，激烈地震揚着鏗鏘的聲音對他說：「你憑什麼調戲人？你沒理！這里是飯館子，不是窩子窩！」

「噯！憑什麼？——我憑着錢！我錢化到了，愛換就換，愛……」

野熊似的傢伙，哮喘着，經了別的侍役們的勸說和掌櫃的殷殷賠禮，穿起皮領的大衣來一路惡罵着走了；翠娟被傳到賬房里，哈受掌櫃的訓斥。

「陳翠娟你也直太可惡！」掌櫃豎着兩道惡眉，狠命地搯了一下桌：「你這是第五回惹惱了客人，我這買賣還用不用做啦？他媽的你太不知好歹，我三番兩次的遷就你，不是看着你可憐？」

「你當是我這里倚仗着你的？」

「掌櫃，你可得講理，我上這裏來是憑力氣掙飯吃；我說好了的，是當女招待，不是女校書！」

「！」

「混賬！」掌櫃又搯了一下桌子：「虧你明白你是當女招待，你給我招待的碗碟子碎！噯，你也得睜眼睛，女招待是幹什麼的？你不想想爲什麼給你的工錢比那羣毛夥高？他們哪一點幹的趕不上你呀？爲什麼咱們不僱男招待，啊！——爲什麼咱僱女招待還要揀年青漂亮的？噯，一樣的化飯錢，爲什麼人家單單看中了咱這小門頭，不去上大館子裏舒服？你心思當女招待是做了大總統啦？打開天窗說亮話，和你明白說了吧，女招待就是叫人看叫人摸的，你走了這一條道兒，你就得守這條道上的王法！」

翠娟站在櫃台前，清秀的面頰氣得慘白，全身都在顫抖。她憤滿地用力毆了一下地板，向前挺進一步，銳聲地說：「——」

「放屁！這是你當掌櫃該說的話？你，你才混賬！我用不着你賣人情，我用不着你可憐，用不着你遷就！這麼大的碼頭地方，我憑着力氣，哪裏找不着碗飯吃？和你說，我來了兩個月，不知忍了多少氣，儘着人家挖苦，儘着人家撥弄，我都咬着牙嚥下去；女招待就不是人？女招待就該着叫人糟踐？我賣的是力氣，不是……」

「好，你反啦！你狗娘養的，我當掌櫃的和你說話還沒粗聲兒大氣的，你倒敢和我吹鬍子瞪眼？你給我滾，趕快滾！噯，這們大的碼頭地方，你當我就找不着第二個漂亮姑娘啦？噯！就怕你出了這個村兒可難找這家店！……」

「不用叫我走，」翠娟的嗓音更高拔出一個音階：「我早就幹够了這分差事，走就走！像你們這些仗着兩個臭錢幹傷天害理欺壓人的事的人，等着看天的報應！」

她說完話，從牆上抽下了圍巾，轉身走出賬房，「砰」地一聲關上了門，頭也不回地一口氣跑下了樓梯，離開了兩月以來碾碎了她的心志的小酒樓。

外面是日暮時的黃昏，衝燈剛剛燃着，朦朧的黃色光點，在黃昏裏好像有些羞澀。

翠娟匆匆地走着，寒冽的晚風，一陣陣拂掠過她緋紅的面頰，清爽的涼意，一直沁入她的心裏。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吐出，覺得心中輕鬆了許多；兩月來的委屈，都在剛才的激怒中發洩出來，而剛才的激怒也已悠悠地被涼風滌去。

夜市的商販們已經陸續地把貨攤擺好了，在一條昏沉的街側，兜攬「生意」的女人們，都已打扮得妖媚地散依在幾個裏院的門口，哀憐的目光町視着過往的穿大衣的男子。翠娟從他們身邊經過，睨視着每張乾瘦憔悴的臉，心裏感到一陣因同情而激發的辛楚。她困惑地思念着：「女人，錢，女招待，被人摸着玩……」一些費解的問題。

「和姐姐寧去要飯吃，也不去當這些玩藝！」

望着那些被稱為「野鷄」的女人，在心裏，她這樣警戒着自己。

經過賣吃食的貨攤行列，縷縷蒸熱的飯香，隨着風，刺激着她的胃口。平日這正是酒樓上侍役們開飯的時候，所以她覺得有些餓了，但她却已經不能再在原来的地方吃到今晚的餐食。

她伸手摸了摸衣袋，裏面祇有兩塊多錢的角票，那是她一天中從客人們手裏零碎得來的「小費」。這微少的數目，祇能維持她和姐姐倆人兩天的生活。但是，積疊了三個多月的房租該付了，米麵舖個還欠着無數的小賬，姐姐的襪子已經沒有底了，自己腳下的鞋底又透了窟窿……

現在，失業的鞭子，浸了痛苦的汗液，深深地抽進她的知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橫阻在她的面前。沒有地方進錢了，以後怎麼生活？

躊躇了片刻，她在飯食攤前停下來，從一個小販的手裏買了三個烙得焦黃的小米餅子；心裏划算着，這樣的三個餅子該够兩個人一頓吃的了。

「也好，往後要是能找點好差事，就不用瞞着姐姐了，省得還得天天編故事撒謊。」

她沉思着離開了夜市，走過繁華的馬路時，她在一家帽店門旁懸着的鏡子裏，照見了自己俗艷的臉，才驚覺剛才走得太匆忙，忘記在飯館裏把那些脂粉洗去。

「虧得照了照鏡子，要不回家姐姐看見問起來怎麼說？」

她拿出手絹，潤着液，抹掉臉上的粒和胭脂。

街側的標鐘正指着七點。她每晚是十一點回家的，現在時間還早，回家去姐一定會覺得奇怪。但是，如果不回家，她想不出，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消磨這漫長的四小時的工夫。

「不要緊，」忽然新的智慧在她心中泛起了；就和她說工廠爲過年，早放工叫工人歇歇。明天也這麼說，反正陽曆年人家都歇三天班。工錢……，工錢就說過了陽曆年才發。」

什麼都想妥當了，於是，她安心地穿過閃耀着霓虹燈光的馬路，越過橋，又走完一條修長的沙土街道，家——那矮小的灰瓦房屋，畏縮地立在黑暗中，呈現在她的眼前了。

室內沒有燈光，小窗上的舊帷幔已經將玻璃擋起來了。

「怎麼不點燈？出去了？」

一邊想着，一邊走近了門口，她把餅子放在左手裏，正要去推門，忽然聽見裏面一個人用了低微的聲音喘息着說：——

「咳，你這人真是的，——轉着點不行麼？人家那個地方叫地方叫你給頂的怪痛的啦！」

從每個短促的字音裏，翠娟聽得出那是在喘息。

接着有一個人淫穢地笑了，一個粗沙的聲音從屋裏蕩出：——

「你放了心吧，那雙鞋的事兒包在我身上。毛線我早晚也給你買來。——明天過年，人家今兒可都樂了，我還能不解解饞？你別儘往後擲，又不是頭一遭兒，還能受不住？」

翠娟的臉上飛過一片緋紅。她立在門外，緊緊地咬着下唇。

「你管怎麼轉着點——轉點。今天和姓趙的

了半下午，這會真痛的受不住……咳，拾拾，你拾一拾，你應着明天再……你明天早來……要不你就摸……我解開扣子，你……

『砰砰！』

莫名的羞恨，使翠娟的敲門聲急促而且響亮，她用右手搖撼着門把，門正緊緊地鎖着。

『他娘的早不來晚不來，單看我來了你就來搶哪？滾你奶奶個×的，她陳碧娟就長了一個窟窿，今天包給我啦！』

『姐姐，姐姐！開門！』翠娟高聲地喊着：『開開門，是我——小娟回來了！』

室內的談話聲低了，祇模糊地聽見姐含着淚的哀懇聲音：——

『我求求你，明天一定再，一定……快起來，小娟來家了……好人，我謝謝你還不行？……明天明天再……快提上褲子，褲腰帶！』

湊合在談話聲音中的，有咒罵，有嚙噬的摺被聲和披衣聲。

燈點亮了，隨着，門也啓開了鎖。姐姐拉開門，探出半個身子，慌亂中穿起的衣服，肩頭的紐扣套到領間的扣眼裏去了。斜映着混濁燈光的面孔：濃白深紅，襯着凌亂的髮髮，像個深夜的幽靈。

『妹妹，這末早就回來了？拿的什麼？冷不冷？』

翠娟沒有回答。她含怒地盯視着那個三片嘴唇的人。那露在唇隙間的金牙，那滿頭的禿冠，都在喚醒她的記憶，她陡然想起曾經在酒樓上招

待過這個傢伙，受過他的奚落。

那人穿起掛在牆上的黑呢襪棉袍，戴好呢帽，丟了兩張綠色的鈔票在小桌上，色情地對翠娟凝視了一下，匆々地走了。

姐姐不安地看看翠娟，又看看走出去的男人。妹妹凜然的目光逼視着她，彷彿要透過皮肉一直看到地的心裏。

『他是誰？』

半晌，妹妹神色沉厲地問了一句。

『他……』她低垂下頭，避開妹妹的視線，惶惑地回答：『季子和他剛才進來，說給我拉點針線活計做，添補添袖家用。』

『不。我都聽見了。』

『妹妹你……』

姐姐走近翠娟，擁抱着她的肩膀，大棵瑩亮的淚滴，悄默默滑下眼窩。

翠娟直立着不會轉頭看着。她的心裏翻攪着一些難堪的苦痛，眼睛在敵意地注視着小桌上的鈔票。沉默了一會她說：——

『你接客了。』

『不，沒有，妹妹！』

『那麼這錢哪裏來的？你應當結婚，姐姐你要男人給你痛快了，都是我累你，就誤了你的……』

姐姐忽然緊緊地抱住妹妹抽泣着。

『不！』她堅決地說：『不妹妹！我愛你疼你可憐你，我知道你也疼我愛我。我明白你，我怕我傷心，瞞着我不知我知道你當了女招待，我怎麼忍……』

『姐姐，你知道了？』驚疑掠過翠娟的情緒。

『我也想瞞着你，妹妹，我沒有能耐，做工託不上人，幹差事沒有學問，祇要我的臉再年輕一點，我也能當個女招待幫帮你掙錢。我想不出法子，就是這一行還是什麼女人都能幹的，祇要豁上臉。我就幹了。妹妹，窮人餓壞了還要臉麼？』

『不，姐姐！你不能再幹，要不你就結婚。女招待我也不幹了，今天下了工。明天我出去另找事幹，找不着咱們去挨門要着吃。姐姐，咱們活着，誰也不准把身子叫人糟踐換錢。』明天把咱媽撇下的那身裙子和小綢棉襖當了先繳上房錢。』

『不用，房錢，米麵舖的賬早清了，我這裏有錢。』姐姐把下午從姓趙的手中得來的十塊錢放在妹妹手裏：『妹妹別再提我結婚，我爲你活着，男人祇能叫我傷心，妹妹，我祇巴望快存兩個錢給你找個好人家，我就死也……』

『不許你說，姐姐！』翠娟感動地擁抱着她：『你照養我受盡了苦，我不找人家，我守着你，我去掙錢養你，我不能離開你，姐姐！』

她們緊緊地偎抱着，真摯的愛滌盡了各人一天所受的委屈。油燈淺淡的光將她們的影子靜靜地描在牆上。

翠娟悄悄地對姐姐說：——『明天是一年的起頭，咱們也起頭另活。』

點點頭，更緊地把他擁在懷裏。

夜很靜謐，她們沉默着，彷彿聽見新的年輪載着生氣，載着光明，載着希望和幸福，隆隆地轉着臨近了。

八年的舊蓄 (續)

方 蘭

四 歌和在屬園中

在長久忍耐與切心竹望的熬受中，到底，我又挨過了一年。我走出校門，再沒有回一回頭，像個囚犯似的，對於蟻伏過三年的獄牢，再沒有一分依戀。同時，像個秋夜的青虫撲向燈火，我興奮地奔向古城來了。

攷完了學校，我便慫恿着佑英到街上去玩。其實，我枉作了聰明，佑英對我的意思是全了解的。

「你乾脆說出去找人好啦！到這時，還何必隱諱呢？」

是的，這時已再沒有隱諱的必要，尤其對於佑英，所以我只是笑了笑，沒有辯說一句。

「不過，你去找他，我跟你去

，可不方便！」

「那有什麼？我們是一樣的同學。」

「一樣？嘻嘻！可是，你知道他在什麼學校嗎？」

「哪裏知道？二年中只接到他一本沒寫寄處的雜誌。」

「那怎末找？我看還是登報吧！」

「別給我開玩笑啦！」

我使勁拉着她笑着跑出去，走在熙攘的街道上。一面向人羣中張望着，一面心裏想：

「蘊融，你怎樣不早寫個地址給我呢？是怕再給我招到那封建的學校當局的誤會？那是你的細心，

但也是你的懦弱呵！爲了我們的未來，我不會顧忌一切！」

我焦急，憤氣，我真想假如找到了他，我將毫不客氣地責斥他，甚至不聽他的辯說，打他個耳光呢。

到底，我們在商場中遇到了。佑英匆匆躲開了，跟蘊融在一起的兩個舊同學也都躲走了，倒弄得我倆不好意思起來。不過，我的那一肚子焦急與憤氣，立刻也不知哪裏去了。

我倆沒作什麼多餘的寒暄與客套，開場說過幾句近況之後，就默默對視起來，四隻眼光結成了兩條線，心在胸膛中的歡跳，我相信是同樣的高速。是的，當初我們沒有機會多說過幾次話，就連在信紙上也沒有作過怎樣情熱的表示；但過去二年的期待，或者說相思，却勝

過千次會見萬次通信呢。假如以十年萬里的遊子歸還故鄉的興快與欣悅比擬我們的心情，那或者是有幾分親切。

第二天的下午，我們並肩走在中南海的石路上，我興奮地歌唱似地背起來：

如今我快心了，我高唱，
我走在詩畫的古城道上，

我呼吸着花的芬芳，
我沐浴着白的陽光。

他興奮得跳起來。隨後他兩臂舞揮着，我們齊聲再唱：

如今我們快心了，我們高唱，
我們同行在詩畫的古城道上，
我們呼吸着花的芬芳，
我們沐浴着白的陽光。

「蘊融！」破題兒第一次呼他

聽着深地把頭低垂了，我好奇地回頭看了看，那是四五對奇裝麗服的男女。立時，他現出那樣莊嚴的表情，對我講了：

「愛情在如今，已是受過人們最大的侮辱的了，因為『虛偽主義』剝奪了牠高貴的本色，而『拜金主義』更拿牠當作一種商品去買賣！華，你明白吧？」

「那，那，我明白，我全明白！」

我說着，真是誠惶誠恐，好像偷過他的什麼東西而被他發現詰問了。他看着我，一時轉換了話題，問我：

「華，中國歷史上的女性，你以為誰最可憐？」

「當然是朱淑貞！」我幾乎毫無思索地就回答了他。「我永遠想着，當她寫着『寧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憤慨，怎樣的悽傷呵！」

「你以為最可恥的是那類女性呢？」

「是林黛玉型的，」雖然說着有些自愧自歎，但仍舊鼓了勇氣說。「我覺得像她過的那樣的不能自

拔的落淚的日子，簡直是不但侮辱人生，而且侮辱了自己！」

他笑了。我也就像被赦了罪人，或答完了試題的學生似的對他閃個會心的微笑。

他從書包裏掏出一本書來，放在我的懷裏。那書是叫『南市街』，是一本散文。

「請帶回去看看吧，下次再見時，我願聽你的讀後感！」

他說着，隨手拾起一塊石子，投入到水中。立時，平靜的水面，掀起了粼粼的波圈，擴大，擴大，直盪到我們面前的岸邊。他異常誠摯地問我：

「華，你明白這象徵的解釋嗎？」

「我明白，明白！」我明白這無語的啓示。

下次又見他的禮拜天，是個風雪嚴寒的天氣。

這天，一見面，他便提議到北海去走一走。我心裏十分不同意，可是嘴上立刻答應了。從溫暖的圖書館裏出來，頓時像走進另一個天地，冷風像萬把針銳的剪刀，雪花已變作粒粒堅實的冰塊。他却頓時

挺起胸脯，露出興奮地欣笑。

北海裏，望不見一兩個遊人。

路已經很滑了。他望我艱難地試量着邁步的模樣，故意離我遠遠地，我怕我要求他扶我一把，還隔岸觀火地冷笑呢。我硬着心，掙扎着快走了幾步，趕到他前面。因為沒有跌倒，我胆子也大起來了。再看他時，他臉上的冷笑已改爲欣笑。冰花打得臉辣辣的那末痛麻，看他的臉色是充血的紅暈，我真恨不得快走幾步，找個地方溫暖一下。他却又故意慢步斯文的了。我強忍着，到底沒有說話，並且一直走在他的前面。正到大石橋的中央，忽然他又把我叫住了；

「華，歷史上最和樂的一雙夫婦，你以為是誰？」

「是李清照與趙明誠。」索性我也站住了。

「爲什麼？」

「他——」我不禁稍稍遲疑一下，相信我的臉是更添了紅暈。「他們有過『雪尋梅』的故事，那借行該是多末詩意的呵！」

我看他聽着笑得那末滿意，也許他會過來扶我一下，但是他仍然

沒有，我也只有強忍着，任風的尖刀刺着臉，冰雪一粒粒像在臉上釘釘。

好容易才走到山洞東口的亭下，我想暫時憩一憩，勻和地喘一口氣。但是他又提意走進山洞去。我也仍是強忍着，並且臉還對他強閃着欣笑。

我們摸索着，試探着。雖然我好幾次幾乎跌倒，但到底走到了山洞的西端。並坐在廊下的木欄上，他的臉紅過濃艷的紅葉，先笑了笑，對我作一刻端相之後才說：

「你覺得今天怎樣？太委屈了吧？」

「不！我以為太有意思了！」

「不要勉強吧！」

「勉強？那怎末講呢？我最近見到一本書上說：愛之路途，確是十分艱苦的。不過，在受了挫折之後，還須再接再厲地努力，開拓新境地，創造新生命，那才是真正的強者，真正的達人。我讀完了『南市街』，真覺得愛不忍釋，於是讀了第二遍，第三遍。其中呻吟與朗華的生活，也許還勝過這樣冰雪中的艱苦，可是他們很快樂，那快樂

就是愛的勝利，愛的真諦呵！說真的，我看這人間是一片還未開拓的荒野或者已經毀滅的殘墟，那正需要青年的熱與力。所以，說愛是人生的點綴，那是侮辱了愛，誤解了愛，輕藐了愛。因為愛之光與熱。就是生命之光，生命之熱，生命之力。走這崎嶇幽黯的人生之路，怎能少得這神偉的光、熱、力呢！」把準備好的一篇話，一連氣地說出來。

「好，好！」他興奮得忽然站起來，像握到了什麼成功的權柄。他欣快地揪住我，像一位藝術家對他苦心創造的作品珍愛地欣賞似的。

六 浸在薔薇桶裏

——日記摘錄——

今天——這民國二十六年的元旦，將是我永世不忘的一天啊！今天，掀開了我生命史最有意義的第一頁！今天，是我最幸福的生活的開端！

半月前，蘊融的文稿賣給了上海一家書店。就用那些稿費，他買了許多書，還買了兩本文藝日記。

在上禮拜六的下午，他親自把

一本「文藝日記」給我送到學校去。我接到手裏，默念著布皮上那幾行燙金的英文字，我們彼此會意地笑了。

珍貴地，我捧著「文藝日記」，虔敬地對他說：

「謝謝你，融！但是，我沒有什麼可貴的回敬你，有的就是這顆熱誠的心，與我的摯誠的愛了！」我覺得再不能不對他這樣坦白地說了。

「實在，這樣薄薄的一本白紙，原算不了什麼。不過，它的代價却是我一滴滴的心血！」

「是的！我絕對不辜負你的意思，我要在這白紙上寫上我生命史最美麗的第一頁！」

假如不是在學校的接待室裏，我說不定會勇敢的投到他的懷裏，聽他那末含情地呼我一聲「華妹！」我更毫無隱諱地向他道出我被少女的羞怯壓在心底的那些希望，那些理想。真的，已經好幾次了，我們見面時，似乎在他的眉宇間我發現了他內心是在起著愛的燃燒。但是，當要同他作一次熱烈的握手時，我的心又悸顫了。每次回來我總悔恨自己的懦弱，惋惜一次機會的失掉。然而再見他時，又被他嚴師

似的莊正所拒止了。我望著他，望了「文藝日記」上的燙金字，我覺得心在發燒，臉也在發燒。送他出校門，又叫住他：

「融，我們元旦在哪裏見。」

「元旦——」他沈思一下。「元旦我有事，早同朋友約定了！」

「幹嗎單單元旦有事？早一天晚一天不行嗎？」我破題兒對他撒一撒嬌，閃一閃噴色。「假如那朋友比我更知己，那就請便好了！你的事，你的朋友，反正我全能猜個大概，好吧！」

聰明的他，却一時情令智昏地向我露著悔歎焦灼的表情，退轉來幾步：

「華，怎末竟不了解我了？元旦我們太廟見好吧？」

立時我向他高笑起來。繼而又悔恨自咒了，我怎末該對他這樣取笑呢？雖然自知並不是有意打趣他。可是，我更知道，我們中間只許有嚴正，和諧，決不容有一些兒輕薄呢！輕薄，是愛情最大的忌諱。天啊，好幾天我的心像大雨中的花朵，一直仰不起頭來。

這幾天，許多同學們總是彼此顯弄著誇耀着自己愛人送來的新年禮品的華美與珍貴，看樣子恨不得

開一個展覽會才快心。對她們，我閃著卑賤地笑，我咒棄那商品化的愛情！當她們問我收到蘊融的什麼禮品時，我僵僵地說。

「愛情！」

「你送他的什麼呢？」她們再問。

「愛情！」

謝謝天！爲我們特意造下這樣一個好天氣！

真的，假如不是有昨日及以前那樣嚴寒朔風的記憶，說不定會疑心今天已是春天了呢。天色是如此清明，陽光是如此鮮艷，偶然一絲風息吹來，樹條微微顫幾顫便又靜謐了。太廟的老松，在地上印著那末偉壯豪邁的影子。

我們並肩走着，踏着那老松的影子。陽光像在追隨着我們，從枝隙間總似向着我們微笑，也許是要窺察我們臉上的表情吧。羣羣麻雀被我們驚走，繞個圈子又飛回了，牠們也許是要聽我們細語的秘密。

今天我們談話，非常散漫，可是精神始終是集中的，主題始終是統一的。我們談着認識的或不認識

的今世的或古代的人們好惡真偽與得失，總是說着說着問題就直接或間接落到我們自己的身上，此時，便以互相會心的微笑作片刻的凝視，未來的幸福已先在眼前閃個形影。

時光老人的脚步，在相會的愛人心中總是快速的。

我們從太廟出來，已是下午四點了。

照例，異常簡單地吃過了飯。也照例，比平日吃得異常的多。

等我們並坐在中央電影院裏的時候，我的心是一直突突跳個不停。映幕上是變換着「熱血雄心」的悲壯熱愛的場面。那軍官的壯烈掀起我摯誠的崇敬，那女郎的熱情也搖撼了他的心靈。我聽得他的心也在跟我的一樣高速地跳動。當微微偏側了臉窺察他的表情時，見他正也同樣地看我了，在薄暮似的微明中，我們的眼光觸在一起，會心的笑一笑，就又轉向映幕了。

直到走出影院，立在街上，我的心仍在不息地跳，身子有些攤軟，腿腳像是不屬於意志的動轉似的，每逢一觸到他的衣服，就像觸到一團火或者什麼奇異的東西似的渾身有着熱蕩蕩的感覺。

「華，我送你回去吧，這時已經快九點了！」

「我們不是說今天耍玩個痛快嗎？」

「那末，依你，我們再到——」

「我看還是去中南海吧！」

中南海的冰面上，星星的影子像嵌了無數顆耀目的晶珠。稀疏的燈火，綴在大樹的掩映中。空氣寧謐得像一個嬰兒睡中的呼吸。

我們走在西岸的石鋪道上，步子是那末滯緩，又那末倦軟。似乎一口氣湧上喉嚨間，呼吸是那末不舒坦。智慧也像被一股什麼力量封閉着，一時再想不起該說什麼好。

「你是累了吧？」

「是的，似乎需要一刻的休息。」

於是，我們並坐在樹下的木凳上。天啊，假如有愛之神的話，那該說是愛之神的手呀，不由自主地，我們被推擁在一起了！們不知怎的，在第一個長吻之後，我們的眼淚，同時滴落了。一刻之後，我按了按心跳，問他：

「融，此刻之前，你也曾這樣想過嗎？」

「想過，而且好久之前就想過。不過，我總覺得我們中間更需要冷靜的沈默。」

「那末，我們今天——」憾悔如同個冷血的虫子爬上我的心，淚

也更簌簌落了，同時心裏想：他會從此而卑視我嗎？」

「話不是那樣講！」他以手絹拭着我的淚。「我們過去的幾年，分明是在培育愛的種子。到今天，它發芽了。我們該慶祝這個最可紀念的日子！並且還要虔誠禮讚愛苗的茁長，發蕾，開花，結實呢！」

說着又是一個長吻送給我。

我也才像服了定心劑。

他送我來到校門前，又認真地對我重複一句：

「華，今天是民國二十六年的元旦！」

我重隨即應了聲：

「是的，融，今天是民國二十六年元旦！」

此刻，同學都睡了，電燈也滅了。在這蠟燭的照耀下，我的筆在這美觀的「文藝日記」上匆匆爬走着，我的心潮也仍在洶湧澎湃着。到此刻，我才體味到那些前人的話，是人間不滅的真實：——

「當女子被接吻時，便從頭頂到腳跟都變成了心臟，全細胞與全神經都跳躍於歡喜與愉快之中。」——伊姆米曼「接吻一試便無痕跡，可是胸中的火炎怎能拭去！」——歐洲諺語。

「五月二十日，路得開始和我接吻了，彷彿浸在薔薇桶中的神情，充滿甘蜜香水與香檳的薔薇桶！彷彿誰以金剛石的腳，在我全身的神經上散步，載安琪兒的CONDOLA，在我的血管裏遨遊，浴給我全身魔術似的紅光。」——某少女的日記。

「那時候，我全身的神經彷彿被美麗的蝴蝶的彩翼輕拍，血管中的血像香檳酒似的泛起泡沫，我的周圍佈滿光艷的彩虹。」

「那時候，我的耳聽到天上的音樂，我的胸陶醉於欲消魂的香氣。我歡喜得想喊叫，可是我又怕洩漏了閉在唇裏的喜悅。」

到此刻，我才感到這首詩，再讀來是怎樣的有意味：

「我把你這張嘴，
比成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酒，
讓我時常醉！」

時鐘已經響過兩點了。此刻，蘊融也正在寫這美麗的生命之第一頁吧？也許他已經睡了，正有個最適的夢浸潤着他的心！

西番蓮

(續)

滙光

三

是一九四〇年的初春，三月了。

過去兩個多月的時光裏，使我們感到了非常的美滿；對於我們的幸福的建造，彼此都很努力而又着實地細心，因此熱烈的愛情，便在急速地與日俱進着。無疑地，到了這種程度的青春的愛，其光芒也就愈漸白熾了。我們心裏都很坦白，更覺得世界上的一切友誼完全不及我們的正確，美滿，有意義；在我們的眼中，除了我們的愛情是值得尊崇以外，其他的人間事故便一概地被我們卑視了。

每逢假日裏，我們必然地相聚在一起，找些課外娛樂來興奮一下；此外，在各公園中，也會尋到我們的足跡。我們都非常好喜划船，有時在公園的湖面上划起興來，即或月到中天，也不願捨了蕩漾波間的船兒而回家的。

有一天，大概是一個慶祝什麼特典的日子，我校奉令放了一天假；當然，她們校中也不能例外的。早晨，還躺在被窩裏未起的時候，我便用電話她約好了下午去看電影。

下午，我們到了××影劇場。

這一期的映畫是『孟姜女』；也是因為這片子較為優秀的關係，當我們購票的時候，早已掛出『樓上樓下座位已滿』的告牌了。我們無可奈何，心裏又着實想着，遲疑了一會兒，只得向小役們通些賄資，求他們給找兩兩座位。至終，還不負我們的願望，在樓上包廂中竟專寫我們安插了兩個加座。

雖然全場人位已經擠得很滿，但是時間尚早，故此還未會開演。

她安爛地看着本幕說明書；我的視線並沒有準確的目標，偶然無所為地向後一望，却看見一個面容像四十多歲的男子正在用着奇異的眼光注視着她的背景。——其實看到這種情形，我也未曾過意，因為在娛樂場所裏這種神經狂的男子向來是少不了的。

又換了不大的工夫，準備開演的鈴聲便響了起來；於是我們便轉移視線到銀幕上去。

影片的內容，是表現孟姜女與萬喜良的愛情故事；此外還穿插着一些當時官吏們的苛政實施的情形。

當影片演到孟、萬二人被逼無法，草草結婚的景況的時候，她突然低聲而羞澀地問我：

「今日！假如你我處身在當時的事況中，你願意是誰呢？」

「我到找不出我應做的角色！」我故意地說。

「不行！找不出也得拆對一個！」

「那麼，我先打聽一下，你願意是誰呢？」

我沒等她回答：「你願意是那位滑稽的小丫環吧！」

「再胡說打你嘴！」她在斥責我。「我看孟姜女的遭遇，到使我非常同情的。」

「我願你大概是想做孟姜女吧！」

「她到是很安詳，莊雅，秀麗而又富於情感。」

「我覺得做萬喜良却很合身份！」說完，我禁不住笑了出來。

「缺德！聽我不擰你纜怪……」她好似生氣了。

「不理你了！你竟佔我的便宜。」

「你罵我好，誰也別理誰吧！」這樣生硬的話說過之後，我突然握住了她的手，轉換之一種極和藹而溫存的語氣：「凌芳妹！妳若是生氣，那如何必對我提出這麼一個不好回答的難呢題

？」

她低頭不語，笑着；血液中好似滲入了我的靈的分子而增加了動能，於是她的雙頰泛起暈紅的色彩來。

這時，突然由我身後射來一條手電筒的光線，斜着照射到我的臉上。

「先生！」好似我身後有人這樣打招呼，聲調是非常沉重而陰鬱的。我不知道這句話的對象是誰，所以並沒有多加注意。

「先生！」這聲音剛剛完了，我的肩頭被人拍了一下。

「誰？那位？」說着，我站了起來。

此時，她並沒有回頭看一看，在她心裏或許是以爲這一定是我的同學來開笑的。可是當我看清楚背後那位來人的時候，心中突地一驚，然而又覺着喜歡起來。

「你不是凌芳的六叔嗎？」我客氣地說：「請坐！請坐！我正想有機會找你談談呢！」

那人的臉色很不好看，並沒有什麼動作。凌芳聽到我的話，猛然間也站了起來，臉上湧現出極度緊張的表情，疑懼地問：

「誰？」

「怎麼？連六叔的語聲都聽不出來了嗎？」

「我向她笑着。」

她看到她的六叔站在她眼前，好像是非常憤恨而無可奈何的樣子；忽然倚在我的胸前，用手指着她的六叔說：

「你，你……啊！啊！」話語是那麽急促，未曾說完便攤軟在我的身上而不能言語了。

看到這種情形，使我大大地疑惑起來。

「怎麼了？怎麼一回事？」我撫着凌芳的前額，手心感覺到她的額角上發燒得厲害；低頭一看，啊，原來她已經暈過去了！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到我們這裏來做什麼！」我急得有些野獸化了。

差不多全場的視線都集中到我們這方來。當我一手推開包廂的小門，即將舉手打那人嘴巴的時候，那人却鎮靜而柔和地把我的手勢讓

回了。

「先生！請你息怒。我也覺得自己這樣猛闖是太對不起你了！」

「你到底是誰？」

「凌芳的六叔呀！那還有錯兒？」

「她現在爲什麼這樣怕你呢？」

「啊！你要問嗎？……那好！他更加重了口吻說：「那是因爲我和她的私人關係是不利於她去講戀愛的！」

「這是一句什麼話！難道以做叔叔的資格就會對姪女的正當行爲有什麼不利嗎？」

「你的話很對！叔叔當然管不着自己的姪女與他人去談愛，不過我們之間還有更深一層的關係，這層關係是絕對不能允許我在旁邊看着她與別的男子相互愛戀的。」

「這也太奇怪了！你和她還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嗎？」聽了他的一片話，我心中不由得好笑起來。

「據我看，你和她只不過是經歷了相當時間的朋友，然而我却已經和她定婚二年多了。」

這句話着實嚇了我一跳。

「竟會有這事？」

「這不會有錯兒的！……不信你只管去問她。」他慢吞吞得意地說。

我半信半疑地轉向凌芳問：

「凌芳，不要怕！他的話實在嗎？」

她並未答言。原來，呵，她尚未甦醒過來。我知道總這樣延宕着於她的生命是很危險的，所以急忙向那人解釋着說：

「這位先生！如果你的話是事實，那我可太對不起你了！不過事前我絲毫不知道這件事，凌芳向來也不會對我說過。我雖然和她有着一個不

莫太短的友誼期間，可是我想你一定會相信我們之間只是維持着純潔的友誼吧？然而，在另一觀點上講，我總覺得這件事是相當錯誤而又很可疑的爲什麼一對不相愛的人會走上定婚的途徑呢？」

「我看了看凌芳的臉。」請恕我不能和你多談了！凌芳已經帶過去這些時候，再不到醫院去也許

會生出什麼危險的；那麼，你能允許我送到醫院去嗎？」

「沒有什麼關係！」那人淡然地說完了這麼一句話，便從腰間掏出一個皮夾來；打開皮夾，拿了一打紅票的鈔票遞向我。「你多受累，順便帶些醫藥費吧！」

「謝謝的好意！可是這點兒款子我還用不着外借。……你請自收回去吧！」

「那麼……」他沈吟了一會，就毅然地仍自把鈔票帶起來。「好吧！你多受累了！我們後會有期，再見，再見！」

一片下意識的俗調，我沒有空去管理他了；回頭叫過兩個小役來幫助我扶着凌芳走下樓梯。成羣的「中國人」在圍着我們看熱鬧；天氣雖然不算熱，可是我已出了滿身大汗。到門口，我僱了一輛汽車，送我們到××醫院去。車中，我給她實行着人工呼吸法，心想這也許不會發生任何効力；豈料出乎意外地她竟漸漸蘇醒過來，雖然，美麗的面孔上却籠罩了一層陰森色彩。

她還是軟軟地躺在我身上。

到了醫院門口，她的精神已經恢復多了；告訴她她覺着非常頭痛。我一面安慰着她，一面扶着她走進醫院的門口。

一間裝飾得像雪洞似的醫室裏。

大夫一面給她實行檢查，一面問着病的起因；我不好實說，便用着一些巧妙的言詞答對了他。

「一會兒，大夫停止了他的工作。」

「這只是一時精神上刺激過分的緣故，腦子突然受一種猛烈的激動，任何人也受過這過去的。現在既然已經蘇醒過來，也就用不着什麼緩和腦系的藥品了；配一些治頭痛的藥拿回去，到家多休息幾天也就會好的。」

「是！謝謝大夫！」

「你是她的……」這位大夫有興緻地問。

「呵！」我急忙阻止了大夫的話，恐怕他的話會鬧出笑話。「……我是她的朋友！」

大夫笑了一笑，拿過一張小紙單子，要我簽

字；我便毫不遲疑地在指定的地位填寫了自己的名字。

幾位護士在談論着凌芳的美麗。

大夫開了個藥方，命令一位看護小姐去拿藥。過了片刻的工夫，那位看護便把藥拿回來。大夫當時就叫凌芳吃了兩三片小藥餅子，接着又讓她喝了些紅紫色的藥水；並且安慰着說：

「不要緊的！這幾瓶藥水拿回去用吧！」

我和凌芳一齊向他致謝，拿着藥水瓶退出了醫室；路過會計處，我如數地付了全部費用後，便走出醫院，坐了原僱的車子送她回家。

她忽然俯在我的肩膀上哭泣着。

「親愛的凌芳，哭什麼？這場小風波會有什麼關係呢？大凡世界上一切偉大的事業都是這樣，在它踏上成功的途徑上，麻煩的障礙是必得碰到的。可是，只要當事者有勇氣，有毅力，那一切魔障不都可以剷除，消滅嗎？現在，我們的心靈是誓不分離地結合起來了，搗亂的小鬼們又會有什麼有效的方法來破壞呢？我們是靈感的，我們是聖潔的；我們的需要是愛的滿足，是至情的真實表現。我們的精神偉大，行為正確；會有什麼能使得我們懼怕，悲痛呢？凌芳，事實儘可以不合乎真理，但是却不能防害了真理的正直性。所以，妳我的愛是堅決的，是合於真理的，是永久的，是與宇宙同終始的呵！」

「凌芳，你的話很對！我心裏總這樣想：有着受日這樣的一位愛人，是足以使自己滿意而又值得驕傲了。……然而我知道，惡魔就要以它的毒辣的手腕來破壞我們的愛情了。看今天預兆已經臨頭，這可應該怎樣去對付呵！」

我明白了她的心意，急忙安慰着她說：

「凌芳，那算什麼了不得的事！何必怕他？我溫柔地撫着她的頭髮。『我的愛情和我的心靈永遠是屬於妳的，任何時刻也不會離開妳了！』

……她抬頭看了看我，默然地沒有說什麼；臉上泛浮着一幅苦笑的笑容。

我緊緊地擁過了她，一個長吻……

我們沉靜了片刻。

「妳六叔的名字叫什麼？」

「楊××。」

「怎麼姓楊呢？不是妳的親叔叔吧？」

「他是我父親的盟弟。」

「怪不得呢！他住在妳家嗎？」

「不！他家在××大衙。」

「他說妳已經和他定婚二年多了，是真的嗎？」

「是真的！不過內中隱情我以後一定讓你們瞭。」

頭痛得使她屢次皺眉；我不便引她加倍地傷心，也就不再多問什麼了。車子開到她家的門口便停下了，我隨她一同下了車，仔細一看，多麼富麗堂皇的一所府邸呵！我們不便久在門口停留，相向點了點頭，她便拿着藥瓶，默然地推門進去了。我又坐了車子轉道歸家；當汽車將要開出那條胡同口的時候，我在車裏又回頭看看她家那所嶄新而華麗的房子。

四

「凌芳，不要太可憐了吧！我們應該拚命地反抗這種惡勢力呵！」

那件事總在我心裏縈迴着，是的，它將永遠在我的記憶中佔住一個位置了，我無時無刻不在憤恨自己的懦弱；雖然，沒有機會也是一種不得已的事實，不過青年人的心是不會因為一點阻撓就漸漸冷卻的；尤其是對這種惡勢力的制壓，無疑地便會逼入反抗的途徑上去了。

正如我所料到的，那一天下午，我接得凌芳一封信。親愛的凌芳：

既或那純潔的淡藍色的天空，有時也會被烏雲遮掩了。——不，讓它不要陰鬱了我們！

事情就是這樣的：越是有前程的舉動，那惡魔所遭遇的魔障也就更厲害，現在，阻礙我們的發展的魔障已經來到眼前，難道就任它擺佈我們的命運嗎？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了一句你所說過的話：

「……只要當事者有勇氣，有毅力，那一切魔障不都可以剷除，消滅嗎？」

那麼，你不是有勇氣，有毅力呢？

……

「楊」在星期三到我家裏來了，神色安然依舊，好似若無其事的樣子。父親命我到客廳裏去見他的時候，他更是持着和從前相同的態度，裝作出非常有禮貌的態度。我本來對他無話可說，然而奈於父親的情面却不得不應酬幾句。公式似的劇演過後，我便退出屋來。疑惑的心裏，顯示出許多問題：他爲什麼來的呢？他要對父親講些什麼呢？……於是我站近客廳的後窗站住了腳步。

「六弟！公債的市價跌得真慘！你知道這消息了嗎？」室內傳出父親的語聲，「老哥！那我怎會不知道！他的聲音中掺杂上一陣冷笑。

「我在××銀行存的債票很多；看這勞頭，損失要越來越大了，今後如果總這樣繼續下去，私下的一點財產，不立刻就算完了麼！」說到這裏，父親的聲音變得顫抖了，「……所以，目前唯一救急的辦法，只有到交易所去『買盤』。前天老李也告訴我現時的情形已經十分吃緊了，再不運動運動恐怕誰也支持不住。……我今天把你請來，也就是知兄弟你商量借點款子用用，只要『盤子』稍微轉動過來，那我也好把全部債票活動出去，局面還不至於太難維持。不然，那真不堪設想，……只看見兄弟你的主意如何了！」

室內的空氣靜得發死，待了很久的工夫，只聽他慢吞吞地說：

「這個……他儘量把聲音拉得很長，也沒有接着說什麼就停住了。

「老弟有什麼心事嗎？」

「沒有什麼！」他淡淡地說了這麼一句

話。『不過……不過……』

『噢——』父親的聲音帶有些訕笑的意味。『你這一看她的像片我就明白了！本來，我打算讓凌芳高中畢業再和你結婚；不過，那還是兩年前的話，如今我看凌芳長得也不是小孩子了，心裏怎麼會不願意你們早早結婚呢！……那麼，兄弟若能幫我一把；由我做主，一切事都不成問題的！』

天哪！我父親就這樣於心無愧地出賣了他的女兒嗎？——受日，你要知道：我父親的眼睛裏只看得見錢，爲賺得金錢他老人家做任何卑鄙的事都不引以爲恥。說到這裏，我不由得回憶到我的母親。我的慈母在兩年前死去了她死的時候，正是父親逼着命令我和『楊』定婚的夜裏。爲了我的終身問題的錯解，她含恨而終結了她的生命！當她即將氣絕的時候，狼命地抱着我的頭，斷斷續續地說：

『天呵！我已經……爲這東西……；盡過最大的力量了！呵……；願上天給她一個正當的安排吧！天……；』母親未能完全終結她的話語就斷氣了。

受日！我等到這裏，至情的淚水是止不住地湧出眼眶來。

當天『楊』聽到我父親的話，正恰當了他的心願，便一口答應了貸款的事情，至於他和父親有什麼秘密的規定，我並不詳細了。

前天傍晚，我父親命僕人把我叫到花園的涼亭裏去。我自從踏上台階，便沒有看他老人家一眼；兀靠在欄杆上，呆看着飄浮在天空的赤紅色的晚霞和雙飛的燕子，春風輕柔地吹過，已經有些溫暖的意味了。大約有半個時辰的光景，我們父女誰也沒有答理誰。

父親在亭子裏徘徊了好半天，突然在我面前止住了步，笑着對我說：

『咱家的公債票已經全數讓出去了；不

但沒有虧本，還共總賺了一百多萬。這真得謝謝你六叔呵！若是沒有人家拿出五十萬塊錢給了老李做運動費，一下子硬把債票的『盤子』買過來，那說不定咱家就會全破產哪！』父親說話的時候，得意的色彩充份地浮露在臉上。

『父親，你還記得我媽是怎麼死的嗎，她是最不贊成你這種冒險營利的事情的……；』我的淚珠圍着眼圍滾滾滾去，有幾滴被迫而落下了。『……；記得那一天晚上，爲着這類事她和你吵架，後來越說越不投，竟致和你動起手來；你一下子打在她的胸口上，從此母親就時常吐血，病勢日漸沉重，終於……；終於便捨了她的苦命的女兒而去了呵！』

慘痛的回憶，使我痛哭起來了。

『好孩子！她是糊塗人，不明白事體的輕重，不知道爸爸走的完全是光明的步子。爸爸是正直而能幹的人，這誰不知道！一切行爲，上能對得起祖先，下能對得起兒女，就是鬼神都會保佑我的；尤其是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孩子，你又沒有兄弟姊妹，能不同愛你嗎！別學你媽！她是老糊塗，不明白錢的有用，簡直早就該死！』

聽了父親這一片不近人情，血滅良心的話，我忽然忍心地止了淚，向他問道：

『爸爸！咱們欠楊家多少錢了？』

『不多！統統算起來也就是二百多萬。

然而他說只要你能够近期和他……；他便可以完全不計較了。』這是多麼曖昧的語氣！

『他說什麼？』我急急地問。

『他沒有什麼……；只說二百多萬塊錢可以不要了，如果你答應……；』

『答應他做什麼？』

父親一面笑一面拍着我的肩頭說：

『傻孩子！他太愛你了！並且要你近期到他家裏去納福哪！』

呵！受日，這可怎麼好！聽說日子是定

在本年九月中旬，難道我寧願犧牲一身的幸福去嫁給他嗎？不，不會的，我決心不幹！假使你沒有辦法從這座火坑中把我提出去，那我只有死，你也預備着收納我的靈魂吧！因爲我的靈魂是必須屬於你的。

楊××本人，在電影院中你也曾見過了；至於他的身世，我現在要告訴你一個大概：他的父親就是從前貪贓賣法的××督軍；他今年大概是三十七歲，家裏有着五個太太。這種卑俗的敗類，還談得到什麼人格！尤其是他現在還私營一宗違法的勾當——販賣軍火。受日你想想：我怎能和這麼一個東西結婚呢？

記不清有多少日子沒和你見面了，可是心裏却一直在惦念你；料想你浮心性情也是一樣的。我現在除了到學校去上課的時候能得一點自由以外，在家中是被嚴重地監視着。然而，下禮拜五我們學校開遊藝會，到那天我可以裝作上課去，藉機可以和你會面。請你在那天下午兩點半鐘左右到北海公園前門內的石橋畔去等我。千萬！千萬！至時我有要事和你商議！

親你

保重

屬於你的凌芳手書

五

就覺着鐘錶的指針飛也似地轉起來；一日一日，很快地過去了。

星期五，是一個陰暗的天氣。我如約到達北海公園的時候，看見她已然坐在石橋北端的欄杆上等着我了。她的態度十分沉靜，二目直視着橋下潺潺流動的水波。

我走近她的身邊。

『凌芳，你裝得真像，手裏還提着書包哪！今天的功課到很輕鬆吧』爲的是興奮她那沉悶已久的心，我不得不帶些趣味給她。

她並沒有答理我的話，却說：

「走！我們找個清靜的地方談談吧！」

我隨她走進一帶土崗上的松林中，在休息椅上我們面對面地坐下了。

「這幾天我受的束縛太慘酷了！」她悲酸地說了，便一頭倒在她的懷裏。

「怎麼？你受了更多的委屈嗎？」

「不，不！受日，不談這個吧！」她轉了語氣，看着我。「你是一位有胆識的男子，怎麼也會這樣消極地問起我的委曲來呢？委曲，是惡魔給造出來的；假使惡魔除去了那我還有什麼可以算做委曲的呢？」

「呵！這惡魔實在難以除去呵！他有手腕，有勢力，有能買動人類意志的金錢！」我恨恨地咬着牙。「我們，……我們是赤手空拳的；我們深願爲真理，爲幾十年受過壓迫的人們拚命來創造一條更生的路。但是，我們沒有反抗的力量，環境也根本不允許我們去那樣做，……」我又換了一口氣。「尤其是你我的愛情，這乃是吃人的舊禮教所不容許的呵！舊禮教永遠和真理反對；假如我們有什人舉動，那他可以不慌不忙地藉着舊禮教的條例和人羣的盲從來評擊我們，他能够利用大眾的反對來否定了我們的真理。如果我們不顧一切地向他迎敵的話，那麼衆口鑠金，無異是以卵投石，必定要失敗呵！」

「受日，不要那樣想吧！那麼一來我們便沒有活路了。我們爲了要求愛的美滿，要給青年人創出一條光明的道路；就是處在比這種環境更爲惡劣的情況下，也不當懦弱地存下忍耐的心理。忍耐只會走上滅亡，黑暗，決不會找到新生，光明的。……」她沉思了片刻。「受日！對了，你有勇氣嗎？」

「有，當然有，不過我却不願自己做了無價值的犧牲品。」

「唉！誰讓你和他打架去呀！」她說完又想了想，突然果斷地接着說：「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

了！」

「什麼路子？」

「我們只有走！離開他，離開這不合理的罪惡淵藪；讓我們協力去開發一片更新的天地。」

「我想那也不太妥當吧！如果真那樣辦，舊禮教的社會就要給我們一種極不道德的『淫奔』的名義了！」

「受日，你既然知道舊禮教的不合真理，却又爲什麼這樣怕呢？新時代的輪子已經快要臨到我們這裏來替我們踏出一條光輝的大路；這條路就是真理，也就是真理，即將普遍地煥發了整個世界。像我們這般知識階級，應該站在時代的前鋒。現在的你我，不但爲了彼此的幸福，更應該放大眼光，爲全國，全世界的青年人們；勇敢些，灑出你的熱血，衝向前去！將來會有一天給大眾看看我們的燦爛成績。……」

「不過……」我還有話要講。

「不過你要知道，」她打斷了我的話鋒：「我們的愛情是合乎真理的！你是衷心地愛我，我又何嘗不是衷心地愛着你呢！我希望我們的『愛』能供給我們偉大的力量，忠實，熱烈，奔放，前進，決不受這惡魔的制服！」

「好！我總不會再爲幸福的獲得而疑惑了！凌芳，你有什麼計劃嗎？」

經過兩小時的商討，總算是有了一定的策略。這裏，使我十分佩服凌芳的聰慧；她真可算是一位新女性的表率了。——原來凌芳有過一位廣東省藉的女同學，名叫李曼君，她們在同學的時候非常要好。前年秋天，曼君女士畢業南旋，可是她們二人因爲感情隔洽和互相瞭解的關係，時常有信來往。上星期，凌芳已經把我們的不幸的遭遇，詳細地寫給了曼君；目前曼君覆了一封航空信，上面寫着：「……接到你的信，我以事關重大，立刻稟知了家嚴，求他老人家設法幫助。他很同情你們；命我急急寫信通知你們，最好

能於近日秘密逃來廣東。……你們到此，定期萬全！……」曼君女士的父親服務軍界多年，現於廣東担任××部長要職。

我們乃決定要出走了。

芳和我，併肩地的出松林。這時天際雲飛，飄搖不定，金黃的陽光，時隱時現。她打開了書包，拿出一朵鮮艷，皎潔，純白而又沒有妖冶的香味的美麗的花，花莖上還襯着兩片綠葉。

「這是做什麼？」

「獻給受日！」

「什麼花？」

「你猜猜看！」

「也許是菊花吧！」其實我根本缺乏分辨花草的常識。

「不對！」

「那我可猜不着了！」

「西番蓮！」

「這不合時的季節，西番蓮還能生存嗎？」

「你奇怪嗎？這是我特意在暖室裏親手培養的。」

「謝謝你的好意，我將使這種花在我的腦子裏刻上深重的痕跡；因爲我看這花正可做你的代表呵！」

凌芳的用意也就在此；如今被我一語道破，不由得使她微笑起來。

「也謝謝你！」

「這一朵潔白的花，」我撫着凌芳的肩頭說：「她將要與我一起以最大的犧牲，盡力矯正舊禮教社會的罪惡；誓不做人家升官發財的傀儡了！」

「更謝謝你的稱贊！」

「……」

內心的微笑會顯露到面上，金黃的陽光映襯着兩條幾乎合併了的影子。

手

三幕劇

凱嘉

第三幕

人物

銀 (盧三之長女)

柱 (盧三第三子)

翠 (盧三之次女)

二柱 (盧三第四子)

盧三

佈景

盧三的家。這裏的光線很壞，除去靠右後方的牆上有一個高而小的窗子外，沒有其他地方再射進光來。有幾處牆皮已經脫落，露出裏面的土坯。靠右方有一張用板子搭成的床，很寬大。上面的被褥都很污垢。床頭上放着一個自造的搖籃，已經不能搖動了。

左方有一張方桌和兩把椅子，向外的牆下放着兩條破長凳。壁上掛着一盞小提燈，靠床的壁上掛着一張美人畫。屋子中間有一堆木柴灰。

小銀是盧三最大的女兒，十五歲。自從她母親死後，一切家務都加在她的身上。她像一個主婦一樣的老成。在這屋子裏和她同住的，有她的弟弟柱（盧三的第三子，十三歲）妹妹小翠（盧三的次女，十歲）二柱（盧三的第四子八歲）和六歲的小弟弟。暮閉時小銀坐在床旁，嘴裏哼着催眠的歌子。床上面臥着她的小弟弟。二柱和小翠圍坐在方桌旁。

銀 (停止了催眠歌聲) 唉，怎麼

柱還不回來呢？就是趙二爺不肯借給我們米，也該回來了。

二 姐姐，哥哥借不來米，我們又要挨餓了。

銀 不會的，二弟，趙二爺和爸爸是好朋友，想來不至於不幫忙。

翠 姐姐，我們昨天一天才吃了一次粥，今天連什麼都沒得吃，要是哥哥借不來米，我一定要餓死的。

銀 (嘆惜) 天也或者會可憐我們

(們外有腳步聲，二柱趕忙向屋門跑去)

二 聽，也許是哥哥回來啦！(開

門，柱手中托着一個紙包進來)

啊！哥哥，你借了米回來啦，我們又有粥吃了。

柱 啊！好大的雪。(將紙包放在桌上用手拍着身上的雪)

銀 看，弄得這一身雪，凍壞了吧？翠，把昨天剩下來柴火拿出來燒燒吧！

翠 (從床下面取出一些枯樹枝，放在屋子中間的柴灰處點燃) 放着火不取暖和，屋子裏也亮多了。

柱 姐姐，把這些米煮上吧，弟弟妹妹一定都餓壞了。

銀 可不是嗎，他們都餓極了(將紙包裏的米放在鍋裏，又加上水，一面分付小翠將一個三隻

脚的鐵架子放在火上)難得趙二爺肯這麼幫咱們的忙。(將鍋子放在鐵架上)

柱 趙二爺說，劉二狗子前天回來啦！開小差，逮住就得槍斃哩(稍停)可是劉二狗子說爸爸病了，近些日子也許回家來呢。

二 哥哥，爸爸要回來嗎？什麼時候？(和翠一同慢着火)

柱 那可不知道，反正說就快回來了。

銀 回來就好了，爸爸這麼大的年紀在外邊，真叫人放不下心。(床上的孩子哭，銀忙去到床邊，哼着)

柱 小弟弟怎麼樣，還那麼發燒嗎？

銀 好一點，不過睡着睡着就哭起來了。唉！愁死人了。(沉默)

翠 姐姐，爸爸當兵去整天放槍嗎？

銀 當然(一根木柴添在火裏，火星在鍋四周飛舞起來)爸爸的槍打得很準哩！

柱 聽說爸爸要打樹上的那一隻鳥

，就打那一隻鳥。

二 呵，那麼爸爸現在一定打了很多鳥了；

翠 鳥不是可以吃的嗎？爸爸回來我們就不愁吃了。

銀 (慢慢的走到火旁，開了鍋蓋，白色的熱氣從鍋裏升起)是的，妹妹，爸爸回來一切都好了。

(銀用勺子攪着鍋子裏的飯，臺上沉寂約半分鐘)

柱 昨天夜裏我作了一個惡夢，真可怕啊！我想起來心又咚咚地跳了。

二 哥哥，你也夢見老虎了嗎？

柱 不，我夢見我們的兩個哥哥。

銀 (失聲的笑起來)弟弟最愛說笑話，我當是夢見什麼可怕的事情哩，原來是一個喜夢啊！不是，你聽我說，(聚精會神的)

柱 我夢見在一個荒野裏，像似趙莊南裏的山坡上，又像是東大崖的馬家營地那兒……

銀 別管是那裏啦，快說是怎麼遇見的哥哥。

柱 呵！(舒了一口大氣)一羣土匪，把大哥和二哥脫光了膀子，用繩子吊在樹上，錢三麻子也是土匪的一夥，那傢伙拿了一根牛皮鞭子，照着他們抽起來啦！大哥一聲也不響，二哥可罵啦大衙啦！這一來，錢三麻子更火啦！放下大哥，只打二哥一個人，打得混身都出了血啦！

二 我怕(躲在銀的懷裏)

柱 我就去拉錢三麻子的胳膊，那傢伙回過手來就給了我一鞭子。

翠 哦，那你怎麼辦呢？

柱 我覺得不好，一嚇就嚇醒了。

銀 (用手撫摸着二柱的頭)錢三麻子那次偷了王家的米，不是爸爸給說的情，還不打斷了他的腿！這東西真是忘恩負義啊！

柱 姐姐又發癡了，這是夢啊。

銀 夢，對，這是夢，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夢哩(若有所思)弟弟，要是真有人欺服哥哥……

二 我大了一定給他報仇(從銀的懷裏立起來)

柱 我一定把那傢伙照樣的打一頓

(稍停)姐姐，你呢？

銀 我(一呆)我——恨他一輩子。

(忽然門開了，一個像叫化子的人站在門口(盧三)，二柱又嚇得躲在銀的懷裏)

二 怕(兩手按眼)

柱 誰？(聲音顫抖)

盧 我，是我，你的爸爸。

柱 哦！(定睛)爸爸(跑向門前，將盧引進，銀等皆立起)

銀 (將一把椅子搬在火旁)弟弟扶爸爸這裏坐柱扶盧坐下)可憐的爸爸，你病了嗎？

盧 病了，病了一個多月了(嘆氣)

(不是病，他們那裏會放我回來。(銀又將幾枝木柴放在火裏，火又熊熊的燃起來)在路上走了三天，整整的三天，我真想不到這輩子能再回到家裏來，我老怕我會死在半道裏，現在好了，我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來。

銀 爸爸不再離開我們了吧？(用勺子攪鍋裏的飯)一會粥好了

，喝一點粥暖暖和吧！

盧 好！爸爸永遠不離開你們了（忽然想起了什麼）小寶寶呢？

銀 他睡着了，唉，這些日子他總是病着。

盧 真可憐，他也病了，（向床走去）啊！孩子，爸爸回來了，爸爸給你請醫生看病（用手撫摸床上的孩子，驚嚇的瞪大了眼睛，噁着喉嚨）啊！死了，他已經死了，啊！我回來的晚了，晚了……

（銀等吃驚的號叫着，撫屍哭）

盧 孩子們，不要哭了，也許這是他的福氣，他知道以後還有更難過的日子，他使一人先走了。

銀 （伏在盧的腳下）這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能好好的照顧他，才使他這樣死了的。

盧 孩子，這不是你的錯，是天！（按心口）我的心痛病又發了，扶我到椅子上去坐一會吧（柱扶盧至原處坐下）

柱 （用手揩眼上的淚）大哥和二哥最喜歡小弟弟了，要是他們知道他死了，還不知道要多麼難過？

盧 什麼，你們的哥哥嗎？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的了。

柱 永遠，爲什麼？

銀 爲什麼哥哥會不知道？等戰事平靜下來……

盧 平靜下來？孩子，平靜下來他們也不能回來了，他們比你們的小弟弟走的還早！

銀 什麼？

盧 他們早已經死了！

柱 哥哥（柱等皆伏於盧腳下痛哭）

銀 （撫摸着銀的頭）孩子，這次的罪過可是我的了。

二 不，這怪不得爸爸，不是打杖，哥哥不會死的。

盧 鞭打死的嗎？

銀 錢三麻子？（一楞）他在榮莊讓人給放冷槍打死了。可是……

翠 ……你們的哥哥——唉！他們是被我打死的。

銀 爸爸像打鳥一樣的打死了哥哥，哦，爸爸回來了，可別再像打鳥一樣的打我啊！

盧 我不信，爸爸絕不會打死哥哥們的。

盧 不信嗎？孩子，他們讓我們逮住了；上面命令我殺死他們，我怎麼可以違背軍令呢？你們的大哥讓我一槍打在背上死了，我還有槍把打在你們二哥的頭上……

二 （用手掩着頭）打在頭上？

盧 嗯，也完結了。

銀 爸爸是不肯把哥哥打死？

柱 哥哥要是向爸爸懇求饒命？

盧 不行，爸爸不能違背軍令，我們的哥哥們爲了不願叫爸爸爲難，很願意這樣死——

翠 爸爸，我不願讓人打死，你可別打死我啊！

盧 孩子，就是有人打死我，我也不肯再打死我的孩子了。（火將熄滅，銀又添了幾枝木柴）

銀 粥熟了。

盧 孩子，不要再想那些傷心的事了，明天把小寶給葬了；我們開始過新的日子，孩子，有你們的爸爸在這裏，你們以後可以不再挨餓了，二柱，翠，你們一定餓了吧！銀！給他們吃粥吧！

銀 是，爸爸（一方面沉思，一方面將鍋子拿到桌旁，將五碗粥，放在桌上，盧等齊圍着桌子吃粥，銀自己離開桌子，躲在一邊吃）

盧 噫，銀，爲什麼躲到一邊去吃呢？

銀 我，啊——沒有什麼，我不願意在桌子上吃粥。

盧 那！爲什麼？

銀 我怕看見爸爸的手。

盧 手？（反復的查看自己的手）

銀 爲什麼呢？

盧 牠，我看了牠，我就會心裏顫的跳。

銀 哦，你看見了我的手，心就會禪禪的跳？爲什麼。

盧 不爲什麼，我總是會想到爸爸就是用這兩隻手殺死了哥哥的。

盧 （立起）啊！是的，我就是用它來殺死了我的孩子（仔細的看手，忽然狂笑，我，呵，我就是用它來殺死我的孩子的，你們不要怕，不，我也怕，怕這兩隻手，它殺死了我的孩子（又狂笑）可是，我爲什麼要殺死他們，天知道！爲什麼？啊！你們不知道吧？是的一點也不知道。向臺前走幾步爲了救你們的命——你們姊妹五個的命，我這一隻手，他成了太可怕的東西了，現在，沒有人能原諒它，就是我，（看手）我也不能原諒……（狂笑）天！

（兩手向空中伸出）誰能原諒我的兩隻手？（忽然昏過去，身子跌倒在火裏，銀等一齊趕過來。

銀 爸爸！爸爸！

柱 爸爸！爸爸！

（幕急落）

爸爸的死

靳文

自我生到這個世界裏的那

一天起，到現在大概已有好幾年了！然而到底是幾年，就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誰又有工夫多耗些心思去記那些！只知道要怎麼打算着挨餓，吃飯和賺錢！我也不知道我住的是甚麼地方，只知道是在一條抬頭可見千佛山拐幾個灣就到大明湖的小胡同裏而已。

千佛山，大明湖給我稔熟的。我在她們的懷抱裏長大，她們也好像是我的第二個媽媽，因為我爭看到倒映在水內的紅紅的朝霞，漫撒在蘆葦上的斜陽或在聽得河邊月下的蛙鳴，秋風秋雨夜裏葦草的低嘯的時候，才能忘掉窮，冷，餓的滋味。

我有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他們的年紀雖還很輕，可是他們的頭上卻被每天的辛勞刻劃了許多條的紋。他們的精神消磨盡了，他們的力氣使用完了，但還弄不好我們的屋子，

我們的衣服和填飽我們的肚子。

爸爸每天天出去拉車；如果到湖裏荷葉長成的時時就去幫人家撐船。不過車卻是刮風也拉，下雨也拉，不管怎麼樣，不拉家裏人就挨餓！每天賺的錢也不少，不過一交完車份車捐什麼的就完了一半了。回來買點米煮點粥也就剩不多了，爸爸有時候也想嘔一口氣，想丟下這件酒血拋汗的勞什子，可是幹什麼呢？種田麼，誰給你田種？做買賣，本錢啊？做點小事，到那裏托面子，找熟人去？咳！沒辦法，只好仍拾起二條車杆來——哼，你想翻一翻身，那真可不容易！

媽媽除了每天做飯之外就是替別人洗衣服，縫衣服，其中以補了又補，縫了又縫的臭襪子佔大多數。錢既賺的少而縫起來卻又加倍的費力。就是有時媽媽對了昏暗的油燈，強睜着滿了血絲的眼，拿着針機械地一針一針縫一個通夜，然而到第二天才只能收回五七毛錢呢！

我呢？我也有我的事情做！夏天荷花一開，我就會採來紮得一把一把的到湖邊茶灘上吆喝着賣。如果有帶着手表眼鏡的闊老爺陪着少奶奶（？）什麼的喝茶，我會像一條狗乞憐主人似的會過去，不這樣他們怎會買我的花！

附近人家要有喜喪事，我就去替他們打旗打旗打燈籠。除我之外還有別的小孩子，那些比我的打我欺負我搶我的錢。有時我也回罵，罵是

我們動口的唯一戰利品。那些上至七十三代下至九十八代的人會被我罵的體無完膚！動打，我就不行了。可是我也可以打，罵或者搶比我小的孩子的錢！反正够本就幹。

到冬天下雪的時候，雪堆得可以到人的足踝，使你走的時候會身不由己地把腿高高的抬起來。天氣更是彷彿專與窮人做對似的，連藏得最深的那根骨頭都被冷氣吸得有些發麻。露在外邊的臉手如果不被一張皮連着，簡直就想倒體而去。但是爸爸卻得地抖着說：「這正是好時候到戲院，電影院門口一等，準能拉個座！爲不但闊老爺們嬌貴，就是闊老爺太太們穿的鞋也嬌貴！跑跑也暖和暖和！」

既提出這樣的議見，我就去幫爸爸拉車！不料打這種算盤的同事居然多的很，當我們到了的時候人力車早已把戲院門口裏三層外三層的圍了一個圈。我們也找一個空位坐下。院內的嚷鬧聲叫好聲在門內透了出來。

好容易，戲散了，哄地一聲人都從門外擁出來，我們也死命的擁上去。別人都上車的上車了，走的走了，我們卻拉着半個坐。看看人稀了，爸爸也會上去陪着小心問：「先生，要不要一個車？」但大半只是挨那麼會着「不付」神氣的一眼，有的居然把嘴一撇說：「這樣黃瘦的傢伙還拉車呢！回家先吃二斤人參補補再來，真他

媽的！」

結果，只有我和爸爸瑟縮着在昏暗的燈光下，隨着破碎的雪回去。

有一天，大概是五月初五——因為後院子裏的三奶奶給了我一個粽子——爸爸照常出去拉車，直到天黑黑的了還沒有回來。我在門口等，媽媽也在門口等，但是連爸爸的半個影兒也沒看見。我和媽媽只好默默的回來了。

過了一會，爸爸回來了——他昏迷地攤在一張二人拾着的小床上，手旁血泊裏放着二隻連膝的腳。

床邊跟着一個穿洋衣服的中國人，他皺着眉用一條女人們用的香手絹堵着鼻子，唧唧唧地告訴抽噎着的媽媽：「我們是慈善會的，慈！善！會！你們懂得不懂得？你男人在門口爭價前來着，被看門的王三爺踹了一腳，就爬到地下了，恰好汽車夫開着汽車戴着洋人出來，以為是一條狗！就隨便一開，你男人就糊裏糊塗地跑到車底下去了。不料人車壞了。」

說完似乎有點費力不少，喘了半天氣，才又接着說是慈善會是慈善機關，會長蛋博士除不讓陪東西之外還特別開恩給一點醫藥費。說完走時去下了二十塊錢——充滿血腥氣的二十塊錢！

人拾到屋裏時已斷了氣，即時我們的屋子裏又亂起來，方才聽說洋人來而溜到屋子裏去的人現在都出來了，前院子二姊夫，小毛子的姨父，賣炸丸子的李二大爺，後院子住的三叔三孀子都

跑到我們的屋子裏，先是一唱一和的罵了回子汽車，又以「萬般皆是命」的大道理勸了天啊地啊號哭着的媽媽一回，又一嘍二吵地商量了一會子買棺材的事，才替爸爸洗了身子，穿上了衣服，把斷腿塞到褲裏面。其間小毛子的姥爺曾提過議，說最好不把血洗去，把斷腿放到死人手裏，這樣好到閻王殿前去告狀！也叫閻王爺看着可憐，好投生個好人家！

我的身上已罩了件又肥又大半黑不灰的白袍子，鞋上也蒙了白布，只彷彿失了魂似的坐在一邊。別人叫我下跪我就下跪，叫我作揖我就作揖，只有媽媽摟着我哭的時候我也隨着哭兩聲。

忙完了，天也快亮了，那些帮忙的人吃完小米飯之後似乎都有倦意，也就慢慢地散去了。再看爸爸的頭前已燃着一個磁製的黑高座子燈，半燼的火焰像蛇舌似的一吐一吐的。燈旁是一個黑罐子，裏面塞滿咬成塊的饅頭。燈和罐的中間有一小碗飯，飯正中插着一根筷子，碗前面是個破香爐，裏面正燒着一根燃去半段的香。

媽媽燒了一張火紙，又和我悽悽慘慘地哭了一會，就躺在舖在床邊的席上。我們只是沈默着沈默着，那沈默彷彿帶給我無限的淒涼。我依稀覺得死爸爸大概不是這麼一回事，應該找和尚念經，搭棚！但是我明白我確實是死了一個爸爸。

爸爸的臘黃的臉，失去血色的唇，血淋淋的腿在我的心上印了一個可怕的，永拭不去的影子。

第二天棺材來了，媽媽，我，又哭哭啼啼的，看着入了殮。大家休息了一會就抬着棺材到墳地裏去。

棺材在前面走，我和媽媽在後面跟着。媽媽一路沒有止住哭聲。可是我却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並不常哭。

到了義地，坑已掘好了，所以棺材一到便毫不費力的入了土。那時候，太陽已落下去，只有微微的一點餘光，照亮了那青青的草，散雜在草叢裏的坟墓，墓旁曲折的小路以及每個人的沈鬱緊張的臉。晚風由沙沙響着的樹梢上飄下來，飄到我的身上，使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慄。

墳築成了，媽媽的哭聲更痛，但終於不得不踏上這將被黑暗襲來的歸路。

屍

立祭

道旁——一具殭屍
爛瘦的身子
彎曲的手杖

臉上排勻了風波的殘痕
乾枯的嘴不見絕命的呻吟
再也聽不見絕命的笑影
還嵌着一顆淚的

道旁——一具殭屍
這無聲的死
在頑皮的寒風里

我與味趣的書讀

女 臘

林語堂說：「……在他

拿起一冊書來的時候，他就立刻能走入另外一個世界去，如果他拿的是一冊好書，那他就會被領着去接見一位世界上最善談的學者，這位學者就能指導他步入一新境界，或轉入一新時代，爲他消除許多個人的悔恨，並爲他解釋許多他從來未想到的問題……」

黃山谷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即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蘇菲格萊斯說：『沒有書讀，正同一種疾病』

我們自然知道，讀書有許多好處與樂趣，所以古人也有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中的引人入勝之語！

魯迅說：『讀書要有一種藝術，所以許多文人都把讀書弄成一種極其美雅的事，我們想到什麼雪夜閉門圍爐讀書，

水濱濯足讀書，山谷中燃燭讀書，於是我們也馬上覺出其清適幽雅的富於詩意的讀書法，令人欣羨！

還有點綴讀書的，如烟，茶……品着滾熱的香茗，看着嬌女的白烟，這也可以作讀書中的一種閒息與愛那的思索……」

× × ×
我愛讀書，那是自早已開始的事，我並不是以讀書是一件雅事，也並不想求得造成一個學者或超人，我沒有目的，我只是感到那是我的生活中唯一的寄托。

以前我的感情是脆弱的，也是女人本質的多淚，我往往爲了讀一本小说而痛哭，我記得，在十四歲時，我讀一本法譯的貓路而哭泣，我的腦海漂浮了十幾天那女主角南尼悲淒的孤零的影子，同時我尚愛讀金銀島，海外漂流記一類的東西，我愛那無奇異的，沒人發覺的海島，我愛那無繁茂的森林及叢生的花草，於是我讀過一本世界綜覽地理的教科書，我往往幻想著，在那遼遠的荒島上，有我未來的生活。

我的年齡漸漸增長，雖然明白了以前幻想的可笑，但我仍然每天不斷的去讀我心愛的書，在天津，跟了一位年長於我的學姊，學會了也所謂讀書的雅趣。

我倆每逢禮拜，不明即起，帶着當時愛讀的什麼馬丹波娃利，人心或孤星淚等，到遠至數里外的花園去讀書，我們揀一個寂靜的大樹下，鋪上圍巾，便讀起來，她是位固執的堅強的沉默女性，她不許我同她談話，也不許我去聽碧毛紅眼三部全唱的可愛的歌聲。

× × ×
餓了，她分給我一個夾好豬肝的燒餅，就這樣，一直到黃昏後，我們才走回來，在路上，她背誦着從書中記下的美好的句子。

× × ×
之後，我們分離了，我的許多心愛的書，又遭劫失，當我住在這北方雨景的歷下時，是感到無書可讀而積下的生活上的極大的苦悶，我時常把幾本雜誌，翻來覆去的讀閱，每日的報紙，也作了精神上的食糧，雖然如此煩雜的家庭生活，但它不能磨消我愛讀書的趣味。

我覺得越是煩亂的環境同苦悶的生活，越能增加我讀書的興味，越能使我有非讀一段書來換換心緒不可的念頭。

是的！我是這樣，而且是永久的，遇着一本愛讀的書，我是一行行，一字字的不肯讓它漏過，我興奮的睜着雙眼，我深怕有什麼能帶走了我的快樂！無論是在酷夏嚴冬，或心頭上堆積，什麼苦惱，在這時間，我會把它們——所有的一切忘掉。

這是一種個人的興趣之自然趨向，它不能受任何一種勉強，所以一個不善讀書的人，你不能去勉強他或教迫他，那只會增加他精神上的苦燥，而實際上毫無效益的！

高樓瓊廈，冬暖夏涼的富家公子小姐，有着舒適的環境，有着靜怡自由的私人花園，有着藝術化的書室和鬆軟的沙發，有着可買許多好書籍的金錢，然而，他或她確缺乏愛讀書的心的，實

有許多。同時放牛羊的牧童，和爲生活掙扎了一天的人們，機械的賣力或賣腦的工作，消耗了每日僅有的新鮮的精力，至晚帶了一個疲倦的綿羊似的身子，走進一間污穢和滿塞雜屋的屋子，屬於他們的是一個紛亂和苦悶的環境，一顆尙牽記明日生活的心情，但，他或她，或者是一個強烈的有點讀書趣味的人，他肯儉省不去理髮，或不吃早點——而買一本心愛的書籍，有了書，他不再羨慕別的和那些尋求別種爽快的人們。

這種人，往往是不願於修飾，走在熱鬧的馬路上匆匆的，他不留意一九四二年大衣的樣式，和最新的步子的走法，他只求找一個狗窩大的地方，靜靜的去讀一本跳躍在心間的書。

這種人，也被許多人譏作：書獃子，實際，我也正想到，時代在急流中進展，國家也正需要生龍活虎般的俊才，人人都膩於士大夫的呆板享受，造出一批批弱不從風，只熟記某本，某頁，某行，某某云何的死文字，也將成爲社會上一個畸形的嚴重問題。

我在學校時，有一位同室的朋友，是位十足活潑的現代女性，她說：中國人爲什麼一般人罵朱買臣太太和他離婚是不對？一個人，不能奮勇和安心於目下的生活，而整天拿着一本書，裝學者，斯斯文文，真是窮酸！

她的意思是說朱買臣如果連打柴，帶放豬，

帶賣豆付，帶作許多粗魯的能進錢的工作，一方快樂的唱着小放牛，一方安慰調愛着潑刺的妻，絕不會有妻對他提出離異的可能！中國自古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所以在習慣的中國古代故事的結尾上，來一個他到底作了官，她到底慚愧而死的悲劇！

不過，理論是屬於片面的，實則世界上有許多偉人，科學家，文學家，和事業上成就的人，是從苦學，勤讀和克苦中得來的奮鬥中的甜果。

總之，我們不希望人人作成古代中國士大夫中的書獃子，也不能爲了讀心愛的書，廢止了國家和社會上應盡的義務，不過一個人在完畢了機械工作後，是不能不找出一個正常的消遣，來指導他宇宙間的學識，和屬於過去與現在的事物，不特是精神上的涵養，而且是事業上知識上的進長的，那便是所謂一種藝術的讀書了。

林語堂在生活的可貴裏又說：「一個人在一天十二小時的生活中，能抽出兩個鐘頭的工夫享受另外一個世界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解除了狹隘的拘束，那太美了！那太幸運了！自當然要被一般終日在小我的監獄中討生活者，所忌嫉，所羨慕，因爲這樣的環境改變，實際上就是精神上的遨遊！……」够了！够了！我已經得到了一個多麼完美的結束了啊！

(完)

青春與花

想到春天，就想到花。彷彿知道花就是春天底影子！

春天的襟袖上洒滿了花的殘痕，花底粉淚落滿了春天底胸臆，春天裏，失意人苦苦地尋着那失去的青春。

他相信青春的日子是像花朵那樣艷麗，像春天那樣縹緲着無窮盡的希望。

循着花底脚步和春天底蹤跡，青春就埋葬在記憶裏了。

想起春天的花，就想起青春底顏色，青春難免不隱匿在春花裏，他不能不希冀着生命的延續麼？在延續的生命裏，他將會有更多的愉悅的日子，然而他不知道春花也就要萎謝了。

當春天撩起裙裾，拭着花底殘痕，輕悄的走出這花底國度的時候，連花也失去了生命的延續，在哀悼着春天的逝去呢！
失意人發掘着記憶的墳墓，企望覓得失去的青春。

但青春早已萎謝在殘花裏了。

明

級任

洛桑

『周！新來的級任怎樣？』挨一進門就關心的問。

『剛剛來到，不敢說！看樣笑咪咪的脾氣許不能壞了』周回答。

實在的，自從舊級任劉老師走後同學們都擔心將來怕請一位『繼母』或『活閻王』一類的先生來，因為劉老師是犯了『不敢管學生』的罪而被辭去的，現在新請來的級任，大家都在爲了將來而懷着鬼胎。

廳前場子上漸漸平靜了，斜月已掛上樓梢，急性的蝙蝠在古榆前條的劃過來又忽的閃過去，電燈吐出了熊熊的白光，濕濕的自習鐘聲；流水般的傳上樓來，寢室裏立刻起了大的騷動，『ハルニナリマン夕……』『……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同時朗讀起來。

『庸！你猜新級任今晚來查號不？』漢突然合上了國文本子，伸着頭問廣。

『誰知道？問這個幹麼？』廣怕別人擾亂他演三角；有些不耐煩。

『想看看老夫子倒底怎樣？』漢申明了問意。

『日子長着來，婆婆的脾氣是終久要領略到的，何必這樣急！』寶搶着說，語調像少女的溫柔，大家都笑了。

下班的鈴聲，徐徐的從黑暗的窗外飄進來，如和暖的春風；似細弱的游絲，書聲驕然停止了大半，樓梯上頓時踢踢踏踏響起來，上下的人忙得像碼頭上將要開船的旅客。

『誰是組長？快叫他們都出來站隊！』校長扯高了一『洪鐘』的嗓子。

簡道裏即時站滿了人，整齊的『一字』行列，真稱得起『鴉雀無聲』，校長站在天花板的電燈底下，挺着肚子，脖子還是那樣的硬，一邊立着一位四十五歲的陌生人

，身上穿着深魚白色的大褂，窄窄的袖子，雖然是晚上也能看出來肩背及領子已塗了一層褐色的油膩，大概也有四十多年的攸久歷史了，臉黃的一臉煙色，正在東一眼西一眼的亂瞷，頭頂刮的很亮，在燈下閃閃的發光，大約是『沐浴齋戒』後纔到學校來的，同學們都目不轉睛的給他『相面』。

『敬禮！』校長發出了命令，大眾都鞠了一個躬，動作參差，不大甚整齊，比受軍訓時的『勁頭』大有天淵之別。

『這是你們的新級任×××先生！』校長指着那人說。

『××先生是中國大學文學系的學生，中文非常好，特別請來教你們和×級的國文，並担任整理你們這班的紀律』校長說到這裏一停又接着問：『你們知道劉老師是因爲什麼辭去的麼？』雖然問的學生，眼睛却飄了新級任『你們劉老師不大能管學生，所以弄的你們這班的秩序非常壞，我若不讓他走將來一定會害了你們』校長結束了訓話以後，氣憤憤的喊了一聲『散隊！』

新級任抬起頭來，似乎想趁機也來一套，可是學生們早已星散了。

月中

王棟

月中的神女

穿着素縞的衣裳

東風梳着她的長髮

緊緊的，緊緊的

馳過了春天的幽林

樹們舉起凍僵了的手

正期待着溫馨的到臨

馴鹿蜷曲在巨石之下

得到了夢的安慰

潦亂的寒巢

烏鴉作明朝迎春的談話

茅簷下傳來牧羊女的夜歌

合巹致孤寂寂詩人窗櫺上的濃霜里

寄語

小宸

我每次將眼閉上

你的倩影就在我面前飛翔

你那兩個頭皮的青春的酒杯

總是嵌在嘴角兩旁

亮晶晶的眼藏在黑髮裏發光

蘋果似的顏色不時在頰上泛漾

我覺得

你那仁慈的心海，如春潮般震蕩

我看見

我的生命在那春潮中浮仰

稿 約

本刊以建設新文化，並探討國際問題，樹立中心思想，推行和運爲宗旨。

凡與本刊宗旨相合之外稿，一律接受。文體不拘，但須用稿紙繕清，並加標點。

來稿如係譯述，請附原文，或註明原文出處。

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投稿人須書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至披露時署名聽便。

稿費每千字自三元起，譯稿自二元起，攝影漫畫報酬從豐，概於出版後五日內發出。

來稿發表後，版權仍歸著者，惟本社於刊印叢書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不再致酬。

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錄該稿之本刊一冊。

來稿除長篇鉅著，並聲明者外，概不退還。

來稿逕寄濟南城內貢院牆根街四號本社。

日 語 線

本省唯一之日語雜誌

研究日語之優良導師

內 容
精 湛

搜 羅
萬 象

每月十五日發行

濟市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編輯部：

山東省行政人員訓練所
日語研究會

第十一期不日出版